

# 選說小族民小弱

834.9

A366

編社識知  
行發店書



世 界 知 識 叢 書 之 二

# 弱 小 民 族 小 說 選

世 界 知 識 社 編 ✓

上 海 生 活 書 活 行 發 行 店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三 月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

# 弱小民族小說選

每冊實價陸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世界知識社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再版

# 目錄

耍蛇人的女兒	印度 Mriem Khundkar 作 (二)
凱爾凱勃	阿爾及耳·K·呂海司女士作 (九)
耶奴郎斯之死	茅盾 烏克蘭 Petro Panó 作 (四)
送報伙	屈軼 台灣·楊達作 (五)
山靈	胡風 朝鮮·張赫宙作 (三)
一撮鹽	馬荒 波蘭·薛孟斯茶作 (二)
水牛	許天虹 羅馬尼亞·累爾吉斯作 (一九)
大赦	徐懋庸 保加利亞·伊利耶夫作 (三)

期待之島

捷克·加伯克作  
黎烈文譯 (三四)

一個希臘兵士的日記

希臘·理佐布羅斯作  
徐懋庸譯 (三三)

成年

愛爾蘭·奧法拉蒂作  
胡仲持譯 (二五七)

盜塔拉的死

阿拉伯·失名  
馬宗融譯 (二六七)

# 耍蛇人的女兒

印度 Miriam Khundker 作  
伍 譯

在一條懶洋洋溷濁流着的河的河岸上，離開最近市鎮二十哩——離開任何地方都二十哩——的所在，攢聚着一堆泥屋子。那些屋子是一點兒也不好看的地方——就是說，它們都不是頂新的，也不是頂乾燥的。裏邊的住戶，看光景也都不見得十分興旺。內中頂大的一座，是硝皮的老頭兒朱泥癩跟他的兄弟租住的。這並不是一樁快活的行業，可是倒也還穩當。頂小的一座裏，則住着哈拉跟她的老祖父，耍蛇的。

一個耍蛇人掙的錢，簡直是靠不住得很，他們倆口子就常得挨餓。哈拉也會耍蛇，耍得跟老爛磨一般好，因而跟着他一村一村的跑。還有一個也跟他們在一塊兒的，蟠在哈拉肚上紮得緊緊的肚兜裏邊——那就是貝拉。平頭，光灼灼的小

眼睛。貝拉的身子不過六吋長，還入不得流，而且據爛磨所說，拿他去哄嚇看客是一點兒沒有用的。起先哈拉找着他，他蟠在一塊石頭上，在太陽裏睡覺，那時候他還剛不過三吋長。自從他也像這麼滿意的繞上她的手指頭那一刻兒起，她就把他當作自己的了。而且他是她所有的唯一的玩意兒，因為在東方，十五歲就要算是成年的女人，而爛磨是早已聽見過有兩個方面要來提婚了。

可是哈拉把那兩個求婚的一向都不放在心上。其中一個是賴大士，她倒覺得他有點兒好玩，爲的他雖不比自己的祖父還要老，却不已跟他一般老了嗎？還有一個是凱登，大家夥兒都怕他氣力大，而且他是一輩子都不清醒的。可是凱登有錢，而在掙扎挨餓了一輩子的爛磨看來，錢就是一個神道。因此，他對於凱登的求婚是屬意的，就把女孩兒罵了一頓，怪她不該丟掉這麼一個能叫他們享福的人。

哈拉的思想却是集中在另外一個地方——就是當河面大大的展開，每天清早

有個漁人在那裏撒網的所在。他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漁人，一邊工作一邊唱，住的是高高跨在河岸上的一座茅房。有永遠不會忘掉的那麼一天，河水漂來了一件掙扎着的東西，漂過了支持他和他的漁網的那面竹筏。於是比目救起了一條性命，並且結成了一個愈過愈深的友誼。在哈拉眼裏，那由兩間屋子構成的茅房，實在是蓋庇着天下最勇敢的一個男子——因為他不曾拚着自己的性命救了她嗎？

當黃色金盞花在小石廟四周盛開的時候，爛磨接受了比目的求婚——可是淡然的。比目不過是個漁人罷了。此後過了一些禮拜，都沒有什麼事情，只不過天氣愈來愈悶熱。大家都在談論旱天要來了。一連幾天，太陽在一個無雲的天上灼爍着。等到旱魃一開頭，那些有能力的都早已在那裏作準備。在朱泥癩的茅房中，一條三吋長的燈草浮在小油缸裏通宵的點着，兄弟倆把最後幾張皮都硝了出來；因為那時正需錢買穀，防備將來穀價漲了買不起。購着好幾塊小地皮的加富兒，早已把那小得怪可憐的白茄子收起來賣掉，因為他心裏明白得很，那是決然

不會長到紫的了。還有一坵小小的褐色馬鈴薯，也急忙將它掘起來賣掉。

總之，大家都在趕忙的工作，只除了爛磨。他將賸下來的幾件銀飾變賣了，買了一點極粗極粗的穀子。但分量是不夠兩個人吃的。他從一村到一村的跋涉着，口裏唱着蛇兒戲的怪聲高調子。可是沒有一個人來聽他，銅子兒仍舊繫在各人的褐瘦身軀上。就連女人也都在田裏工作，兒童們則忙碌着捏砌糞餅，以備將來燒火用。因為不久之後，柴火就要成爲一種得不到的奢侈品了。

經過了三個禮拜的灼熱，最後一點綠色的東西也消失了。爛磨的儲糧還可以再維持三個禮拜。及到一禮拜之後，當河道已經縮成了一條小澗的時候，比目就掛起了他的漁網，到附近的市鎮去了。爛磨本來也可以去的，倘若不是太晚的話；因為他的蛇兩條是死了，兩條是逃了——他有些疑心哈拉可憐它們，故意放它們自己去找吃的，可是他沒有說什麼。那女孩子則已加入別的鄉村兒童的淘伴裏，出發去穿叢林去了，巴望可以碰碰運氣，在那裏找到一些野蕃柘榴，香蕉，

或是波羅蜜等類。珍愛的貝拉也跟她一塊兒走，還是藏在她的肚兜子裏，除開眼睛和那怪壞的平頭頭外，什麼都看不見。每天一次，哈拉供給他一點什麼吃的；她自己雖然不願意拿人家的東西給自己吃，可是要趁沒有人看見的時候，擠一點山羊奶，供給他做嗜愛的飲料。

及到哈拉發見了第一只死了的爪哇雀脚爪朝天的躺在地上，及到她和爛磨已經挨餓了兩晚一天的時候，凱登就露出了他的意思，說要跟哈拉馬上結婚。大概他是一直等到了這個時候的。大概他也知道哈拉恨他——滿村裏都恨的他。不管怎麼樣，爛磨是沒有說什麼，可是哈拉看着老祖父的神氣，就只得哭着應允。爲的比目是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而從村裏跑了出去的，就罕見有人回來。於是，結婚的筵席着手準備了，而凱登的喧嚷聲音也就每天可以聽見從爛磨的小屋子裏發出。不止一次，凱登已經用着粗暴的手段去對付村上的孩子們，可是沒有人敢說一句話，因爲他不是那地方的地主和他們住的那些小洞洞的主人

嗎？他對於哈拉的態度也已改變，一天天的更加粗魯暴躁起來了。有一次，他甚至把她的戲伴貝拉奪了過去，摔到地上，口口聲聲說要弄死他，要不是哈拉手脚靈敏，搶得快，他已當真把他弄死了。但是從此以後，貝拉一聽見凱登的聲音在附近響，眼睛裏就會冒出火星來，嗞嗞的叫聲也明白可以覺察。爛磨看見這小生物的憤怒，就只是笑。「你瞧！他還小得很，身上不會有毒的，」他常要說。

在結婚以前的兩天，凱登喝得酩酊大醉。他站在賣棕櫚酒人所住的棗葉茅房門口大唱其歌，大賭其咒，使得村上一些年紀稍大的女人都只會搖頭，可憐那年青的未來新娘子。現在那河道已經成了一條小澗，周圍幾哩路以內頂深的水池子看起來都像個泥塘，這對於爛磨倒是好的；要不然的話，哈拉也許已把她的恐懼和顫抖都到水裏去埋掉了。可是總算還沒有悲劇發生，而到了第二天的晚快邊，婚禮就舉行了。那天夜裏，新郎醉得一塌糊塗，把時間在打鼾聲中打了過去。哈拉倒也不哭，只躲在一隻角落裏，坐着等天亮，看會有怎樣的事情發生。

第二天的第一道太陽光線帶來了快樂和悲愁。原來她聽見有人叫她的名字，正是比目的聲音，這就把她從愁默了的境狀裏喚醒過來。她走到太陽光裏，聽他說他的故事；原來在外邊，在那大市鎮裏，有好工作在等着，他就是回來帶她到那裏去的，但可惜太遲了。至於怎樣的太遲法，則由凱登（現在已被他們的說話攪醒了的）帶着咀咒和恫嚇告訴了他。哈拉將來是要跟「他」回到鎮上去，或到不論什麼地方去的。

大約因為看見了比目，這才叫凱登暴怒起來，他就衝進了茅房，對那女孩子說她馬上得回到他家裏去。「因為你的破布爛布都預備好了，」他一邊嚷，一邊將堆在一隻角落裏的怪可憐的一小堆東西扔了出去。隨後瞥見了一個土瓶子，裏邊還有晚上留下來的——一點兒棕櫚酒，他就提到嘴邊將它喝乾了。

爛磨提高了嗓子，無力地抗議着女孩子不能這麼蠻橫的給帶走，可是馬上被凱登吆喝開了。哈拉聽見丈夫的粗暴命令，心裏驚嚇，把她的東西一件一件的檢

起來；可是她在檢的當兒，一聲尖利的嚇聲落到凱登的耳朵上。這是貝拉。於是  
在人眼裏躍出了一種加倍忿怒的神情。他對着一班吃驚的鄉下人面前，發了一聲  
野蠻的咆哮，就向貝拉所蜷伏的紅肚兜子伸了手去。隨即起了撕裂的聲音和女孩  
子的哭聲。比目舉起了一隻雄糾糾的拳頭，可是半中間停住了，六吋長一段被激  
怒的搖晃的筋肉從哈拉的頸項上豎了起來。一雙小小的眼睛裏冒出了兇燄，那個  
怪壞的平頭硬挺着，撞擊着——一次，二次，三次。聚攏的一團人裏面發出了一  
聲喘息：這比蛇兒戲還要好看。凱登的手帶上三個紅點子，無知覺的從身邊掛下  
去了。二十分鐘之後，他的無知覺的身體也一堆兒的溜到地上了。再二十分鐘之  
後，那個曾經看見許多人死的村長拉柴克，就蓋了一點鐘之前曾經是凱登的那個  
人的臉了。

這篇小說譯自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號的 *Living Age*，原文則在同年十月號的加爾各答評論。作者事  
蹟不詳。

譯者

# 凱爾凱勃

阿爾及耳·呂海司女士作  
茅首譯

## 一

在非斯 (Fes) 古城的高處，他們舉行着古哲愛羅阿利 (Elouali) 的紀念祭。  
在那敬獻於這位大哲人的穹廬的四周，從岩石和茄楠香樹的叢雜中，無數的旗在無數的帳篷上飄揚着。黑的，紅的，綠的，男人的包頭和女人們那些白地黑邊的褂子密密地混雜。大羣的人擁擠向神壇進口處，都是要獻禮物給那位古哲。粗重的聲音在唱着「法底哈」 (Fatihah) (註)

〔註〕這是可蘭經中的一章。

鄰近處一條小河岸頭，幾百隻羊正在那裏被屠宰。禿解了的羊體排在蝗豆樹 (Carob-tree) 上，河水都紅了。香料熏炙的煙裊裊從樹下起來。四下裏全是燎

火，音樂聲充滿了空間。歌聲中時時夾着女人們互相招呼的喊叫「唷喂，唷喂！」賣咖啡的人在山石洞裏支起爐子，又裝了木架，擺着他們那些長柄的咖啡壺和小小的車光玻璃杯子。賣熟食的則在地下鋪塊大布，布上高堆着棗子麵包和杏仁餛飩。在一道泉水四周，騎手們正在那裏繫扮着，準備在神前獻技。

進香的人越來越多了。新的兄弟部落也到了，爬着山路，走在前頭的是吹笛子的樂人，搨旗的人，以及槓着多色的燭台的男子，這些燈台是要擺在神座前的。

和這一切一同的，還有酷虐的七月熱，以及闊大的摩洛哥天空的眩眼的光明。

離開非斯不多幾里路，聳立着哈菲特酋長的禁宮。這位酋長的後宮婦女也在準備着參加那紀念祭。在精工細鏤的門前，馱着絲織臥褥，羊毛大褂。以及鑲嵌羅甸的木箱子的騾子早已站在那裏等候着哈菲特的諸位夫人妝扮舒齊上路。主子

哈菲特本人站在門口，穿一件白色大褂，腳上是一雙黃色皮拖鞋。他用了粗暴的口吻吩咐他的僕人。他是一個標準的摩羅人，他那高而瘦的身材，他那少肉露骨的臉，都表明了他的暴躁易怒。

每逢他發命令的時候，他的絡腮鬍子就有點顫抖，雖然只是輕輕的抖動。單是他那一雙銳目中間的勾鼻子，——這是按照他的土風搽色搽得極濃的，也已經把他的一切自私專制狡猾和執拗——一切他這一族人的特性表露得明明白白了。他的話，必須完全遵守，猶如駱駝服從趕駱駝人的刺棍，因為他是主子。

這當兒，他踱來踱去，很有心事，而且甚至比平常更見神經過敏，把全部的行裝檢驗過以後，——很仔細地檢查着那一個個的包裹箱籠，看過那網紮的繩子都緊緊地縛着牲口的肚皮，把他的底下人們粗暴地呼來喝去一陣子以後，他就跑回屋子裏來。

他經過了崇峻的夾弄，弄裏黑得幾乎看不見；他穿過了細石鑲砌的院子，這

裏裝飾着白紋紅地的雲石的貯水器。這裏還有走廊，全是絞扭形的柱子和桂皮的精工浮彫。確是一座宮，充滿着珍貴的東西而且和一口井一樣的陰冷。

他在一對巨大的門前站住了，這門兩扇全開着，可是整個門框遮着一張厚重的絲絨門帷。他側耳聽，並且屏住了呼吸，想要聽出門裏的動作。當他嗅得了麝香和琥珀的味兒撲鼻而來，他就氣得臉色也轉白。略一遲疑，他到底決定了主意，手抖抖地挑開門帷，就走進了凱爾凱勃的房間，連拖鞋也沒脫。

凱爾凱勃正靠着一個紅緞子的蒲團坐着，在那鋪陳得華麗的房間的暗淡光綫中。她是他的寵姬，一個漂亮的可憐蟲，淡棕色的皮膚，大而黑的眼睛，薄薄的鼻子，也搽着濃色，兩片貪慾的嘴唇，爲的呼吸急促，常常半開。在她膝頭上，她摟着一口小箱子，裏邊裝滿着一瓶一瓶的香水，香膏，和香粉，——這口箱子上的繁雜的彫刻一定得化那邊鎮上住在小巷裏的一個手藝人好幾年的工夫的。她正在把嘴唇化妝到最後一步，正當曙光漏下天空那時候，哈菲特出現在她面前

了。她給他一個歡迎的微笑，露出她的利齒，像石榴綻開露出了石榴子。於是不再理睬她的主公了，她繼續在一面金柄的浮凸着銀花的手鏡裏顧盼着自己的嬌姿。

「啊，主公，是動身的時候了麼？」她問。

主公哈菲特炯炯的眼光釘住了她的面孔，但沒有回答她那問句的表情。

似乎凱爾凱勃也不把主公的沉默當一回事。她從她的小箱子裏拏出一個珠寶的帽箍兒，就按在她頭髮上，那頭髮是用了茴香油梳得光光的。然後她又最後一次的顧影自憐，微笑着站了起來。她打扮舒齊了。她那年青而壯健的身體曲綫在她的白長袍底下襯凸出來，這長袍就用一根繡花的黑綢腰帶束住，帶上扣着一個大的碧玉釦子。

於是那位主公走近她身邊，抑制着心頭的慾念，炯炯地釘住了她的眼睛瞅着，他說：

「呵，凱爾凱勃，記好要聽我的話啊。你是要參加祭典去了——神保祐我們

罷——你無非唱歌讚頌那先哲，把你的禮物獻上去就得了。……」

「而且也爲了我自己的快樂，稍稍玩一下。」她插嘴說，像一個驕縱慣了的孩子們的把嘴唇一撅，這個，她很知道，會加添了她的狡媚。

那摩羅人抓住了她的手腕。

「是啊，」他說，「可是你答應我，不跳舞！」

他知道她是多麼渴想跳舞的，這個山地民族的女兒；而且他早就決不定要不要她來參加那祭典。他被嫉妬心苦惱着。唉！——他想到，在那些跳舞中，她勾引得人家失魂落魄啊，當她爲歌聲所魅惑的當兒，她的眼睛是醉迷迷水汪汪的；她的柔軟的肢體和胸脯是抖顫着的，她的臉上一股誘惑的春色！他第一次遇見她的時候就是這麼個神情，那是在一個祭典的晚上，在舍部(Sebu)河岸相近的一個廟裏。她在團團一圈人的中央，月光下跳舞着，團團的一圈人瞧住她，都被她引誘得什麼似的。就是這麼着，她迷住了他的心他的意識，而現在，他就不願意既

是他的房裏人的她再跳舞給別人看。

聽了那粗暴的命令，這個寵慣了的女人就表示着反抗了。她想要洒脫她那主公抓住她的一只手，但是不過使他更加抓得緊些。

「發誓，凱爾凱勃，發誓你不跳舞！」他說。

他咬緊着牙齒，定定地釘住了她的眼睛看。

凱爾凱勃別轉臉去，鬆下了她的掙扎，還是不肯說。

她這頑強和侮人的反抗多麼激怒了他呵！這是第一次，他在女人身上碰到這樣的行爲。他禁宮中其餘的八個女人都是和奴隸一般順從他的，都是百般趨奉，拍得上他的馬屁算是快活，用金牙籤給他剔牙，用茉莉花瓣裝在他用的枕頭裏，或是晚上輕輕搔着他的脚底給他催眠。只有凱爾凱勃她還像她生長之地的山一樣的不馴順。而她這桀傲的脾氣，正和他的暴烈性子旗鼓相當，甚至於在兩情綢繆的時候也會因她的不聽擺弄而惹得他大生其氣。

「凱爾凱勃，」他再說一遍，「發個誓，你不去跳舞！」

主公哈菲特盛怒之下就更用力地抓住她的細嫩的手腕。一支鑽石的手鐲脫了筭，掉在地下。凱爾凱勃臉色轉白，屈了一膝蹲下去了。

「起誓」他再一次說，「不呵，我不管神會不會因此責罰我，我要不許你去了。」

凱爾凱勃比他沒有抓痛她的時候更強硬，她好像一定不肯答應他的要求了。

「起誓哪！」那主公咆哮着，他的忍耐已經到了盡頭了。

「*Neinein*，我起誓！」她說。口裏說，心裏却已經宣告這誓無效，而她這鬼把戲，他從她的眼光中也看出來了。

然而主公哈菲特到底放鬆了他那抓破了她的手腕的那隻瘦手。他將他的女人掀在蒲團上，於是威風凜凜的走了，可是他的臉色是慘白的。

「唉！」他說，「要不是禁你在家裏不許你去拈香會招神怒，那就不許去

了。你這女人，自從我第一次看見你到現在，總叫我煩惱，肉體上靈魂上！」

## 二

夜色垂垂地籠罩了紀念祭的外景。帳篷裏的燈光次第燃明。獻給那位先哲的祭燭一簇一簇來照亮在神壇的周圍。這裏或那裏，處處可見一些在蝗豆樹下納涼的男人們的 Burnoose（連頭巾的外衣）隨風飄舞，或是一些女人的影子在撲滅她的燎火。一切人聲都靜止了，但是從近處的一個帳篷裏却送來了單調的瑟瑟的鼓聲。

哈菲特會長的後宮有過一個快樂的下午。那些女人們曾經在小販攤頭逗留過，喫過餅，點了成千的各種奇異顏色的蠟燭，圍繞着那先哲的墳墓，唱過「法底哈」，並且在山後的斜坡上瞧了表演馬術。當太陽落山的時候，這些年青的女人又去恭謁“Sedjret El Habbala”——這是一棵老的胡椒樹，在廟後百丈之遙。她

們將自己的一縷頭髮或是腰帶的碎條掛在這老樹的檯枝上，然後泥首禱祝，乞求樹神保祐她們早生麟兒，庶幾可以邀取她們的主公的恩寵。

凱爾凱勃沒有和她們一同到那邊去。她不用乞靈於這棵老樹，靠她這一身的肉體美，她主公的寵愛當然專在她一人呵。獨自在自己的帳篷內。她靜聽着不遠處的鼓聲。

琴！琴！琴！

這聲音引誘她，先使她聽出神了半晌，隨後又使她全身發抖發癢。呵！她心裏想，那邊那個帳篷裏的集會，一定是多麼快活呵！年青的男人和女人屏息凝神看着，年老的女人們打着鼓，而那些跳舞的人們浸透在安息香煙的忘我中，她們的心神徜徉於日常禮法之外！

琴！琴！琴！鼓聲響着。

鼓聲是愈來愈急了。這一定是在跳“*dididid*”了呵。女人們旋風似的轉着跳，

她們的屁股擺動得快，她們的頭發狂似的左右搖幌，她們是山靈附體了，她們被老年婦人的喊叫以及觀眾們的熱悶的呼吸興奮得什麼似的了呵。

瑟瑟！瑟瑟！瑟瑟！

鼓聲催急，鼓聲更狂了。那些「監場人」——他們的職務是見有喫不消那樣狂舞的女人時就趕快招呼一個新手去補充她的位置——的喊聲也可以聽得到了：

“Ermiou el Mharemi!”（解散你的包頭布呵！）

那跳舞頃刻間如怒如狂。跳舞的女人們旋風似的在帳篷裏到處亂跳，像着了魔似的，直到她跌倒在地下。

瑟瑟！瑟瑟！瑟瑟！

最緊急的關頭來了。「監場人」們一片聲喊着，雷似的，“Ermiou el Mharemi!”（解散你的包頭布！）女人們捧進那預先準備好的一甕一甕的水來，洒在那些跳舞者的臉上。

凱爾凱勃站了起來了。她本能地提起了她的薄綢長袍。她慢慢地跳舞起來了，只她獨個人，在她的帳篷。

瑟瑟！瑟瑟！瑟瑟！

啊，不准她出去，那是多大的虐政呵！在凱爾凱勃，這跳舞就是那南方的熱的光輝的提要。她由此憶起了那河邊的清夜，是在那邊的滿天星斗下，在那嗚咽的水聲中，以及堆高在她四周的金錢的琅琅聲中，她曾經屢次跳舞，常常跳得自己醉一樣狂一樣，夾雜着那些崇拜她的人們的妬羨的叫囂，他們拜倒在她脚下，他們跳在河裏，或是在仙人球叢中互相揪打。

呵，那些晚上多麼痛快！而且只要從她帳篷裏出去這麼不多幾步，她就可以把那些痛快再經驗一番了。她只要在暗地裏越過幾塊岩石，那她就能嚐一嚐那潑刺的情緒了——在死了以前再嚐一次呵。

……這當兒，鼓聲漸漸低下去了，這宣告了那邊的跳舞一度告終了，凱爾凱

勃的肢體也發抖了。她覺得她那厚重的腰帶在她腰間愈來愈沉了，她那帽箍也已經鬆開了，她那一頭長髮紛披在她肩上。那「山靈」也已附在她身上並且佔有了她。

她彷彿聽得有向她走來的聲響。她覺得有冷氣吹在她的前額。她頑強不屈，她想要抵抗那「山靈」。她像在霧中似的記起了看見了她主公的兩眼炯炯的兇光，她自己的被抓破了的的手腕，她的允諾，一個可怕的責罰，在等候她。但是她那青春的肉體本能地反動着。她着了魔似的想逃走——冲出她的帳篷。

「監場人」的呼聲在黑暗中回響着：

「來呀，誰來跳第二場呀？」他們喊着。「誰不肯給我們的愛羅阿利老爺跳舞呵，神罰她斷了腿哪！」

琴——！琴——！琴——！鼓聲又起來了。

他們的聲音召引她，像磁石吸鐵似的吸引她——這番是守不住了。

在他自己的大房子裏，在滿浮着月光的有回響的走廊中，哈菲特會長心神不定地走來走去，兩手反背着，在撕着一個大紅色的花環。他時時止步，倚着一根柱，他的嘴唇緊閉，他的眼睛發直，向前瞪視，——他正起了殺心了。一道深縐紋在他的眉毛上邊。突然，用了尖厲的聲音，他喚着他的忠心的奴僕。

「來呀，克尼得！」

克尼得來了，正像一個影子從階台邊的黑井裏閃將出來。他是一個矮小壯健的人。他那凸出的額角就告訴了他的勇健和耐苦。一對灰色眼睛又使他那黃白混血兒的體貌上有一種靜穆和善的神色。

「狗！狗養的！你到那兒去了？」那主公喝道。

「只有我是狗，主公，」克尼得回口說。「我的娘老子是在 Allah（上帝）的

保護下休息着。」

「我的馬備好了麼？」

「專候主公的命令呵。馬膝和馬蹄早已塗過明礬和鳳仙花汁；馬眼睛也已經搽了膽汁就同你的眼睛一樣。」

哈菲特咬了咬牙齒，那小人兒就像閃光似的退出門外去了。

這兩個立即又在門前碰頭了。哈菲特會長穿一件家常長袍。克尼得帶住了賽兒達尼（馬名）的韁繩。這馬餒得像要出仗似的。馬背上披一方織金的綢，閃亮得像一面鏡子。那主公上了馬，一直跑過那些黑魘魘的田野，沒有留下別的命令。

眼睜睜望着他的主人跑得不見了，克尼得這樣自言自語咕咕着：

「他是朝廟裏去的。可是不到三天以後他不能帶回那些獻享的禮物呢。這屋子裏的老規矩如今變成個什麼樣了呵？」

於是，他聳聳肩膀，輕聲啜啜地說：

「人的心，只有天曉得！」

隨即他關了門。

……哈菲特後宮的女人們剛剛拈香回來，那摩爾主人（哈菲特）突然在她們帳篷的入口處出現。女人們都抖了起來，因為哈菲特的臉上正是他平日生氣時那種可怕的兇色。並沒回答她們的敬禮，他望四下裏看，找他的心愛人。她不在。

「收拾了回去，」他發命令了。「帳篷立即拆卸。」

「*Nam... Nam... Sid!*」（是……是主公。）那些女人喃喃地答應，害怕得發暈。

哈菲特却早已走了。一會兒，他又回來，抓住腰帶吃他拖了來的是凱爾凱勃——是凱爾凱勃，她是被他在那熱狂的跳舞中一把頭髮抓住了的。她的眼睛懨懨地無力，她的面容慘敗；她那撕破了的長袍滴着水。這個罪人來不及回復意識，那哈菲特早已從他的 *burnoose* 底下抽出一塊巨大的黑白兩色的頭巾來，野

獸似的吼一聲，嘴唇上全是泡沫，他把那頭巾蒙住了凱爾凱勃的臉。那些女人們都抖做一團。凱爾凱勃是判決了死刑了。

#### 四

一死是不能避免的了。凱爾凱勃得死。回教教律給予犯人的恩惠——多活三天，一轉眼也就過去。

在那死生關頭的晚上，死刑執行以前一小時，那克尼得，臉色灰白地，開了那花園脚下地窖子的門。克尼得受了主人的命令去幹這種不祥的工作，這不是第一次。但是往次所割下的幾個人頭，現在躺在那無底深井裏的，倘不是曾在林中襲擊那主公的強盜，那就是來跟那主公的一些奴僕尋仇，將他們割了耳朵或鼻子或者將他們縛了手脚丟在山澗裏。在這樣的場合，克尼得就能夠堅決執行自己的工作，他說：

「你殺過別人了，這回是輪到了你自己。」

但是凱爾凱勃做了什麼呢？她犯的是怎樣的罪過呢？她的手上從沒沾染過別人的血。他知道她對於主公又是忠實的。她的過犯該不是怎樣嚴重的罷。這小人兒以為她一定是犯了不服從命令的罪，而主公的命令是不應該不服從的，但是有了這樣一個錯處就得死麼？

當那地窖的門開了的時候，月光落在那犯人身上。凱爾凱勃此時比平日更加耀眼地美麗。苦惱和禁食使她苗條些白皙些。一件薄綢長衣裹住了她的身體。一根黑繩圍在她腰際。她的手是反剪縛住了的。

瞧見了那劊子手，凱爾凱勃就全身發抖。她的大眼睛含着悲痛，但是她說不出乞憐的話，好像話語都在她喉嚨頭粘住。

克尼得掉過臉去。他將一盆水放在她腳邊，解散了她的冰冷的手，而且努力裝出嚴厲的口氣對她說道：

「回教徒的女兒，時候近了呢。你行你的洗淨禮。」

凱爾凱勃哽咽着。她臉上的每條肌肉都爲了拚命要說話而牽緊。

「克尼得！克尼得！」她最後掙扎出可以辨認的聲音了。

但是那奴隸已經走了，並且隨手把門關上，落了門子。

他坐在門外的階台上，心裏悽慘地靜聽着門內那少婦的哀泣。他滿懷恐怖地在等待那月光射到井欄頭——到那時候他就要把那不幸者扔到井底深處去。

一個小小的香爐早已擱在井旁了。克尼得必須把香燒着，當一個回教徒的靈魂回到天上的時候。屋子裏和那小棕樹的園子裏全是靜寂的。這一帶地方已經沒有人住。那主公藉口於滿月光下好走路，已經在這晚上出發舉行 Sloughis（沙漠狗）祭，所以沒有一個人留在這裏。全家的人早已慢慢地在那遼闊的平原上行進，向着莫羅亞（Moulouya）的山頭。主公領頭走，騎在賽兒達尼身上，這畜生因爲韁繩鬆鬆地垂在牠頸邊——這是叫牠慢步走的記號——便一路不停地打瞌

睡。主公低着頭，他那 *burnose* 上的兜巾拉低着遮蓋了他的眼睛，似乎他出神地在沉思。後宮的女人們步行跟隨，一律全是白衣。她們的頭上是金綫夾着黑條子的頭巾。那些僕人呢，白種的或雜種的，跟在最後，頭上頂着巨大的橄欖木盤子，裏邊盛着祭禮用的麥糊。

這是個憂悒淒涼的行列；每個人都瞭然於他們剛剛離開的那屋子裏快要發生的可怕的一幕，而那主公則覺得他的馬每走一步便撕痛着他的心。於是漸漸兒他又把定了他的決心，然而他不忍聽他所愛的女人臨死時的慘呼。

這當兒，那些沙漠狗嗅得了夜氣都吠起來了。月亮在天鵝絨似的天空，渾圓而且光明。

那時間到了。克尼得正拖着凱爾凱勃向那死人坑那邊去。她賴在他腳邊，她的手指頭拚命抓住了那到死人坑去的一小片地上的草根和石塊。這一「功德」，本來可以簡捷地「圓滿」了的，但因克尼得以為她是一個女人不會有什麼抗拒，所

以沒有將她的手縛住。却不料這個不幸的女人竟出死力掙扎，而且叫喊得震天動地。

「克尼得！好克尼得！」她哀求不已，「可憐我是年紀青青的。饒了我一命，天老爺會給你長壽。你記記我還是後宮中王后的時候，那時我可虧待了你沒有？呵，克尼得，記記！」

這個小人兒的心裏動搖的厲害得很。這個老實人記得主公吩咐他的聲音：「克尼得，狗養的！」——而主公的命令應當無問題地執行。然而這老實人又是敬畏上帝的，他不敢殺死一個無辜的女人。他更有遲疑者，是他還沒知道這女人做錯了什麼事。從前主公叫他殺人的時候從來不把犯人的罪過隱瞞了不對他說的。

凱爾凱勃的牙齒打戰。她的神經全體在發抖。她臉上冷汗直淋。

「慈悲點罷，善心的克尼得！」她哀求。「饒了我的命。要我死在那無底井

裏，你有什麼好處，讓我像蟲子一般偷偷地活着罷。我一定躲開得遠遠的，隱藏在舍部河邊的森林裏，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我還活着的。」

克尼得全身的肉都縮緊。月光早已移過了那井欄，現在是把這周圍四方的牆壁照得雪白了。克尼得下了大大的奮勇，抓着凱爾凱勃的肩膀，拖她到井邊去。但是她居然緊揪住他的袍子而且把她的指甲抓進他的皮肉，弄到他也有一同掉下井去的危險。

「想到你的可愛的女兒罷。克尼得！」她求告。「看你心愛的女兒面上，可憐可憐我！」

那奴隸全身一跳。恍惚間他看見他的貝克塔，他的心肝，他的眼烏珠，正在和一個殘酷的劊子手拚命，——他的臉變了形。他的良心佔了上風，要求着公道了。

「可是告訴我，」他終於叫起來，沒有鬆下他全身那般緊張的勁，「告訴我，

在這生死關頭，你犯了什麼罪？」

「我——我——」凱爾凱勃吃吃地說，爲的她還是死死地揪住，氣也不敢透，「我在紀念祭時跳了 *dido* 舞。」

克尼得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直到心裏明白了凱爾凱勃那句話語。於是他退後一步，從腰帶裏抽出一柄短劍來，割斷了凱爾凱勃腰裏的繩子。放低了聲音，他說：

「聽着，我是不顧我自己的性命，我女兒和我老婆的性命，救了你的。要是你說的你犯的罪是真話，那就咱們都有救。——」

他威嚇地舉手到他下巴邊。他加着說：

「可是，如果你說了謊呵，上帝要責罰你。去罷！」

凱爾凱勃站了起來。她離開那井邊，像做夢似的一直朝前走，她的心裏還是混集着驚喜和恐怖。當她走到了她主公的正房的圍牆外時，她又開口，對克尼得

發誓，說是月光在上，她剛才面對着死的時候所說的話是真的。

但是克尼得叫了她回來。他伸手到那井邊的小小香爐裏掬取了一掬的香末給這女犯人。

「這是對付那些狗的，」他說，「如果碰到了牠們的話。」

凱爾凱勃跪下一條腿去，熱烈地親着那奴隸的手。「神將答謝你，好克尼得，」她說。

於是開了牆上的一道小門，她逃到荒野裏去了。

她還沒走上半里路，那些「沙漠狗」就嗅得了她的踪跡。先是墨薩烏特，阿拔，和蘇達尼，（都是狗名，）在月光照耀的地平綫上出現。隨後立即全羣的狗都追踪着她來了。凱爾凱勃驚惶中沒了主意，瞧見一塊尖石，她就拏起來在沙地上掘，打算掘一個洞自己躲起來。但是那些狗緊緊地飛奔着前來。剛剛牠們要撲到凱爾凱勃身上而且將她撕成粉碎的當兒，她猛然記起了克尼得的教導。她提起

全身的力量，將那些香末朝狗們撒去。狗們都朝後一跳。那香氣似乎立即將牠們催眠了。轉瞬間牠們都逃走了，發狂地吠着。

「完了」哈菲特聽得了狗的吠聲對自己說，在鞍橋上發抖。「牠們剛剛見了Azrael（死神）了。」

他勒馬迅疾地打一個盤旋，發了回去的信號。

他看見那口井上蓋着塊大石板，而克尼得坐在近邊，眼看着地。他不敢見他主公的面。

「克尼得，事情怎樣了？」哈菲特問。

「沒事，主公，」他回答。「*Rba saa ou radi feddet*」（一刻鐘前，她去了。）

## 五

過去了幾個月。冬天，非斯的嚴冬將這城包裹在牠的嚴肅的氣息裏。重霧在

平原上盤旋。沙漠風在谷中吼着像餓狼。在這陰森的天底下，在那泛着紫色的煙雲中間，第那赫·末克沙（Dinah-Meksour）的高峯戴着白雪。

自從沒有了那個不服從命令的女人以後，哈菲特會長塊然獨居在自己的房裏。他比從前更加沉默了，更加可怕了。裹着一張老虎皮，他整天整天的蹲在一個泥爐子前面吸水煙（Narghile）這泥爐子的乾燥的熱力烘暖了那間有着格拉那達氈子，紅銅器皿，和古式兵器的大房間。他不再踱過那通連後宮的曲折的夾弄了。他那粗暴的聲音只在他呼喚克尼得去給他裝煙或是給他一杯燒酒的時候才可以聽到。有時候，也許他信步走進那夾弄，倚在他過去那寵姬的房門上，這門現在是關得黑洞洞的，這是掉亡的記號。那時他的步子就慢了起來，他的鼻孔翕翕地張大着，好像是又痛快又難受似的在吸嗅某種尚留在空氣中的香味。於是驀地裏他會掉轉頭趕快跑開。

在晚間，當整個建築被睡眠的沉默所包圍了時，他也許才到了那不祥的井

邊。在冬夜的清澈而蒼白的光下，他身上裹着他那極大的 *burnoose*，他會繞着那陰黑的洞口走着，他相信凱爾凱勃是在洞口裏永遠不見了的。他會這樣繞走了整整一夜，有時走近那洞口邊緣，靠得這樣近，以至那個像影子般跟在他身後的克尼得以爲他看見他的主公突然也進了那無底的深洞不見了。這位高傲的主公向來除了發命令或罵人是永不開口的，那時却會在靜中一聲長嘆，被克尼得聽見。有一晚上，一聲低嘆直驚得他毛骨聳然，他，克尼得，聽得他主公喃喃地說：

“*Ma Merha fi hiaha ou ma hlaha fymoutha!*”

（她活着可惱，她死了又可愛呀！）

當他聽得了這個殘忍人的自悔，克尼得幾乎要脫口安慰他道：

「好叫你快活，主公呀，凱爾凱勃並沒死呢。」

然而克尼得怕他主公發怒，要是他給他曉得他猜到了他的最切身的隱祕。所以他就把話縮住，只希望日子久了哈非特的憂愁會消散。

有一天，可怕的十二月早晨，一個叫化女人站在那房子的門前。她穿着破爛的衣服，滿是蚤虱，她在無情的沙漠寒風中發抖。

「上帝保佑的善心人呀！」她求乞，「做做好事呀！」

她從那門上的精工彫飾的格子眼裏痛苦地朝裏邊的甬道上看了一眼。突然她瞥見了那主公的身影了，就趕快把她的面幕拉上。同時她的聲音更謙卑更迫切。

「看上帝面上，你大人呀，」她哀求着，「可憐我罷；上帝會保佑您那已故的心上人的。」

她向他伸出了她那凍木了的小小的手。

哈菲特這時剛剛從花園裏拈香回來。爲的又是一夜的愁苦，他那臉色是蒼白的，他的眼眶也陷下了。那叫化女人的末了一句話却使他心軟起來。

「給她三天的先哲的恩惠罷，」他命令着。

當他自回房去了，那叫化女人就被引進到樓上的一個大房裏，在這房裏，她

看見有幾個托鉢僧和趕車的。

哈菲特回到他自己的房間。但是那屋子裏的情形早已改變了好多天了。牆上是赤裸裸的，地板上也是赤裸裸的，各種裝飾品都已移去了。一只角裏蹲着那主公的水煙袋。另一角裏，地氈，掛飾和蒲團，都捲成一大堆擱着。這樣被剝裸了的房裏就是一股冷氣直沖人面。這番光景是最嚴格的摩洛哥人居喪的儀式——活着的人要使自己浸在死的陰冷蕭索中以爲懺悔。

哈菲特坐在地上，在他的水煙袋前面。但是好幾夜的徹夜祈禱早已將他磨倦了，而這廖廓的活墳墓的寂靜，這抵住了他的腿部的那些石板的冷和潮溼，以及他的水煙袋的煙，又完成了他的昏昏然。不多一會兒，他讓他的腦袋往後埋在他的 burnoose 的兜巾裏，而且閉了眼。

他這樣瞌睡着，一個鐘頭，於是他自以爲他聽得牆壁那邊有點輕輕的聲響。他矍然側耳靜聽，可是那響聲停止了。這無疑的是什麼奴隸走過那夾弄，或者是他

自己那昏熱的神經的幻覺罷！他的眼睛又閉上了，他又打着瞌睡了。然而立即那響聲又驚覺了他。他聽得有一個人的偷偷的脚步聲在他右邊的那間房裏。

「全能的大神呀，」他叫將起來。「誰竟敢走進這間房呀！」

於是一切又復歸於靜寂。但是哈菲特已經把他的昏昏然的睡意趕走了。一會兒以後，他聽得一些移動家具的聲音。他支肘探起身來。有人正在抖開一件袍子了。可是他還不站起來。他將他的耳朵貼在牆上，要弄個明白這究竟是不是他自己的夢魔。於是突然的，而且這回是十分清楚的，他聽得梳妝用的小小櫃子上的鎖簧跳響了，那格勒的一聲是他耳熟的。這可使他跳起身來了，誰有那麼大膽子去碰動這些神聖的遺物？這小小的鎖簧的聲音惹得他發作了。這喚起了非同小可的回憶了！是在那口寶貴的小小櫃子前，他的心上人曾經度過她一生中一些最甜蜜的時間。他跳到門邊，怒氣汹汹然，他心裏決定要給那擅入禁地的罪犯最嚴酷的刑罰，不問他是誰個。

這當兒，那門幔拉開了。一個滿身耀着綢緞和珠寶的女人站在門路當中。哈菲特倒退了一步。

“Bismi Allah Sina Errahmal”（慈悲大神在上呀！）他驚喊着。

凱爾凱勃那對媚眼緊釘住了她主公看，於是她放了門幔，細步而且有點畏怯朝她的主公走來。

「凱爾凱勃！你麼！」他叫喊。「你還活着！」

「呵，主公，饒了我，」她喃喃地說。「我在荒山野林裏受的苦也夠了，在獅子，狼，和黑蛇中間，蹲身在柏樹的最高的極枝上。雪，風，飢餓，孤獨，在享受過你的美麗的禁宮，你的金碧輝煌的窩，你的寵愛以後，主公呀，我受過的痛苦比那天在無底井邊的還要多些。」

但是當凱爾凱勃一步一步朝前來的時候，哈菲特却是一步一步朝後退，他又怕，又惶惑，不知道怎麼辦好。他的心快活得亂跳。他怔怔地望着這個他心愛的

而又總以爲死了的女人。難道他不曾也苦夠了麼？而現在，他見她回來，終於自悔，沮喪，而且馴順，他的傲慢也復得了滿足罷。但是他不能輕恕他的命令沒有被遵守。

「那該死的克尼得怎樣放了你的？」他猖獗叫着。「哦，他不曾遵照我的話將你扔下那無底的深井麼？」

這當兒凱爾凱勃已經朝屋子裏四面瞥了一眼。牆頭的銅飾和兵器都已摘去了，地氈捲成一大團堆在屋角，單有一支水煙袋在這冰冷的起回聲的大房中蒲盧蒲盧響着；一切都告訴了她不在後他的哀念。而又況，她看見她的主公變得多麼瘦了，她看見他那浮腫的眼眶上那一黑圈，他那憔悴的臉上那死晦色，她就明白她還是他心裏的主宰。這使她有勇氣說道：

「呵，主公呀，饒了你的奴隸罷。罪在我一身呀。我哀求他這麼久，我哭的這麼哀，所以好心腸的克尼得放了我了。」

她的聲音愈來愈迷人，她的眼光也愈來愈姣媚了。哈菲特會長別轉臉去，想要抵抗她的豔惑。他皺了眉頭，而且裝出儼然的口氣又喃喃地喝道：

「那——你還敢來見我，你明知道你和我那不肖的奴隸幹的是什麼呀？」

但是凱爾凱勃已經接近他身邊了。她親吻了他的瘦手指。從她衣服裏飄出來的麝香和琥珀的香氣，混着她身上那棕色皮膚的肉香，已經粘定了他的心。他試作最後的抵抗，屏住呼吸。但隨即他的鼻孔大張，他急促地呼入，他酣飲着他的心上人四周的香氣了。凱爾凱勃正在親吻着他的雙膝。

「主公呀！主公呀！」她膩聲低語着，「克尼得不殺我，爲的他知道你仍舊愛我呀。」

## 六

一會兒以後，快天亮時，克尼得進來報告那交給他管待三天的叫化女人從客

房裏不見了。凱爾凱勃聽了微微笑着，因為站在門邊低着頭回他主人話的克尼得沒有看見她。哈菲特冷冷地回答道：

「那叫化女人麼，克尼得！在這裏。」

「我們糟了，」克尼得想道，他認識了穿着宮裝的凱爾凱勃坐在主人旁邊。  
「主人這樣把她給我看，這事就更加棘手。」

凱爾凱勃懂得他的誤會，就幫他一手。

「不要害怕，克尼得，」她用了清朗的聲音對他說。「不要害怕。主公已經饒了我們了。」

於是很感動但微笑着的哈菲特轉臉對他說道：

「克尼得，我對你開恩了，你這事辦贏了。像你這樣的奴隸不該一世做奴隸的。」

他站起來，叫克尼得走近他面前，他嘆口氣，就把右臂抱住了他的頸頸，這

就是克尼得從此除了奴藉。

「你給還我的生命，」他接着說。「去罷，我也賜給你的自由和你的生命。」

當那奴隸跪下去親吻主公的膝頭時，凱爾凱勃把她那帶着珠寶的手臂繞住了哈非特的頸頸，在他耳邊軟聲說道：

「主公呀，我對你發誓，我永遠永遠不再在愛羅阿利老爺的帳篷裏跳舞了。」

E·呂海司 (Elissa Rhais) 是摩爾族，在回教的家庭裏長大，但曾在法國受過「文明教育」。在現代的摩爾族中，她是惟一的「成功」的作家。她是阿爾及耳 (Algeria) 土著的望族。她的祖母和母親早就以能說故事著名的，所以她是生長在「故事的家庭」中的。她最早的小說發表於一個摩洛哥的日報。後來帶了三個孩子和一束原稿到了巴黎，進見了兩世界的編輯。幾天後，她知道她的稿子被接受了。現在她的作品很有許多被譯成了歐洲各國的文字。

這篇從英文譯本轉譯。原文是用法文寫的。摩爾族會長的生活在這裏是寫得很有聲色的，但也許作者出身於摩爾「望族」，又受了法國教育之故罷，殖民地人民的辛酸却在這裏一點也找不到的。

# 耶奴郎斯之死

烏蘭克 Petro Panč 作  
屈 軼 譯

在三個禮拜中間，咱們已經第二次出發了。在咱們聯隊裏，祇留下三十付槍桿，波蘭軍隊一天比一天驕悍起來。他們說，他們已有命令下來，一禮拜後，就要佔領奧得薩。

咱們再出發去打仗。昨兒咱們甚至三次向敵人隊伍攻擊，雖然他們有二千枝槍桿。

——但旅部是知道他們要怎麼地幹一手的！今兒咱們不再攻擊啦，所以沿着鐵路線後退了二次。有的人說，鐵甲車隊會掩護咱們後退的；但他們在這三天裏，已經跟後方某軍隊打起來了。砲兵中隊代替他們來掩護咱們。今兒午後，砲兵中隊在車站旁邊掘戰壕。砲兵隊長馬上跑到另一條鐵路瞭望棚裏去，爲了視察

射擊。同時，在他後面，也馬上有人接起電話綫來。

在這砲兵中隊部署中間，司令部跑來個聯絡員，他是跟政治指導員傳遞些什麼的，接着恐慌地騎回去了。騎到那騎兵們聚着那裏，那砲隊牲口旁邊，他停了一會兒，重新伏在牲口背上奔跑着去。這以後二分鐘，有人傳話過來：

——那跟波蘭軍直接有聯絡的，彼得路拉軍隊，阻止咱們再退。

一分鐘後，又有人說，彼得路拉軍隊截獲了咱們彈藥車，咱們已經沒半個手榴彈留下，跟旅部又失掉了聯絡。

電話主任耶奴郎斯知道蒲特楊意不久就會到來的。所以他對這種傳說，怎麼也不相信。他伏在電話機旁邊，牙縫裏漏出不平之聲：

——瞎說，全是別人瞎說——他跟他副手說——你與其那麼地嘍舌，何不好好地多做些事。給檢查檢查那電綫看，因為這個怕有些壞了。

年輕的電話生祇回聲：

——滾你的吧！——就走掉了，往砲兵們羣聚着的壕溝那兒去。

耶奴郎斯驚奇地瞧着同伴，正想自家也跑上去，可是這瞬間，電話鈴突然響起來了。他抓住那聽筒。

——砲兵中隊聽話……旅部！……是在亨尼夫卡臨近嗎？

——砲兵副隊長同志，波蘭軍在亨尼夫卡臨近，已經向咱們攻擊過來了！……咱們再出發……射擊呀！

砲兵副隊長混亂了。立刻跑了過去，用放砲似的聲音說：

——但是電話呢？見鬼！給我馬上跟隊長接通話來！你這流氓！你整天去修電綫好了！

但是電話靜止了。這時候，耶奴郎斯失悔地儘瞧儘瞧的瞧着這指揮官。一會兒，手裏拿着電綫，穿過樹林跑去，跑到瞭望棚裏去。

這鐵路後面，靠左那邊，不時可聽到槍聲，好像百來隻的鶴在叫。

砲兵中隊正等着正隊長命令到來。但命令終於不來。燥熱的夏天，死一般的靜寂，在恐怖地喘氣。電話鈴不斷地發聲，像蒼蠅投上蛛網裏。從司令部那邊，有人用電話歇斯的里地叫着：

——射擊！射擊呀！波蘭軍向咱們全前線進攻過來了！

但那些躺在墓地後面的砲兵們，因為煩惱咬住了他們手指，可不曾放過一彈。

這時候，有個人從砲兵們中間出來，爬到長在壕溝旁邊的一株柳樹上去。從那樹上可以看清敵人的攻擊。他幾乎扳到那柳樹頂高的那一條枝幹了。突然，在空中，一聲雷響，起在砲兵中隊切近地帶；這是第一個波蘭軍的手榴彈，恐怖而又洪大地爆發了。那個砲兵，馬上把自己隱在枝幹後面，彷彿受了傷，發出叫聲：

——波蘭軍……用圓柱形（進攻過來了）……這時，他們已經……往車站那

邊來了！

同時，在他後面，砲兵副隊長也一樣地歇斯的里地叫：

——砲兵們！放射！

放射！放射！放射！放射！

往前面擲去的手榴彈，呻吟着，爆炸着；且碰到了他們——第二個，第三個，從前面來，從旁邊來……一會兒，爆炸彈從中間出來了——像從地底出來似的，耶奴郎斯突然出現了。他祇穿件褲子，他底眼珠像要從眼窩跳出。

——這裏有波蘭軍！那矮樹林裏！——接着，他呻吟起來——呵！呵！呵！……手臂呀！……

這時候，砲兵副隊長，用電話叫：

——向那司令部！射擊……前進衝鋒！……

但那司令部方面沒有回答。在車站上方面爆發了榴霰彈。在這恐怖中，有人

駕馬上車，疾驅着馬，向大砲處奔來，顛覆了二輪馬車和電話裝置，就火速馳上小街去了。但馬上，在大砲後面，那顛覆了的二輪馬車，又載着損壞的電話機開去了。

耶奴郎斯手拿電綫，終於趕到那二輪馬車，抓住馬轡；這時候那在馬車一邊奔跑着的年輕的電話生，完全失落了；開始趕上運大砲的車輛。砲兵副隊長手裏擊住連發手槍，叫着，且疾馳前去。後方，牧場上，榴霰彈爆裂着，轟炸着，吼着；耶奴郎斯全憑那隻好手幫那隻受傷的手，駕着車，抓住電話機，在砲兵中隊後面疾馳。

四面全給塵埃的霧所包圍。砲兵中隊已經如願地到達堤壩那兒。但正在這當兒，二個榴霰彈，像二隻大黃蜂，突然擲中了橋頭。一條馬兒給擲在半空裏，撕成了二段，掉下河裏去了。有些人臂膊，掛在樹枝上；在另一隻被撕碎的馬兒底下，馬車夫用那給血塗滿了的眼睛，抽搐地啓睜着。四尊大砲中的一尊，像跪着

似的倒下；因爲它底車輪滑出了，那車輪的骨樑，又像牙齒一般的完全散幅了。

這時候，砲兵隊長拉住自己的馬兒，發狂地叫：

——停止！往後退！

馬上，那沒了帽子的馬車夫，疾穿駛過去。

從他歪嘴裏，祇聽到一句話：

——騎兵隊！

他幾乎祇叫出這一句，空中，又爆發了榴霰彈。那車夫跟馬一同拋了起來，接着，又掉落在後面。他已經倒在地上，但他嘴唇，雖然歪了的，總還唸着「騎兵隊」這幾個字。旁邊，小湖上又給手榴彈濺出水來。跟在最後的耶奴郎斯那輛鍍着西班牙銀的車子，突然開始轉了過去之後，車轅也斷掉了，馬就掉在堤上，掉成黑藍色腸腑一堆。

這時候，耶奴郎斯從車裏拿出二付電話機，把它們掛在頭頸上，用那隻好手

抓住切斷的電綫，在砲兵隊長後面跑着。但他馬上應該停止下來：柳樹邊坐着個軍曹，好像一頭垂死的狗，正瞧住他的眼睛。

——我要死了。親愛的耶奴郎斯呀！

從他破碎的闊外衣下，露出炸破了的肚子。

——但我不能死。小兄弟，人不應該那麼地譏笑地虛待我的……因此，快點弄死我吧！我以同志名義，請求你！

耶奴郎斯祇穿一件襯裏短褲。突然像重新起了陣雷響，有些什麼東西，兇暴地刺進他小腿裏。

當咱們到了旅部司令部的時候，砲兵中隊四尊大砲，僅賸下二尊。

在咱們進路中，咱們經過了三個村子，在那些村子裏，蜂擁着匪徒們。沒有像這個村子更穩當了，咱們就在那兒停下來。昨兒彼得路拉軍經過這裏，今兒，咱們經過；明兒這裏怕要給波蘭軍佔領了吧。村民祇希望不要再有兵到，他們常

常高興趕走駐在這裏的任何軍隊。

有的人，帶着很壞的氣色，正正經經地說。——彼得路拉軍隊底一部份，是大將奧梅爾耶諾維綽派夫司令部所指揮的，把咱們車輛，全多拿光了。甚至把田頭也拿去做司令部。砲兵們和年輕的電話生，整晚在街頭閒宕笑語。到今兒，他們還幾次不肯聽命去掉呢。

他們想幹些什麼呢？

有一會不知誰像譏諷似地叫了起來：

——咱們再來呀！夥計，跟那彼得路拉！

同時有人回說：

——可是，爲了幾束頭髮嗎？

——啐！沒！……！

過後，他們走散了。

在這種情形下，咱們度過了夜。

天亮前，街上發生大騷動之後，砲兵正隊長房間裏，猛力地跑進靠十個農民來，他們擒住祇穿條短褲向耶奴郎斯叫着：

——要到什麼時候爲止呢，像這個樣子的？……誰教你幹這一套的？……還是抗閔尼斯特？還是特洛茲基？……

——這個下賤東西！是呀！咱們有權利收拾了他。

人們在很困難中，才知道他們是爲了耶奴郎斯拿了條長褲子，來控告他的。

耶奴郎斯驚奇而且懼怕，僅雲着眼睛。

這時候，砲兵隊長憤怒地叫了！

——放了他，咱們自己能夠處置他的！

農民們走了。砲兵隊長微笑着，因此，侮辱了農民們；他們馬上揮着他們的棒，更重地而且更威脅地叫着：——

啊哈！啊哈！他在譏笑！快去報警！打起警鐘來！……

到現在，隊伍已經開進了村子裏，明兒波蘭軍將會收集關於咱們軍隊的紀律的報告。砲兵隊長命令把耶奴郎斯逮捕起來，把他發送到司令部去。

馬上在耶奴郎斯後面，農民們像不信任地，成羣地跟着叫。他們很知道，明兒村子會給波蘭軍佔去，可是這以前，他們要取得咱們軍隊底回答。咱們不久就要退去了，所以他們的憤怒更加阻止不了。他們成羣地在牧師家石階上，全沒個兒懼怕；在某種憤怒氣氛裏，同時，又好像在失望裏叫號：

——看你們軍隊能弄好什麼來？……咱們才能創造新世界哇！自己剝去那最後一件襯衫吧！這齷齪傢伙，讓咱們收拾了這東西！

他們的話，像把樹脂放在火燄裏，咻咻發響。

在這小司令部院子裏，進來了一些義勇軍，房間裏進來了一個兵士。在那兵士後面，挺有勁兒的進來一個農民。那農民本想揮一揮手杖，敲一敲桌子，跟那

指揮官，叫出一套侮蔑話；但他那手杖終於停止在半空裏。

桌子面前，站着耶奴郎斯。血染在他襯衫袖上，染在他長袴子邊上。他爲感情所激動，簡直說不出固有的高音，跟這拉特維亞人說。

——不，不——在這「不」字裏，是帶有固執的說服的感情的——不，我在這三年中，爲了自由，參加戰爭；而且，不，我什麼也不曾拿過。

桌子周圍，坐着軍隊特別委員們，和指揮官們，可是他們沒有個人對他說——「你這傢伙說謊！」但不久這兒將會是波蘭的了，因之他們臉上已經表示出判決詞。正在這當兒，門開了，有種說話聲，流進門來，也流進廊下；那是本地教堂副執事進來了。

——不知那個軍隊，從我那裏拿去了地毯，你要賠我二千盧布！

這時候，砲兵隊長站起在那副執事旁邊，抓住他那衣領，用力把他一推，推出了拱門。那副執事顫着他小鬍子，說不出半句話，倒在農民們胸裏。用霰彈射

擊的爆發聲，穿過那開着的門，有力地送進這房間裏來，好像春天的雹。——這是一種記號，那波蘭軍在重新進攻過來了。農民們兩眼，更閃得發火。在院子上，可聽到如同風吼一般的，不可遏止的「呵……」聲。

這時候軍隊特別委員挺起身來，在他胸裏有一種幾乎可以聽到的被抑壓的呼聲。

——靜下來！……同志耶奴郎斯，——他開頭說話了：——咱們的軍隊，是工人和農民組成的，和別的軍隊有不同的地方。因此，決沒有，而且決不會有一個人搶劫東西的。如果有人有了犯罪的行動，那祇不過替咱們的敵人設下了陷阱。所以咱們的政府應該毫無顧惜地處罰那種，以自己行動，不管是有意的，或無意的，幫助了敵人的任何人，雖然革命的法庭相信你直到最後的一刻鐘，也還是革命的。

不平地歎息似地，像蒼蠅投在蛛網裏，電話鈴呻吟起來了。耶奴郎斯突然發

起抖來，同時，往那冷的屋角瞧去。在這當兒，那電話鈴使他想起了什麼呢？可是軍隊特別委員加快地說：

——但是……要注意呀，革命是從戰爭與事業中建設起來的，特別法庭判決你……

那軍隊特別委員停了一下，把他視線向下拋去，低低地說：

——判決你槍斃！……同志，把他帶去！

耶奴郎斯僵成石頭一般了。

指揮官向他走去，把他帶出房間。挨着一個年老的拿着條棒的農民走過，耶奴郎斯停了一會兒，在他胸頭可聽到：「啊！人類呵！人類呵！」的叫聲。之後，他毫不停留地走出屋子。

那個農民張開他灣着的嘴，他底嘴唇兀自私語着：

——可是我，我底小兒子，可是我……啊！你自己瞧哪！爲了農民們，但是

我……噯，咱們底苦痛呵！——他馬上跟在他後面，退到沒門的壁上。室內突然寂靜下來。

村子後面，霰彈發狂地響着，電話鈴響出各種的聲音，好像蒼蠅投在蛛網上，好像黑夜裏乳兒的哭聲。

## 送報伙

台灣楊遠作  
胡風譯

「呵！這可好了！……」

我想。我感到了像背着很重很重的東西，快要被壓扁了的時候，終於卸了下來似的那種輕快。

因爲，我來到東京以後，一混就快一個月了。在這將近一個月的中間，我每天由絕早到深夜，到東京市底一個一個職業介紹所去，還把市內和郊外劃成幾個區域，走遍各處找尋職業，但直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讓我作工的地方。而且，帶來的二十圓只剩有六圓二十錢了，留給帶着三個弟妹的母親的十圓，已經過了一個月，也是快要用完了的時候。

在這樣惴惴不安的時候，而且是從報紙上看到了全國失業者三百萬人的消息

而吃驚了時候，偶然在××派報所底玻璃窗上看到「募集送報伙」的紙條子，我高興得差不多要跳起來了。

「這可找着了立志底機會了。」

我胸口突突地跳，跑到××派報所底門口，推開門，恭恭敬敬地打了個鞠躬。

「請問……」

是下午三點鐘。好像晚報剛剛到，滿房子裏都是「咻！咻！」的聲音，在忙亂地疊着報紙。

在短的勞動服中間，只有一個像是老關的男子，頭髮整齊地分開，穿着上等的西裝，坐在椅子上對着桌子。他把烟捲從嘴上拿到手裏，大模大樣地和煙一起吐出了一句：

「什麼事？……」

「呃……送報伙……」

我說着就指一指玻璃窗上的紙條子。

「你……想試一試麼？……」

老闆底聲音是嚴厲的。我像要被壓住似地，發不出聲來。

「是……是的。想請您收留我……」

「那麼……讀一讀這個規定，同意就馬上來。」

他指着貼在裏面壁上的用大紙寫的分條的規定。

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地讀下去的時候，我陡然瞠目地驚住了。

第三條寫着要保證金十圓，我再讀不下去了，眼睛發暈……

過了一會回轉頭來的老闆，看到我那種啞然的樣子，問：

「怎樣？……同意麼？……」

「是……是的。同意是都同意，只是保證金還差四圓不夠……」

聽了我底答話，老闆從頭到脚地仔細地望了我一會。

「看到你這付樣子，覺得可憐，不好說不行。那麼，你得要比別人加倍地認真做事！懂麼？」

「是！懂了！真是感謝得很。」

我重新把頭低到他底脚尖那裏，說了謝意。於是把另外鄭重地裝在襯衫口袋裏面，用別針別着的一張五圓票子和錢包裏面的一圓二十錢拿出來，恭恭敬敬地送到老闆底面前，再說一遍：

「真是感謝得很。」

老板隨便地把錢塞進抽屜裏面，說：

「進來等着。叫做田中的照應你，要好好地聽話！」

「是，是。」我低着頭坐下了。從心底裏歡喜着，一面想：

——不曉得叫做田中的是怎樣一個人？：要是那個穿學生裝的人才好呢！：：

電燈開了，外面是漆黑的。

老板把抽屜都上好了鎖，走了。店子裏面空空洞洞的，一個人也沒有。似乎老闆另外有房子。

不久，穿勞動服的回來了一個，回來了兩個，暫時冷清清的屋子裏面又騷擾起來了。我要找那個叫做田中的，馬上找住一個打聽人了。

「田中！」那個男子並不回答我，却向着樓上替我喊了田中。

「什麼？……哪個喊？」

一面回答，從樓上衝下了一個男子，看來似乎不怎樣壞。也穿着學生裝。

「啊……是田中先生麼？……我是剛剛進店的，主人吩咐我要承您照應……」

拜託拜託。」

我恭敬地鞠一個躬，衷心地說了我底來意。那男子臉紅了，轉向一邊，說：

「呵呵，彼此一樣。」

大概是沒有受過這樣恭敬的鞠躬，有點承不住罷。

「那麼……上樓去。」說着就登登地上去了。

我也跟着他上了樓，說是樓，但並不是普通的樓，站起來就要碰着屋頂。

到現在為止，我住在本所①底××木賃宿②裏面。有一天晚上，什麼地方底大學生來參觀，穿過了我們住的地方，一面走過一面都說，「好壞的地方！這樣窄的地方睡着這麼多的人！」

然而這個××派報所底樓上，比那還要壞十倍。

蓆子底面皮都脫光了，只有草。要睡在草上面，而且是髒得漆黑的。

① 東京區名，工人區域。

② 極下等的宿舍，住客大概是失業工人和流浪者。

也有兩三個人擠在一堆講着話，但大半都鑽在被頭裏面睡着了。看一看，是三個人蓋一床被。從那邊牆根起，一順地擠着。

我茫然地望着房子裏面的時候，忽然聽到了哭聲，吃驚了。

一看，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男子在我背後的角落裏哭着，嗚嗚地響着鼻子，他旁邊的一個男子似乎在低聲地用什麼話安慰他，然而聽不見。我是剛剛來的，沒有管這樣的事的勇氣，但不安總是不安的。

——我有了職業正在高興，那個少年爲什麼這時候在嗚嗚地哭呢？……

結果我自己確定了，那個少年是因爲年紀小，想家想得哭了的罷。這樣我自己就安了心了。

X

X

X

X

昏昏之間，八點鐘一敲，電鈴就「令！令！令！」地響了。我又吃了一驚。

「要睡了，喂。早上要早呢……兩點到三點之間報就到的，那時候大家都得

起來……」

田中這樣告訴了我。

一看，先前從那邊牆根排起的人頭，一列一列地多了起來，房子已經擠得滿滿的。田中拿出了被頭，我和他還有一個叫做佐藤的男子一起睡了。擠得緊緊的動都不能動。

和把盜器裝在箱子裏面一樣，一點空隙也沒有。不，說是像沙魚罐頭還要恰當些。

在鄉間，我是在寬地方睡慣了的。鄉間底家雖然壞，但我底癖氣總是要掃得乾乾淨淨的。因為我怕跳虱。

可是，這個派報所却是跳虱窠，從腳上、腰上、大腿上、肚子上、胸口上一齊攻擊來了，癢得忍耐不住。本所底木賃宿也同樣是跳虱窠，但那裏不像這樣擠得緊緊的，我還能夠常常起來捉一捉。

至於這個屋頂裏面，是這樣一動都不能動的沙魚罐頭，我除了咬緊牙根忍耐以外，沒有別的法子。

但一想到好容易才找到了職業，這一點點……就滿不在乎了。

「比別人加倍地勞動，加倍地用功罷，」想着我就興奮起來了。因為這興奮和跳虱底襲擊，九點敲了，十點敲了，都不能夠睡着。

到再沒有什麼可想的時候，我就數人底腦袋。連我在內二十九個。第二天白天數一數看，這間房子一共舖十二張蓆子。平均每張蓆子要睡兩個半人。

這樣混呀混的，小便漲起來了。碰巧我是夾在田中和佐藤之間睡着的，要起來實在難極了。

想，大家都睡得爛熟的，不好掀起被頭把人家弄醒了。想輕輕地從頭那一面抽出來，但離開頭一寸遠的地方就排着對面那一排的頭。

我斜起身子，用手撐住，很謹慎地（大概花了五分鐘罷）想把身子抽出來，

但依然碰到了佐藤君一下，他翻了一個身，幸而沒有把他弄醒……

這樣地，起來算是起來了，但要走到樓梯口去又是一件苦事。頭那方面，頭與頭之間相隔不過一寸，沒有插足的地方。脚比身體佔面積小，算是有一些空隙。可是，脚都在被頭裏面，那是脚那是空隙，却不容易弄清楚。我仔仔細細地找，找到可以插足的地方就走一步，好容易才這樣地走到了樓梯口。中間還踩着了一個人底脚，吃驚地跳了起來。

小便回來的時候，我又經驗了一個大的困難。要走到自己的舖位，那困難和出來的時候固然沒有兩樣，但走到自己底舖位一看，被我剛才起來的時候碰了一下翻了一個身的佐藤君，把我底地方完全佔去了。

今天才碰在一起，不知道他底性子，不好叫醒他；只好暫時坐在那裏，一點辦法也沒有。過一會，在不弄醒他的程度之內我略略地推開他底身子，花了半點鐘，好容易才擠開了一個可以放下腰的空處。我趕快在他們放頭的地方斜躺下

來，把兩隻腳塞進被頭裏面。在冷的十二月的夜裏累出了汗才弄回了睡覺的地方。

敲十二點鐘的時候我還睜着眼睛睡不着。

x

x

x

x

被人狠狠地搖着肩頭，張開眼睛一看，房子裏面騷亂得好像戰場一樣。

昨晚八點鐘報告睡覺的電鈴又在喧鬧地響着。響聲一止，下面的鐘就敲了兩下。我似乎沒有睡到兩個鐘頭。腦袋昏昏的沉重。

大家都收拾好被頭登登地跑下樓去了。擦着重重的眼皮，我也跟着下去了。

樓下有的人已經在開始疊報紙，有的人用溼手巾擦着臉。有的人用手指洗牙齒。沒有洗臉盆，也沒有牙粉。不用說，不會有這樣文明的東西。我並且連手巾都沒有。我用水管子的冷水衝一衝臉，再用袖子擦乾了。接着急忙地跑到疊着報紙的田中君底旁邊，從他分得了一些報紙，開始學習怎樣疊了。起初的十份有些

不順手，那以後就不比別人遲好多，能夠合着大家的調子疊了。

「咻，咻！咻！咻！」自己的心情也和着這個調子，非常地明朗，睡眠不夠的重的腦袋也輕快起來了。

早疊完了的人，一個走了，兩個走了，出去分送去了。我和田中是第三。

外面，因為兩三天以來積到齊膝蓋那麼深的雪還沒有完全消完，所以雖然是早上三點以前，但並不怎樣暗。

冷風颯颯地刺着臉。雖然穿了一件夾衣，三件單衣，一件衛生衣（這是我全部的衣服）出來，但我却冷得牙齒閣閣地作響。尤其苦的是，雪正在融化，雪下面都是冰水，因為一個月以來不停地繼續走路，我底足袋<sup>①</sup>底子差不多滿是窟

① 普通是足袋 (Tabi) 相當於襪子，穿了以後再穿「下駄」或「草履」。但勞動者用的足袋却和靴

子一樣，有厚的橡皮底，穿着這就可以走路或做工了，銷到中國來的「民生鞋」就是的，不過民生鞋前面大指和其他足指之間沒有開叉罷了。

窿，這比赤脚走在冰上還要苦，還沒有走幾步我底脚就凍僵了。

然而，想到一個月中間爲了找職業，走了多少冤枉路，想到帶着三個弟妹走途無路的母親，想到全國的失業者有三百萬人……這就滿不在乎了。我自己鞭策自己，打起精神來走，脚特別用力地踏。

田中在我底前面，也特別用力地踏，用一種奇怪的步法走着。每次從兩板塞進報紙的時候，就告訴了我那家底名字。

這樣地，我們從這一條路轉到那一條路，穿過小路和橫巷，把二百五十份左右的報紙完全分送完了的時候，天空已經明亮了。

我們急急地往回家的路上走。肚子空空地，覺得隱隱作痛。昨天晚上，六圓二十錢完全被老板拿去作了保證金，晚飯都沒有吃；昨天底早上，中午——不……這幾天以來，望着漸漸少下去的錢，覺得惴惴不安，終於沒有吃過一次飽肚子。

現在一回去都有香的豆汁湯<sup>㊦</sup>和飯在等着，馬上可以吃一個飽——想着，就

好像那已經擺在眼前一樣，不禁流起口涎來了。

「這次一定能夠安心地吃個飽。——這樣一想，脚下底冷，身上底顫抖，肚子底痛，似乎都忘記了一樣，爽快極了。」

可是，田中並不把我帶回店子去。却走進稍稍前面一點的橫巷子，站在那個角落上的飯店前面。

昏昏地，我一切都莫明其妙了。我是自己確定了店子方面會供給伙食的。但現在田中君却把我帶到了飯店前面。而且，我一文都沒有……

「田中君……」我喊住了正要拿手開門的田中君，說，「田中君……我沒有錢……昨天所有的六圓二十錢，都交給主人作保證金了。……」

田中停住了手，呆呆地望了我一會兒，於是像下了決心一樣。

④ 叫做「Misoshiru」日本人早飯時喝的一種湯。

「那麼……進去罷。我墊給你……」拿手把門推開，催我進去。

我底勇氣不曉得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

好容易以爲能夠安心地吃飽肚子，却又是這樣的結果。我悲哀了。

「但是，這樣地勞動着，請他墊了一定能夠還他的。」這樣一想才勉強打起精神，吃了一個半飽。

「喂……：夠麼？……不要緊的，吃飽呵……」

田中是比我想像的還要溫柔的懂事的男子，看見我這樣大的身體，還沒有吃他底一半多就放下了筷子，這樣地鼓勵我。

但我覺得對不起他，再也吃不下去了，雖然肚子還是餓的。

「已經夠了。謝謝你。」說着我把眼睛望着旁邊。

因爲，望着他就覺得抱歉，害羞得很。

似乎同事們都到這裏來吃飯。現在有幾個人在吃，也有吃完了走出去的，也

有接着進來的——許多的面孔似乎見過。

田中君付了賬以後，我跟他走出來了。他吃了十二錢，我吃了八錢。

出來以後，我想再謝謝他，走近他底身邊，但看到他底那種態度（一點都不傲慢，但不喜歡被別人道謝，所以現得很不安，）我就不作聲了。他也不作聲地走着。

回到店子裏走上樓一看，早的人已經回來了七八個。有的到學校去，有的在讀書，有的在談話，還有兩三個人攤出被頭來鑽進去睡了。

看到別人上學校去，我恨不得很快地也能夠那樣。但一想到發工錢爲止的飯錢，我就悶氣起來了。不能總是請田中君代墊的。聽說田中君也在上學，一定沒有多餘的錢，能爲我墊出多少是疑問。

我這樣地煩悶地想着，靠在壁上坐着，從窗子望着大路。預備好了到學校去的田中君，把一隻五十錢的角子夾在兩個指頭中間，對我說：

「這供給你，拿着吃午飯罷，明後日再想法子。」

我不能推辭，但也沒有馬上拿出手來的勇氣。我凝視着那角子，說：

「不……要緊？」

「不要緊。拿着罷。」他把那銀角子擺在我膝頭上，登登地跑下樓去了。

我趕快把那拿起來，捏得緊緊地，又把眼睛朝向了窗外。

對於田中底親切，我幾乎感激得流出淚來了。

生活有了辦法，得好好地謝一謝他。

我這樣地想了。忽然又聽到了「嗚，嗚！」的哭聲，吃驚地回過了頭來，還是昨天晚上哭的那個十四五歲的少年。

他戀戀不捨似地打着包袱，依然「嗚，嗚！」地縮着鼻子，走下樓梯去了。

——大概是想家罷。——我和昨晚上一樣地這樣決定了，再把臉朝向了窗

外。過不一會，我看見了向大路底那一頭走去，漸漸地小了，時時回轉頭來的他

底後影。

不知怎地，我悲哀起來了。

×

×

×

×

那天送晚報的時候，我又跟着田中君走。從第二天早上起，我抱着報紙分送，田中跟在我後面，錯了的時候就提醒我。

這一天非常冷。路上的水都凍了，滑得很，穿着沒有底的足袋的我，更加吃不消。手不能和昨天一樣總是放在懷裏面，凍僵了。從雨板送進報紙去都很困難。

雖然如此，我半點鐘都沒有遲地把報送完了。

「你底腦筋真好！僅僅跟着走兩趟，二百五十個地方差不多沒有錯。……」  
在回家的路上，田中君這樣地誇獎了我，我自己也覺得做的很得手。被提醒的只有兩三次在交叉路口上稍稍弄不清的時候。

那一天恰好是星期，田中沒有課。吃了早飯，他約我去推銷定戶，我們一起出去了。我們兩個成了好朋友，一面走一面說着種種的事情。我高興得到了田中看這樣的朋友。

我向他打聽了種種學校底情形以後，說：

「我也想趕快進個什麼學校。……」

他說：

「好的！我們兩個互相幫助，拚命地幹下去罷。」

這樣地，每天田中君甚至節省他底飯錢，供給我開飯賬，買足袋。

×

×

×

×

「送報的地方完全記好了麼？」

第三天的早報送了來的時候，老板這樣地問我。

「呃！完全記好了。」

這樣地回答的我，心裏非常爽快，起了一種似乎有點自傲的飄飄然的心情。

「那麼，從今天起，你去推銷定戶罷。報可以暫時由田中送。但有什麼事故的時候，你還得去送的，不要忘記了！」老板這樣地發了命令。不能和田中一起走，並不是不有些覺得寂寞，但曉得不會能夠隨自己底意思，就用了什麼都幹的決心，爽爽快地答應了「是！」田中君早上晚上還能夠在一起的。就是送報罷，也不能夠總是兩個人一起走，所以無論叫我做什麼都好。有飯吃，能夠多少寄一點錢給媽媽，就行了。而且我想，推銷定戶，晚上是空的，並不是不能夠上學<sup>①</sup>。

於是從那一天起，我不去送報，專門出街去推銷定戶了。早上八點出門，中午在路上的飯店吃飯，晚上六點左右才回店，僅僅只推銷了六份。

① 日本有爲白天做事的人辦的夜學。

第二天八份，第三天十份，那以後總是十份到七份之間。

每次推銷回來的時候，老闆總是怒目地望着我，說成績壞。進店的第十天，他比往日更猛烈地對我說：

「成績總是壞！要推銷十五份，不能推銷十五份是不行的！」

十五份！想一想，比現在要多一倍。就是現在，我是沒有休息地拚命地幹。到底從什麼地方能夠多推銷一倍呢？

我着急起來了。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我就出了門，但推銷和送報不同，非會到人不可，起得這樣早却沒有用處。和強賣一樣地，到夜深為止，順手推開一家一家的門，哀求，但依然沒有什麼好效果。而且，這樣冷的晚上，到九點左右，大概都把門上了門，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一天好容易推銷了十一份。離十五份還差四份。雖然想再多推銷一些，但

無論如何做不到。

累得不堪地回到店子的時候，十點只差十分了。八點鐘睡覺的同事們，已經睡了一覺，老闆也睡了。第二天早上向老闆報告了以後，他兇兇地說：

「十一份？……不夠不夠……還要大大地努力。這不行！」

事實上，我以為這一次一定會被誇獎的，然而却是這付兇兇的樣子，我胆怯起來了。雖然如此，我沒有說一個「不」字。到底有什麼地方比奴隸好些呢？

「是……是……」我除了屈服沒有別的法子。不用說，我又出去推銷去了。

這一天慘得很。我傷心得要哭了。依然是晚上十點左右才回來，但僅僅只推銷了六份。十一份都連說「不行不行，」六份怎樣報告呢？……（後來聽到講，在這種場合同事們常常捏造出烏有讀者來暫時渡過難關。可是，捏造的烏有讀者底報錢，非自己剛荷包不可。甚至有的人把收入底一半替這種烏有讀者付了報錢，當然，老板是沒有理由反對這種烏有讀者的。）

第二天，我惶惶恐恐地走到主人底前面，他一聽說六份就馬上臉色一變，勃然大怒了。臉漲得通紅，用右手拍着桌子。

「六份？……你到底到什麼地方玩了來的？不是連保證金都不夠很同情地把你收留下來的麼？忘記了那時候你答應比別人加倍地出力麼？走你底！你這種東西是沒有用的！馬上滾出去！」他以保證金不足爲口實，咆哮起來了。

和從前一樣，想到帶着三個弟妹的母親，想到三百萬的失業者，想到走了一個月的冤枉路都沒有找到職業的情形，咬着牙根地忍住了。

「可是……從這條街穿到那條街，一家都沒有漏地問了五百家，不要的地方不要，定了的地方定了，在指定的區域內，差不多和捉虱一樣地找遍了。……」我想這樣回答，這樣回答也是當然的，但我却沒有這樣說的勇氣。而且，事實上這樣回答了就要馬上失業。所以我只好說：

「從明天起要更加出力，這次請原諒……」除了這樣哀求沒有別的法子。但

是，老實說，這以後，我不曉得要應該怎樣出力。第二天底成績馬上證明了。

那以後，每天推銷的數目是，三份或四份，頂多不能超過六份。這並不是我故意偷懶，實在是因爲，在指定的區域內，似乎可以定的都定了，每天找到的三四個人大抵是新搬來的。

「因爲同情你，把你底工錢算好了，馬上拿着到別的地方去罷。本店辦事嚴格，規定是，無論什麼時候，不到一個月的不給工錢。這是特別的，對無論什麼人不要講，拿去罷，到你高興的地方去。可憐固然可憐，但像你這樣沒有用的男子，沒有辦法！」

是第二十天。老板把我叫到他面前去，這樣教訓了以後，就把下面算好了的賬和四圓二十五錢推給我，馬上和忘記了我底存在一樣，對着桌子做起事來了。

我失神地看了一看賬：

x

x

x

x

每推銷報紙一份

五錢

推銷報紙總數

八十五份

合計

四圓二十五錢

×

×

×

×

我吃驚了，現在被趕出去，怎麼辦……尤其是，看到四圓二十五錢的時候，我暫時啞然地不能開口，接連二十天，從早上六點轉到晚上九點左右，僅僅只有四圓二十五錢！

——既是錢都拿出來了，無論怎樣說都是白費。沒法。但是，只有四圓二十五錢，錯了罷——這樣想就問他：

「錢數沒有錯麼？……」

老板突然現出兇猛的面孔，逼到我鼻子跟前：

「錯了？什麼地方錯了？」

「一連二十天。……」

「二十天怎樣？一年，十年，都是一樣的！不勞動的東西，會從那裏掉下錢來！」

「我沒有休息一下。……」

「什麼？沒有休息？反對罷？應該說沒有勞動！」

「……」我不曉得應該怎樣說了。灰了心，想：

——加上保證金六圓二十錢，就有十圓四十五錢，把這二十天從田中君借的八圓還了以後，還有二圓二十五錢。吵也沒有用處。不要說什麼了，把保證金拿了走罷。——

「沒有法子！請把保證金還給我」我這樣一說。老板好像把我看成了一個大糊塗蛋，嘲笑地說：

「保證金？記不記得，你讀了規定以後，說一切都同意，只是保證金不夠，

忘記了麼？還是把規定忘記了？如果忘記了，再把規定讀一遍看！」

我又吃驚了：那時候只是擔心保證金不夠，後面沒有讀下去，不曉得到底是怎樣寫的……我胸口「東！東！」地跳着，讀起規定來。跳過前面三條，把第四條讀了：

那裏明明白白地寫着：

第四條、只有繼續服務四個月以上者才交還保證金。

我覺得心臟破裂了，血液和怒濤一樣地漲滿了全身。

睨視着我的老板底臉依然帶着滑稽的微笑。

「怎麼樣？還想交回保證金麼？乖乖地走！還在這裏纏，一錢都不給！剛才看過了大概曉得，第七條還寫着服務未滿一月者不給工錢呢！」

我因為被第四條嚇住了，沒有讀下去，轉臉一看，果然，和他所說的一樣，一字不錯地寫在那裏。

的確是特別的優待。

我眼裏含着淚，歪歪倒倒地離開了那裏。玻璃窗上面，惹起我底痛恨的「募集送報伙」的紙條子，鮮明得可惡地又貼在那裏。

我離開了那裏就乘電車跑到田中底學校前面，把經過告訴他，要求他：

「借的錢先還你三元，其餘的再想法子。請把這一圓二十五錢留給我做暫時  
的用費……」

田中向我聲明，他連想我還他的錢的意思都沒有。

「沒有想到你竟這樣地出去。你進店的那一天不曉得可看到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沒有？他也是和你一樣地上了鈎的。他推銷定戶完全失敗了，六天之間被騙去了十圓保證金，一錢也沒有得到走了的。」

真是混蛋的東西。

「以後，我們非想個什麼對抗的法子不可！」他下了大決心似地說。

原來，我們餓苦了的失業者被那個比釣魚餌底牽引力還強的紙條子釣上了。我對於田中底人格非常地感激，和他分手了。給毫無遮蓋地看到了這兩個極端的人，現在更加吃驚了。

一面是田中，甚至節省自己底伙食，借給我付飯錢，買足袋，聽到我被趕出來了，連連說「不要緊！不要緊！」把要還給他的錢，推還給我；一面是人面獸心的派報所老板，從原來就因為失業困苦得沒有辦法的我這裏把錢搶去了以後，就把我趕了出來，爲了肥他自己，把別人殺掉都可以。

我想到這個惡鬼一樣的派報所老板就胆怯了起來，甚至想逃回鄉間去。然而，要花三十五圓的輪船火車費，這一大筆款子就是把腦殼賣掉了也籌不出來的。我避開人多的大街走，當在上野公園底椅子上坐下的時候，暫時癱軟了下來，心裏面是怎樣的哭了呀！

過了一會，因爲想到了田中，才覺得精神硬朗了一些。想着就起了捨不得和

他離開的心境。

昏昏地這樣想來想去，終於想起了留在故鄉的、帶着三個弟妹的、大概已經正在被饑餓圍攻的母親，又感到了心臟和被絞一樣地難過。

同時，我好像第一次發見了故鄉也沒有什麼不同，顫抖了。那同樣是和派報所老板似地逼到面前，吸我們底血，剝我們底肉，想擠乾我們底骨髓，把我們打進了這樣的地獄裏面。

否則，我現在不會在這裏這樣狼狽不堪，應該是和母親弟妹一起在享受着平靜的農民生活。

到父親一代爲止的我們家裏，是自耕農，有五平方「反」<sup>⑤</sup>的田和五平方「反」的地。所以生活沒有感到過困難。

⑤ 日本田地數量爲一平方町底十分之一。

然而，數年前，我們村裏的××製糖公司說是要開辦農場，爲了收買土地大地活動起來了。不用說，開始誰也不肯，因爲是看得和自己底性命一樣貴重的耕地。

但他們決定了要幹的事情，公司方面不會無結果地收場的。過了兩三天，警察方面發下了舉行家長會議的通知，由保甲經手，村子裏一家不漏地都送到了。後面還寫着「隨身攜帶圖章」。

我那時候十五歲，是公立學校底五年生，雖然是五六年以前的事，但因爲印象太深了，當時的樣子還能夠明瞭地記得。全村子捲入了大恐慌裏面。

那時候父親當着保正，保內的老頭子老婆子在這個通知發下來之前就緊張起來了的空氣裏面，戰戰兢兢地帶着哭臉接續不斷地跑到我家裏來，用了打顫的聲音問：

「怎麼辦？……」

「怎麼得了？……」

「怎麼一回事？……」

同是這個時候，我有三次發見了父親躲着流淚。

在這樣的空氣裏面，會議在發下通知的第二天下午一點開了。會場是村子中央的媽祖廟。因為有不到者從嚴處罰的預告，各家底家長都來了。有四五百人罷。相當大的廟擠得滿滿的。學校下午沒有課，我躲在角落裏看情形。因為我幾次發見了父親底哭臉，甚為擔心。

鈴一響，一個大肚子光頭殼的人站在桌子上面，裝腔做勢地這樣地說：

「爲了這個村子底利益，本公司現在決定了在這個村子北方一帶開設農場。說好了要收買你們底土地，前幾天連地圖都貼出來了，叫在區域內有土地的人攜帶圖章到公司來會面，但直到現在，沒有一個人照辦。特別煩請原料委員一家一家的去訪問所有者，可是，好像都有陰謀一樣，沒有一個人肯答應。這個事實應

該看作是共謀，但公司方面不願這樣解釋，所以今天把大家叫到這裏來。回頭老爺和村長先生要講話，使大家都夠了解，講過了以後請都在這紙上蓋一個印。公司預備出比普通更高的價錢……呢哼！」這一番話是由當時我們五年生底主任教員陳訓導翻譯的，他把「陰謀」「共謀」說得特別重，大家都吃了一驚，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其次是警部補老爺，本村底警察分所主任。他一站到桌子上，就用了凜然的眼光望了一圈。於是大聲地吼：

「剛才山村先生也說過，公司這次的計劃，徹頭徹尾是爲了本村底利益。對於公司底計畫，我們要誠懇地感謝才是道理！想一想看！現在你們把土地賣給公司……而且買得到高的價錢。於是公司在這村子裏建設模範的農場。這樣，村子就一天一天地發展下去。公司選了這個村子，我們應該當作光榮的事情……然而，聽說一部份人有『陰謀』。對於這種『非國民』，我是決不寬恕的。……」

他底翻譯是林巡查，和陳訓導一樣，把「陰謀」「非國民」「決不寬恕」說得特別重，大家又面面相覷了。

因爲，對於懷過陰謀的余清風林少貓等的征伐，那血腥的情形還鮮明地留在大家底記憶裏面。

最後站起來的村長，用了老年底溫和，只是柔聲地說：

「總之，我以為大家最好是依照老爺底希望，高興地接受公司底好意。」說了他就喊大家底名字。都動搖起來了。

最初被喊的人們，以為自己是被看作陰謀底首領，臉上現着狼狽的樣子，打着抖走向前去。當上面叫「你可以回去！」的時候，也還是呆着不動，等再吼一聲「走！」才醒了過來，逃到外面去！

在跑回家去的路上，還是不安地想：沒有聽錯麼？會不會再被喊回去？無頭無腦地着急。像王振玉，聽說走到家爲止，回頭看了一百五十次。

這樣地，有八十名左右被喊過名字，回家去了。

以後，輪到剩下的人要吃驚了。我底父親也是剩下的一個。因爲不安，中間騰起了囁嚅的聲音。伸着頸，側着耳朵，會再喊麼？會喊我底名字麼？……這樣地期待着，大多數的人都惴惴不安了。

這時候，村長說明了「請大家拿出圖章來，這次被喊的人，拿圖章來蓋了就可以回去！」以後，喊出來的名字是我底父親。

「楊明……」一聽到父親底名字，我就着急得不知所措，屏着氣息，不自覺地捏緊拳頭站了起來。——會發生什麼事呢？……

父親鎮靜地走上前去。一走到村長底面前就用了破鑼一樣的聲音，斬釘截鐵地說：

「我不願賣，所以沒有帶圖章來！」

「什麼？你不是保正麼！應該做大家底模範的保正，却成了陰謀底首領，這

才怪！」

站在旁邊的警部補，咆哮地發怒了，逼住了父親。

父親默默地站着。

「拖去！這個支那猪！」

警部補狠狠地打了父親一掌，就這樣發了命令。不曉得是什麼時候來的，從後面跳出了五六個巡查。最先兩個把父親捉着拖走了以後，其餘的就依然躲到後面去了。

看着這的村民，更加胆怯起來，大多數是，照着村長底命令把圖章一蓋就望都不向後面望一望地跑回去了。

到大家走完爲止，用了和父親同樣的決心拒絕了的一共有五個，一個一個都和父親一樣被拖到警察分所去了。後來聽到說，我一看到父親被拖去了，就馬上跑回家去把情形告訴了母親。

母親聽了我底話，即刻急得人事不知了。

幸而隔壁的叔父趕來幫忙，性命算是救住了，但是，到父親回來爲止的六天中間，差不多沒有止過眼淚，昏倒了三次，瘦得連人都不認得了。

第六天父親回來了，他又是另一付情形，均衡整齊的父親底臉歪起來了，一邊臉頰腫得高高的，眼睛突了出來，額上滿是瘡子。衣服弄得一團糟，換衣服的時候我看到父親底身體，大吃一驚，大聲地叫了出來：

「哦哦！爸爸身上和鹿一樣了！……」

事實是父親底身上全是鹿一樣的斑點。

那以後，父親完全變了，一句口都不開。

從前吃三碗飯，現在却一碗都吃不下，倒床了以後的第五十天，終於永逝了。

同時母親也病倒了，我帶着一個一歲一個三歲一個四歲的三個弟妹，是怎樣

地窘迫呀！

叔父叔母一有空就跑來照應，否則，恐怕我們一家都完全沒有了罷。

這樣地，父親從警察分所回來的時候被丟到桌子上的六百圓（據說時價是二千圓左右，但公司却說六百圓是高價錢，）因為父親底病母親底病以及父親底葬式等，差不多用光了。到母親稍稍好了的時候，就只好出賣耕牛和農具糊口。

我立志到東京來的時候，耕牛、農具、家裏的庭園都賣掉了，剩下的只有七十多圓。

「好好地用功……」母親站在門口送我，哭聲地說了鼓勵的話。那情形好像就在眼前！

這慘狀不只是我一家。

和父親同樣地被拖到警察分所去了的五個人，都遇到了同樣的運命。就是不  
做聲地蓋了圖章的人們，失去了耕田，每月三五天到製糖公司農場去賣力，一天

做十二個鐘頭，頂多不過得到四十錢，大家都非靠賣田的錢過活不可。錢完了的時候，和村子裏的當局者們所說的「村子底發展」相反，現在成了「村子底離散」了。

×

×

×

×

沉在這樣回憶裏的時候，不知不覺地太陽落山了。上野底森林隱到了黑闇裏，山下面電車燦爛地亮起來了，我身上感到了寒冷，忍耐不住。我沒有吃午飯，覺得肚子空了。

我打了一個大的呵欠，伸一伸腰，就下坡子，走進一個小巷子底小飯店，吃了飯。想在乏透了的身體裏面恢復一點元氣，就決心吃了一個飽，還喝了兩杯燒酒。

以後就走向到現在爲止常常住在那裏的本所底××木賃宿。

我剛剛踏進一隻脚，老板即刻看到了我，問：

「噫呀！……不是台灣先生麼！好久不見。這些時到那裏去了。……」

我不好說是做了送報伙，被騙去了保證金，辛苦了一場以後被趕出來了。

「在朋友那裏過……過了些時……」

「朋友那……唔，老了一些呢！」他似乎不相信，接着笑了。

「莫非幹了無線電，<sup>①</sup>討擾了上面一些時麼？……哈哈……」

「無線電？……無線電是怎麼一回事？」我不懂，反問了。

「無線電不曉得麼？……到底是鄉下人，鈍感……」

雖然老頭子這樣地開着玩笑，但看見我似乎很難爲情，就改了口：

「請進罷。似乎疲乏得很，進來好好地休息休息。」

① 無線(Musen)和無錢(Musen)同音，所以因爲無錢飲食(吃了東西不給錢)的罪名被警察捉進去

的，叫做無線電。

我一上去，<sup>A</sup>老板說：

「那麼楊君，幹了這一手麼？」

說着做一個把手輕輕伸進懷去的樣子。很明顯地，似乎以爲我是到警察署底拘留所裏討擾了來的。當日不懂得無綫電是怎麼一回事，但看這次的手勢明白白地以爲我做了扒手。我沒有發怒的精神，但依然紅了臉，不尷不尬地否認了：

「哪里話！那個幹這種事！」老頭子似乎還不相信，疑疑惑惑地，但好像不願意勉強地打聽，馬上嘻嘻地轉成了笑臉。

事實上，看來我這付樣子恰像剛剛從警察署底豬籠裏跑出來的罷。

我脫下足袋，剛要上去。

「哦，忘記了。你有一封掛號信！因爲弄不清你到那裏去了，收下放在這

<sup>A</sup>日本房子進門的地方有一塊空地，在那裏脫掉了下駄或皮鞋，才上到有蓆子的地方去。

裏……等一等……」說着就跑進裏間去了。

我覺得奇怪，什麼地方寄掛號信給我呢？

過一會，老頭子拿着一封掛號信出來了。望到那信我就吃了一驚。

母親寄來的！

——到底爲了什麼事寄掛號信來呢？……

我覺得奇怪得很。

我手抖抖地開了封。什麼，裏面現出來的不是一百二十圓的匯票麼！我更加吃驚了。我疑心我底腦筋錯亂了。我胸口突突地跳，一個字一個字地讀着很難看清的母親底筆跡。我受了大的衝動，好像要發狂一樣。不知不覺地在老頭子面前落了淚。

「發生了什麼事麼？……」

老頭子現着莫明其妙的臉色望着我，這樣地問了，但我却什麼也不能回答。

收到錢哭了起來，老頭子沒有看到過罷。

我走到睡覺的地方就鑽進被頭裏面，狠狠地哭了一場。……

信底大意如下：

——說東京不景氣，不能馬上找到事情的信收到了。想着你帶去的錢也許已經完了，擔心得很。沒有一個熟人，在那麼遠的地方，一個單人，又找不到事情，想着這樣窘的你，我胸口就和絞着一樣。但故鄉也是同樣的。有了農場以後，弄到了這步田地，沒有一點法子。所以，絕對不可軟弱下來，想到回家。房子賣掉了，得到一百五十圓，寄一百二十圓給你。設法趕快找到事情，好好地用功，成功了以後才回來罷。我底身體不能長久，在這樣的場合不好討擾人家，留下了三十圓。阿蘭和阿鐵終於死掉了。本不想告訴你的，但想到總會曉得，才決心說了。媽媽僅僅只有祈禱你底成功，在成功之前，無論有什麼事情也不要回來。……

這是媽媽底唯一的願望，好好地記着罷。如果成功以後回來了，把寄在叔父那裏的你唯一的弟弟引去照着照着罷。要好好地保重身體。再會。……——好像是遺囑一樣的寫着。我着急得很。

——也許，已經死掉了罷……——這想頭鑽在我底腦袋裏面，去不掉。

——胡說！那來這種事情！——我翻一翻身，搖着頭，出聲地這樣說，想把這不吉的想頭打消，但毫無效果。

這樣地，我通晚沒有睡着，跳虱底襲擊也全然沒有感到。

我腦袋裏滿是母親底事情。

母親自己寫了這樣的信來，不用說是病得很利害。看發信的日子，這信是我去做送報伏以前發的，已經過了二十天以上。想到這中間沒有收到一封信，……我更加不安起來了。

我決心要回去。回去以後，能不能再出來我沒有自信。但是，看了母親底

信，我安靜不下來了。

——回去之前，把從田中君那裏借來的錢都還清罷。順便謝謝他底照顧，向他辭一辭行。——

這樣想着，我眼巴巴地等着第二天早上的頭趟電車，終於通夜沒有合眼。

× × × × ×

從電車底窗口伸出頭去，讓早晨底冷風吹着，被睡眠不足和興奮弄得昏沉沉的腦袋，陡然輕鬆起來了。

——這或許是最後一次看見東京——這樣一想，連××派報所底老板都忘記了，覺得捨不得離開。昨天晚上想着故鄉，安不下心來，但現在是，想會見的母親和弟弟底面影，被窮乏和離散的村子底慘狀遮掩了，陡然覺得不敢回去。

這樣的感情底變化，從現在要去找的不忍別離的田中君底魅力裏面受到了某程度的影響，是確實的。

那種非常親切的，理智的，討厭客氣的素樸……這是我當作理想的人物底典型。

我下了××電車站，穿過兩個巷子，走到那個常常去的飯店子的時候，他正送完了報回來。

我在那裏會到了他。

原來他是一個沒有喜色的人，今天早上現得尤其陰鬱。

但是，他底陰鬱絲毫不會使人感到不快，反而是易於親近的東西。他低着頭，似乎在深深地想着什麼，不做聲地靜靜地走來了。

「田中君！」

「哦！早呀！昨天住在什麼地方？……」

「住在從前住過的木賃宿裏。……」

「是麼！昨天終於忘記了打聽你去的……早呀！」

這個「早呀！」我覺得好像是問我，「有什麼急事麼？……」

所以我馬上開始說了，但是，說到分別就覺得寂寞，孤獨壓迫得我難堪。

「實在是，昨天回到木賃宿去，不意家裏寄了錢來了。……」

我這樣一說出口，他就說：

「錢？……那急什麼！你什麼時候找得到職業，不是毫無把握麼？拿着好

啦！」

「不然……寄來了不少。回頭一路到郵局去。」

「而且，順便來道謝。……」

覺得說不下去，臉紅了起來。

「道謝？如果又是那一套客氣，我可不聽呢……」他迷惑似地苦笑。

「不！和錢一起，母親還寄了信來，似乎她病得很利害，想回去一次。……」

他馬上望着我底臉，寂寞似地問：

「叫你回去麼？」

「不……叫不要回去！……好好地用功，成功了以後再回去。……」

「那麼，也許不怎樣利害——」

「不……似乎很利害。而且，那以後沒有一點消息，不安得很……」

「呀！有信。昨天你走了以後，來了一封。似乎是從故鄉來的。我去拿來，你在飯店子裏等一等！」說着就向派報所那邊走去了。

我馬上走進飯店子裏等着，聽說是由家裏來的信，似乎有點安心了。但是，信裏說些什麼呢？這樣一想，巴不得田中君馬上來。

飯館底老板娘子討厭地問：

「要吃什麼？……」

x

x

x

x

不久，田中氣喘喘地跑來了。

我底全神經都集中在他拿來的信上面。他打開門的時候我就馬上看到了那不是母親底筆蹟，感到了不安。心亂了。

不等他進來，我站起來趕快伸手把信接了過來。

署名也不是母親，是叔父底。

我底臉色陰暗了。胸口跳，手打顫。明顯地是和我想像的一樣，母親死了。半個月以前……而且是用自己底手送終的。

我所期望的唯一的兒子……

我再活下去非常痛苦，而且對你不好。因為我底身體死了一半……

我唯一的願望是希望你成功，能夠替像我們一樣苦的村子底人們出力。

村里的人們底悲慘，說不盡。你去東京以後，跳到村子旁邊的池子裏淹死的有八個。像阿添叔，是帶了阿添嬸和三個小兒一道跳下去淹死的。

所以，覺得能夠拯救村子底人們的時候才回來罷。沒有自信以前，決不要回

來！要做什麼才好我不知道，努力做到能夠替村子底人們出力罷。

我怕你因為我底死馬上回來，用掉冤枉錢，所以寫信留給叔叔，叫暫不要告訴你……諸事保重。

媽媽

這是母親底遺書。母親是決斷力很強的女子。她並不是遇事嘩啦嘩啦的人，但對於自己相信的，下了決心的，却總是斷然要做到。

哥哥當了巡查，糟蹋村子底人們，被大家厭恨的時候，母親就斷然主張脫離親屬關係，把哥哥趕了出去，這就是一個例子。我來東京以後，她底勞苦很容易想像得到，但她却不肯受做了巡查的她底長男我底哥哥底照顧，終於失掉了一男一女，把剩下的一個託付給叔叔自殺了。是這樣的女子。

從這一點看，可以說母親並沒有一般所說的女人底心，但我却很懂得母親底心境。同時，我還喜歡母親底志氣，而且尊敬。

現在想起來，如果有給母親讀……的機會，也許能夠做柴特金女史那樣的工

作罷，當父親因為拒絕賣田而被捉起來了的時候，她不會昏倒而採取了什麼行動的罷。

然而，剛剛看了母親底遺囑的時候，我非常地悲哀了。暫時間勃勃地起了想回家的念頭。

你底母親在×月×日黎明的時候吊死了。想馬上打電報告訴你，但在母親手裏發現了遺囑，懂得了母親底心境，就依照母親底希望，等到現在才通知你。母親在留給我的遺囑裏面說她只有期望你，你是唯一的有用的兒子。你底哥哥成了這個樣子，弟弟還小，不曉得怎樣……

她說，所以，如果馬上把她底死訊告訴你，你跑回家來，使你底前途無着，那她底死就沒有意思。

弟弟我在鄭重地養育，用不着擔心，不要違反母親底希望，好好地用功罷。絕對不要起回家的念頭。因為母親已經不是這個世界底人了……

叔父

——再看不到母親了。她已經不是這個世界底人了。——這樣一想，我決定了應該斷然依照母親底希望去努力。下了決心：不能夠設法爲悲慘的村子出力就不回去。

當我讀着信，非常地興奮，心很亂的時候，田中在目不轉睛地望着我，看見我收起信放進口袋去，就擔心地問：

「怎樣講的？」

「母親死了！」

「死了麼？」似乎感慨無量的樣子。

「你什麼時候回去？」

「打算不回去。」

「……？」

「母親死了已經半個月了……而且母親叫不要回去。」

「半個月……台灣來的信要這麼久麼？」

「不是，母親託付叔父，叫不要馬上告訴我。」

「唔，了不起的母親！」田中感歎了。

我們這樣地一面講話一面吃飯，但是，太興奮了，飯不能下咽。我等田中吃完以後，付了賬，一路到郵局去把匯票兌來了，慢慢地把借的錢還了田中。把我底住所寫給他一個人回到了本所底木賃宿。

一走進木賃宿就睡了。我實在疲乏得支持不住。在昏昏沉沉之中也想到要怎樣才能夠爲村子底悲慘的人們出力，但想不出什麼妙計。

……存起錢來，分給村子底人們罷……也這樣想了一想，然而，做過送報伏的現在，走了一個月的冤枉路依然是失業的現在，不用說存錢，能不能賺到自己的底衣食住，我都沒有自信。

我陡然地感到了倦怠，好像兩個月以來的疲勞一齊來了，不曉得在什麼時候，我沉沉地睡着了。

因為周圍底吵鬧，好像從深海裏被推到淺的海邊的時候一樣，意識朦朧地醒來的時候也常常有，但張不開眼睛，馬上又沉進深睡裏面去了。

「楊君！楊君！」

聽見了這樣的喊聲，我依然是在像被推到淺的海邊的時候一樣的意識狀態裏面；雖然稍稍地感到了，但馬上又要沉進深睡裏面去。

「楊君！」

這時候又喊了一聲，而且搖了我底脚，我吃了一驚，好容易才張開了眼睛。但還沒有醒。從朦朧的意識狀態回到普通的意識狀態，那情形好像是站在濃霧裏面望着它漸漸淡下去一樣。一回到意識狀態，我看到了田中坐在我底旁邊。我馬上踢開了被頭，坐起來了。我茫茫然把房子望了一圈。站在門邊的笑嘻嘻的老

板，望着我底狼狽樣子，說：

「你恰像中了催眠術一樣呀……你想睡了幾個鐘頭？……」

我不好意思地問：

「傍晚了麼？……」

「那里……剛剛過正午呢……哈哈……但是，換了一個日子呀！」說着就笑起來了。

原來，我昨天十二點過睡下以後，現在已到下午一點左右了……。整整睡了二十五個鐘頭。我自己也吃驚了。

老頭子走了以後，我向着田中。

他似乎很緊張。

「真對不起。等了很久罷……。」

對於我底抱歉，他答了「那里」以後，興奮地繼續說：

「有一件要緊的事情來的……昨天又有一個人和你一樣被那張紙條子釣上了。你被趕走了以後，我時時在煩惱地想，未必沒有對抗的手段麼？一點辦法沒有的時候又進來了一個，我放心不下，昨天夜裏偷偷地把他叫出來，提醒了他。但是，他聽了以後僅僅說：

「唔，那樣麼！混蛋的東西……。」

隨和着我底話，一點也不吃驚。

我焦燥起來了，對他說：

「所以……我以為你最好去找別的事情……不然，也要吃一次大苦頭。……保證金被沒收，一個錢沒有地被趕出去……。」

但他依然毫不驚慌，伸手握住了我底手以後，問：

「謝謝！但是，看見同事的吃這樣的苦頭，你們能默不作聲麼？」

我稍稍有點不快地回答：

「不是因為不能夠默不作聲，所以現在才告訴了你麼？這以外，要怎樣幹才好，我不懂。近來我每天煩惱地想着這件事，怎樣才好我一點也不曉得。」

於是他非常高興地說：

「怎樣才好……我曉得呢。只不曉得你們肯不肯幫忙？」

於是我發誓和他協力，對他說：

「我們二十八個同事的，關於這件事大概都是贊成的。大家都把老板恨得和蛇蝎一樣。……」

接着他告訴了我種種新鮮的話。歸結起來是這樣的：

「爲了對抗那樣惡的老板，我們最好的法子 is 團結。大家成爲一個，同盟罷工……（忘記了是怎樣講的）」同盟罷工：說是總有辦法呢。「勞動者一個一個散開，就要受人糟蹋，如果結成一氣，大家成爲一條心來對付老板，不答應的時候就採取一致行動……這樣幹，無論是怎樣壞的傢伙，也要被弄得不敢說一個不

字……」這樣說呢。而且那個人想會一會你。我把你底事告訴了他以後，他說：「唔……台灣人也有吃了這個苦頭的麼？……無論如何想會一會，請馬上介紹！」田中把那個人底希望也告訴了我。

說要收拾那個咬住我們，吸盡了我們底血以後就把我們趕出來的惡鬼，對於他們底這個計畫，我是多麼高興呀！而且，聽說那個男子想會我，由於特別的好奇心，我希望馬上能夠會到。

向被人糟蹋的送報伏失業者們教給了法子去對那個惡鬼一樣的老板，我想，這樣的人對於因為製糖公司，兇惡的警部補，村長等陷進了悲慘境遇的故鄉底人們，也會貢獻一些意見罷。

聽田中說那個人（說是叫做佐藤）特別想會我，我非常高興了。

在故鄉的時候，我以為一切日本人都壞人，恨着他們。但到這裏以後，覺得好像並不是一切的日本人都壞人。木賃宿底老板很親切，至於田中，比親兄

弟還……不，想到我現在的哥哥（巡查），什麼親兄弟，不成問題。拿他來比較都覺得對田中不起。

而且，和台灣人裏面有好人也有壞人似地，日本人也一樣。

我馬上和田中一起走出了木賃宿去會佐藤。

我們走進淺草公園，筆直地向後面走。坐在那裏底樹蔭下面的一個男子，毫不畏縮地向我們走來。

「楊君！你好……」緊緊地握住了我底手。

「你好……」我也照樣說了一句，好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樣。是沒有見過面的人。但回轉頭來看一看田中底表情，我即刻曉得這就是所說的佐藤君。我馬上就和他親密無間了。

「我也在台灣住過一些時。你喜歡日本人麼？」他單刀直入地問我。

「……」我不曉得怎樣回答才好。在台灣會到的日本人，覺得可以喜歡的少

得很。但現在，木賃宿底老板，田中等，我都喜歡。這樣問我的佐藤君本人，由第一次印象就覺得我會喜歡他的。

我想了一想，說：

「在台灣的時候總以為日本人都是壞人，但田中君是非常親切的！」

「不錯，日本底勞動者大都是和田中君一樣的好人呢。日本底勞動者反對壓迫台灣人，糟蹋台灣人。使台灣人吃苦的是那些像把你底保證金搶去了以後再把你趕出來的那個老板一樣的畜生。到台灣去的大多是這種根性的人和這種畜生們底走狗！但是，這種畜生們，不僅是對於台灣人，對於我們本國底窮人們也是一樣的，日本底勞動者們也一樣地吃他們底苦頭呢。……總之，在現在的世界，有錢的人要掠奪窮人們底勞力，爲了要掠奪得順手，所以壓住他們……。」

他底話一個字一個字在我底腦子裏面響，我真正懂了。故鄉底村長雖然是台灣人，但顯然地和他們勾在一起，使村子底大眾吃苦……

我把村子底種種情形告訴了他。他用了非常深的注意聽了以後，漲紅了臉，興奮地說：

「好！我們攜手罷！使你們吃苦也使我們吃苦的是同一種類的人！……」

這個會見的三天後，我因為佐藤君底介紹能夠到淺草底一家玩具工廠去做工。我很規則地利用閒空的時間……（原文刪去）

幾個月以後，把我趕出來了的那個派報所裏爆發了罷工。看到面孔紅潤的擺架子的××派報所老板在送報伏底團結前面低下了蒼白的臉，那時候我底心跳起來了。

對那胖臉一拳，使他流出鼻涕眼淚來——這種欲望推着我，但我忍住了。使他承認了送報伏底那些要求，要比我發洩積憤更有意義。

想一想看！

鈎引失業者的「募集送報伏」的紙條子拉掉了！

寢室每個人要佔兩張蓆子，決定了每個人一床被頭，租下了隔壁的房子做大家底宿舍，蓆子底表皮也換了！

任意製定的規則取消了！

消除跳虱的方法實行了！

推銷一份報紙工錢加到十錢了！

怎樣？還說勞動者……！

「這幾個月用功才是對於母親底遺囑的最忠實的辦法。」

我滿懷着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着台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

台灣自一八九五年割讓以後，千百萬的土人和中國居民，便呻吟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然

而，那呻吟痛苦的奴隸生活究竟苦到什麼程度？却沒有人深刻地描寫過。這一篇是去年日本文學評

論徵文當選的作品，是台灣底中國人民被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了四十年以後第一次用文藝作品底形式

將自己的生活報告於世界的呼聲。

當然，缺點是有的，例如結構底鬆懈和後半底安逸的感情調子，但那深刻的內容却使人不能不一氣讀完。據說台灣底華文報紙會連載過很長的介紹批評，但因為對於讀者的刺激力太大，中途曾被日本當局禁止登載。爰特譯出，以便讀者窺知殖民地台灣人民生活底悲慘。讀者在讀它時，同時還應記着，現在東北四省的中國人民又遇着台灣人民的那種同樣的命運了。

——譯者——

# 山靈

朝鮮·張赫宙作  
馬荒譯

## 一 燃燒的山

生了苔的深綠色的岩石在被太古的森林包着的山谷裏面狹狹地羣聚着，澄清的溪水在那中間或底下躲閃似地流着，映着四週底樹木底葉子，現得青青地。沿着峽谷流下來的溪水，從溪谷底頂裏面響着潺潺的聲音，一流近吉仙和爸爸朴春浩和媽媽等攀登着的附近，就或者撞着岩山，或者成了可愛的瀑布，嘈雜地響着，響聲向吉仙們走了過來的溪谷底遙遠的下面消失了。這個數目很多的小小的溪水底騷音，和叢立在兩邊斷崖上的樹木底籟聲相和，更加銳厲了。

爸爸挑着能夠用擔子挑的稻草，鋤頭之類的農具，小的木箱子，鍋罐等雜七

雜八的東西，媽媽背着被頭和破爛衣服的包裹，其餘的頂在頭上。吉仙在前面的爸爸和媽媽底中間，背着妹妹小仙，沿着溪水在沒有路的溪谷裏面走着。吉仙一面在這溪水和松籟底聲音裏面感到幽幽的戰慄，一面前進。

「就是能夠聽到小鳥底叫聲。……」

在平地的時候，常常從集到炕上的村裏的姑娘和婦女們說的古話中間聽到過飛鳥也不棲息的那麼樣的深山，現在，隨着溪谷岩石間的流水漸漸地細，成了陡急的斜坡，她注意到松林裏面的小鳥底叫聲漸漸少了起來，就這樣低語了。那古話是說：一個勇敢的美少年出去求仙，在飛鳥也沒有的那樣幽玄的山裏發現了一家瓦屋，出乎意外地碰着了了一個少女，那少女是那家底第八個也就是最小的女兒。曉得了每夜要給鬼吃掉一個，她是最後的犧牲，就趕走了八頭八手的鬼，救了少女，把她帶到了人間世界。住在平原的時候的八九歲的她，想像着沒有人也沒有鳥的那樣的深山，不知不覺地鑽到了隣家女孩子底中間，好像八頭八手的鬼

逼到了眼前一樣，嚇得打顫。

背上的剛才還要說什麼的妹妹也似乎疲倦了，睡得沉沉地。跑到這樣的山裏去，怎樣能夠生活呢？所靠的爸爸和媽媽以及自己，不會人不知鬼不覺地死掉麼？這樣的深山，老虎也不少罷。山狗（Newk-fai）也有罷。可怕。如果妹妹死了，怎麼辦？吉仙覺得妹妹比無論誰都可憐。妹妹是，全家離開了烏川村到各處漂流，好容易流到了定好安住地的奔流溪的第二年生下來的。那時候吉仙十三歲。她一家在烏川是老住民。那兒是韓國時代底有數的郡，附近有金氏一家底特權村莊，是舊文化發達的地方。時勢變了，附近的郡設起了鐵路，烏川邑內跑進了汽車以後，村子底人們底生計就漸漸窮困了。三年中間，吉仙一家有時跑到比烏川大一些的都市，有時跑回故鄉，但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不能過活。到那時為止，說「就是餓死了也不到火田去」，嘲笑了到火田去的人們的爸爸，弄到走頭無路，也跑到離烏川有五六里遠的山中間的火田村奔流溪來了。吉仙到十二歲爲

止總算是在平原過的，就是在奔流溪也還有幾個朋友，然而，妹妹從此以後，也許到死掉爲止，得要沒有游伴地在這個妖殿一樣的森林，岩石，溪水中間長大。想到這，覺得太可憐了。把弛緩了的手輕輕地抱緊一點，回過頭來看了一看睡熟了的妹妹。

從奔流溪出發以後，似乎過了正午，但離爸爸所要去的高原，好像還很遠。肚子也餓了，腳也軟了。

「爸！還沒到麼？」

吉仙向爸爸問了。

「唔，快了，累得很麼？休息一會兒！」

爸爸一面喘着氣，斷斷續續地吃力地回答了。

「吃點芋頭再走好啦。」

後面的媽媽喉嚨裏面噓噓地響着。媽媽也累了罷。

「彎過這個灣灣就快了。」

爸爸指着眼前的斷崖邊緣底凸出處，說。成了急傾斜的溪谷，這以上就比較舒緩了，兩邊的斷崖，從吉仙們底現在的地點看去，就在那兒現出了青的天空，望得見山頂。望到了山頂那邊的天空，精神提起了。溪谷底頂裏面雖然還聳着峻高的山，然而，在奔流溪的時候看去是很險峻的兩邊的山，爬到這上面來一看，也並不怎樣高，似乎山頂上面是很寬的高原。

爸爸在溪流岸邊的綠草地上放下了擔子。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就向着吉仙和媽媽把東西向草地上卸下的這一面。是六十一二的老年了，因為長時間的貧困，難看得很。

「把小仙放下來罷。」

媽媽向吉仙這樣說了，就坐到草地上，把熟睡着的小仙從吉仙底背上抱了下來。

「這樣遠……」

吉仙記起了爸爸屢屢次次地像安慰也像激勵似地低聲說着：「什麼，走上去半里就好了。與其在這樣地方吃苦，找新的火田耕更容易過活得多。」

「唔，快了。」

打皺的黑臉的爸爸回答。

「好像走了兩里呢。」

「那有這麼遠。因為是爬山，所以覺得遠了。」

把奶頭塞進了小仙底嘴裏的媽媽，責備女兒：

「遠也好，近也好，沒有法子！走到要到的地方不就完了麼！」

伸手到網得圓圓的緊緊的破布裏面取出了兩三個蒸芋頭，給爸爸和吉仙每人一個。

森林鬱鬱地繁茂得發黑，溪水穿過岩石中間，清清地流着。被壓在那大氣下

面，每人吃了兩三個乾芋頭，到綠的草原底上邊或下邊，捧起溪水喝。

×

×

×

×

吉仙一面兩腳跨在岩石上面捧起溪水喝着，一面懷念着早上從奔流溪出發的時候和小朋友們的告別。這樣的山裏面，什麼時候能夠再會呢。

「八月底秋天夜裏，下來玩啊！」

粉玉含着眼淚說的，但是，到了那時候也不見得能夠下去。應該去耕田的粉玉，末順以及其他的五六個朋友，跟着走到奔流溪村莊底盡頭，戀戀不捨。

「你們也來摘菜呀！」

吉仙也這樣約了她們，但沒有想到是這樣的山窪子。

媽媽抱着小仙，抬起黃腫症的打皺的臉望着溪谷裏面，爸爸用破裂了的粗指頭剝着芋頭皮。

吉仙聽着溪水底潺潺流着的聲音，離別了的朋友們底種種事情就浮上了心

頭。在那些回憶裏面，忽然記起了有一天把粉玉大大地嚇了一下，一直笑了半天的事情。是半月前的一個溫暖的日子。村子底人們正忙於耕田。火田不下肥料，但耕種那石塊非常多的瘦的大的火田，全家族一連做幾天也依然不夠，所以女孩子們也要用鋤頭翻土。因為強的紫外線，女孩子們和父母們都比平原的人曬得更黑。女孩子們聚在一起娛樂，從春到秋差不多完全沒有機會。然而，那一天，由於吉仙底提議，決定在中午以後到村子底頂下面去摘菜。村子底下面是和平原相近的地方。火田底人們無論誰都懷念平原。

「但是，明天還要到田裏去呢。」

粉玉雖然決定了同吉仙和末順三個人一道去摘菜，但還躊躇不定地說。因為想到了爸爸要罵的。

「天把不要緊呵！摘菜也不是玩呢。」

山菜和山果是村子底人們底一部份食料。當作食糧去摘，絕對不是快樂的事

情，然而，當她們從前住在平原，生活稍稍比較好些的時候，是常常出去摘菜的。那是女孩子們底一種社交，娛樂。被逼到了火田以後，往日底快樂常常把女孩子們底回憶帶到了平原上面。

「呃，好罷？」

吉仙又催了一次。

「我去啲。」

末順決意了。

「那麼，我也……」

粉玉膽怯地轉着圓圓的眼珠，說。三個人還邀了其他的女孩子們，玉伊和鳳仙等，但都和粉玉一樣地說要到田裏去，雖然想來，但終於沒有。

正午以後，三個女孩子走下了溪谷。渡過了五六道溪水的時候，就走到了稍寬的草地，帶着竹籃子和用舊了的菜刀，在短的野草中間膝行着，尋覓薊，雞

兒腸，桔梗底根，但因爲已到了初夏，都快要硬了。她們唱着歌。她們底指甲都用鳳仙花底花瓣和葉子染紅了。很快活。吉仙看見粉玉蹲在稍稍離遠了的岩石下面，似乎在想什麼，一面抬起頭望着山上。在吉仙旁邊的末順也喊：

「粉玉呀，木頭木腦地在做什麼呀？」

「好像有誰在喊我底名字呢。」

粉玉耽心地說了，還在側着耳朵。

「發癡，什麼聲音也沒有呵。不是風底聲音麼？」

吉仙否認地說了。風從山腰吹了下來，好像樹木發出了響聲。吉仙覺得粉玉那副害怕的樣子可笑，想到要恐嚇粉玉一下。離開末順底旁邊，漸漸膝行到岩石和松樹底陰處藏了起來。這樣地挨近了粉玉旁邊底岩石陰處，一面忍住從肚子底裏湧上來的笑聲，用着男子一樣粗的聲音緩緩地喊：

「粉玉呀！爲什麼不去耕田却跑到這樣的地方來了？」

喊着就在岩石底陰處小聲地笑出來了。粉玉跳了起來，吉仙還沒有喊完就吃驚地大叫一聲：

「哎喲！」

剛剛一叫，馬上向後面倒下了。那吃驚的樣子非常可笑。末順也吃了一驚，但一看到笑了的吉仙，就跑攏去抓她，打她底臀部：

「瘋丫頭，嚇壞人呀！」

粉玉生了氣：

「你真惡呀！」

一生氣，更加可笑了。

上山以來，差不多沒有笑過，所以雖然是那麼單純的事情，吉仙始終覺得愉快，有趣。回到村子以後，還告訴了玉伊鳳仙等，覺得好笑。

吉仙現在聽着岩石下面的流水底聲音，好像看到了粉玉底面孔，聽到了粉玉

底聲音一樣。什麼時候能夠再會呢？奔流溪底火田，雖然下了種子放在那裏，秋收的時候只爸爸一個人下去的罷。要完全被借給了種子和錢的金丙守拿去的罷。

這時候，聽見爸爸和媽媽爭着什麼。媽媽常常說：

「已經這樣地受苦了，不讓老虎和山狗吃掉就不甘心麼？」

反對爸爸上山去，現在也在咕嚕着同樣的怨言。

「無論說多少遍也是一樣的。一切都是命運呀。怎樣逃得過命運呢？什麼，比較奔流溪收穫要多些，所以要好……」

爸爸叫喊似地說了，就：

「吉仙呀，快點把小仙背起來，非早點上去，預備睡的地方不可。」

吉仙由這個岩石跳到那個岩石，到了岸上。妹妹是醒的。因為奶少，和瘦蛙一樣，三個人各各拿起了東西，背起來開步走了。

雜樹繁茂，顏色淡的松樹和樺樹新長了出來。溪谷也漸漸地窄了。由裏面凸

出來的山，從那橫腰邊伸進去的山，再用了三十度的角度伸進了那山裏面去的山——在這樣的山谷間向上走。到這裏爲止的右邊的斷崖忽然變爲舒緩的傾斜，成了窪地。吉仙們和向那兒爬一樣地向上走。樹林低了一些，對面的高原底頂上現出了煙。過細一看，還有兩三間人家。想到有人，稍稍氣壯了。

「爸！我們也到那個村子去麼？」

吉仙仰望着有煙的那方面，說。

「在這邊的山上。」

「做的有房子麼？」

「還沒有。樹伐倒了放在那裏。」

吉仙頹然失望了。這邊的山和看得見煙和人家的山，這樣望一望也很可以曉得有半里以上，如果房子都沒有，怎麼辦？

一會兒，他們到了所要到的山上。那一帶是舒緩的傾斜的山背，幾天以前爸

爸一個人來到這裏，用斧頭砍倒了大樹，點火把雜草和雜樹燒掉了。火繼續地燒了好幾天。燒痕從山脊伸到了谷中間。那就有數十平方町。然而，耕種起來人手太不夠了。在爸爸打算蓋房子的，把柱子打下去了，放着有用雜草編成的蓆子的地方，暫時坐了下來。在日落以前非蓋起臨時的小房子不可。對面山上的人們築起了大牆，屋頂也蓋好了。隔着寬闊的谷，有兩三個白影子。望着這面。夕陽在對面寂寞地照着，吉仙們走了過來的東面的谷裏面，夕陽照不到，已經暗了。

爸爸從擔子裏取下器具來，動手工作了。

● 一町六十間。一間六尺。

● 朝鮮人穿白色衣服。

## 二 奔流溪

吉仙從爸爸和媽媽吵架的時候露出的一兩句話裏面曉得了一些事情：媽媽是爸爸底第二房妻子；第一房妻子有一個兒子，到日本謀生去了，到十幾年以後的現在都沒有一點消息。媽媽在吉仙以前還生了兩個男孩子，都病死了。

在烏川終於住不下去，被逼到奔流溪來了的時候，吉仙十二歲，有兩個弟弟。

「她死了以後，家運就壞了。」

爸爸常常譏諷地說是因為先妻死了現在的媽媽來了的原故，所以窮困起來的。

「那麼，是因爲我啦。」

媽媽不示弱地喊。

「我走好啦。既是那麼樣的討厭我，我走好啦。」

啾啾咽咽地哭着叫。這種爭吵，直到奔流溪的那一年爲止，常常發生。媽媽

比爸爸小十歲，爸爸三十歲的時候嫁來的。在爸爸再婚了的那一年前後，半島底社會制度裏面有了大的變革，那以後漸漸走進了資本主義社會；到那時為止一半靠物品交換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的他們，靠原來的太平的或退守的生活手段就只有有一天一天地貧困。這些他們是無從知道的。在烏川也有幾個地主，金某和其他的人，一天一天地肥胖；和這相反，差不多一切的農民都從自耕農墮到了佃農以至貧農。而且，還要受新來的日本地主和巧妙的中國商人們底剝削。

爸爸還住在烏川的時候，喝醉了酒就罵地主金某：

「強佔老子底田，你一家也一定不會好的呀！」

那是因爲抵押債務被金某把田拿去了，甚至連租種權也被取消了的原故。

然而，金底偉力也伸到了火田地帶。因爲，雖然是只要把原始的森林伐倒，在用火燒開了的地方播下種子去就行，然而，比較平原的田，沒有數十倍的面積就得不到同樣程度的收穫，因於勞動力和種子底不足，非用高的利息向稍有餘裕

的人借貸不可。

把樹木伐倒，點火燒去了雜木和雜草，山間底陡急的傾斜地成了田，就是不下肥料（實際上也不能下肥料），三四年中間穀物能夠結實。然而，每人一天頂多能耕六百坪，這樣得到的火田要用三萬平方町的面積每年才頂多連雜糧能夠得到四十石左右的收穫。

吉仙一家流來了的時候，奔流溪是三十戶左右的村子。十二三戶底人們是第二代。粉玉和鳳仙們是第三代了。附近的山和谷都成了火田。所以吉仙們非到很遠的山上去找火田不可。

×

×

×

×

一到陰曆四月，星光還沒有消失的時候就出去耕田，直到夜裏星光重行出現。吉仙和爸爸媽媽一起，把鋤頭打進滿是石塊和樹根的土裏面。兩個弟弟拋在家裏。是六歲和四歲的孩子。回家來的時候，弟弟們總是睡着的。這幾個月中間

非儘可能地多耕不可。早上出去的時候，把混和着粟和芋頭的飯放在孩子們底枕頭旁邊。有時大孩子醒了，發惱地喊：

「帶我去呀，怕呢！」

然而，不能夠帶去的。是陡急的傾斜的山，一跌到谷裏就會被山狗搶去的。

「不要做聲，弟弟醒了要吵的呀！」

媽媽一定命令似地說。

「不要跑到屋外面去呀！」

當爸爸媽媽回來的時候，孩子們吃過了冷的粟飯睡着了。然而，粟飯也不是終年有吃的。

到了秋天收穫的時候，生得稀疏的穀物並沒有好多成熟的果實。

「冬天吃什麼呢？」

爸爸眯着生着眼屎的眼睛，說。春季從下面村子裏的金丙借來了粟和芋頭

底種子，但那利息高得出奇。借的時候言明了，借一斗芋頭要還兩斗芋頭或一斗粟，借一斗粟要還兩斗粟。

「不能請減少一點麼？」

媽媽說。

躊躇了很久以後，決定了爸爸到金丙守那裏去談判。金丙守底家在下面村子裏面。他是奔流溪底第一個富人，無論誰都借了他底。他也是第二代，有比其他的人們底更肥沃的火田。不記得是那一年，他底穀物稍稍有餘的時候，容納了村人們底要求，借了出去。小有聰明的他，是懂得重利盤剝的。

吉仙底爸爸在穿過村子底人家中間走去了。房屋都是簡單的東西。豎起幾根松樹和樅樹底木幹，築起土牆，用蓆子遮着入口。比較講究的就把屋頂蓋厚些，但雨和雪却同樣要漏進來的。

朴春浩向他年輕的金丙守求了好幾遍，希望把利息減低一些，然而不行。

「做不到呵！」

金丙守用兇猛的目光拒絕了。

「請來看一看罷，冬天吃什麼度命，完全沒有指望呢。」

朴春浩把同樣的話說了幾遍。

「那麼，令監，先把應該還的拿來，怎樣？食糧不夠的時候再說，那時候再通融罷。」

聽了這樣的話，爸爸掃興地回來了。

吉仙和媽媽出去檢取野果。到冬天為止，檢取野果是每天的工作。

村子裏的女孩子和女人們，有時雜着小孩子和青年男子一道出去。是各種雜木底果實。把那檢了回來，剝掉皮，搗碎浸在水裏，把沉下來的澱粉當作食糧。全家出去，一天可以檢到兩斗左右。然而，到能夠吃為止，要費非常大的工夫。

吉仙常常同隣居的粉玉和末順出去。

在雜木林中間，人聲喧鬧。野果之外，也吃葛蔓和松樹皮。因此，村子附近的所有的松樹，身子都被剝得白白的。

吉仙想起在平原上的生活，覺得難過。她不還是很弱的少女麼？春天被逼着去耕地，夏天和秋天去除草，除了睡覺以外，不能夠使身體休息。在平原的時候還能夠和小朋友們戲謔，但在這兒却不能夠。一到夜裏，女孩子們就疲倦地睡着了。只有檢取野果的時候能夠會到一塊。僅僅只有這能夠得到一些愉快。

「檢了很多麼？」

「這裏也落得有呢。」

能夠這樣地相互地叫着。而且，中午和黃昏，在招太陽的窪地上，有時候大家還能夠坐在一起，唱唱歌。

夜裏睡在用雜草編的蓆子上面。有時候也會在房子底一個角角裏點起松火。把松節砍下來點上火。松脂和煙把鼻孔燻黑了。

一到冬天，房子都被埋在雪裏。肚子餓了吃，吃了睡。

吉仙家裏一到深冬就沒有吃的，非向金丙守借不可。這次是，借來的穀物用不着還，第二年替他底火田除草。這是金丙守底提議，他想用這來補救勞動力底不足。

因此，第二年吉仙們底火田開始除草是八月上旬。栽了粟和芋頭。收穫依然少。借貸好像比去年還要加多。

這一年是不幸之上更加不幸的一年。春天，大的男孩子死掉了。

是晚春底某一天，和往常一樣，黃昏的時候，吉仙和爸爸媽媽三個從金丙守底田裏回來，應該睡着了的最小的孩子哇地哭了，跳到媽媽身邊。

「爲什麼不睡呢？噫！」

媽媽不高興地罵了。

「哥哥打了你麼？不要哭，馬上煮熱飯給你吃呢。」

這樣一說，小孩子像被火燒了一樣，哭得更兇了。

「小鬼，叫你不要哭！」

媽媽在打小孩子底屁股。爸爸一面收拾農具，大聲喊：

「可憐，寂寞得哭。不要打呵。」

小孩子好容易開了口。

「哥哥……」

說着，很利害地啾咽起來了。這時候吉仙得到了不安的預感，跑到炕床那裏去，在炕門底上面，大孩子向着壁睡着，似乎很苦的樣子。

「甲述呀，甲述呀！」

搖一下，手上感到了一種異樣的冷，大叫着「哎呀，媽媽！」跑了出來。媽媽和爸爸跑進來摸了小孩子一下，死了。

媽媽用着枯澀的聲音號啕地大哭了。爸爸點起松節，昏頭昏腦的。粉玉和她

底母親跑來了。隣舍有幾個人跑來了，詢問爲什麼。

火田底人們，無論大人和小孩子都得了胃擴張和黃腫症。因爲吃着粗的食糧，肚子餓得很快，因此又吃得過多。無論那一個小孩子，脚和手都瘦得和枯木一樣，但肚子却又都脹得像小山。

大概是，和小弟弟玩着的大孩子，因爲左右隣也都沒有大人，一個人苦了很久以後就死掉了。小的孩子害怕，終天站在房子外面等着爸爸媽媽底回來。

那以後就把小兒子帶到火田裏去。陡急的傾斜的山谷，危險得要命。因爲弟弟，吉仙不能夠好好地做活。爸爸焦急地想趕快做完全金丙底事，好着手自家底田裏的生活，但關節打顫，筋肉鬆懈，沒有力。媽媽倒似乎能夠做趕得上一個壯丁的事情。

X X X X X  
夏天，人們在院子裏鋪着蓆子，仰望着天空睡覺。

睡在炕床上，蚊子雖然少，但臭蟲和跳虱咬得不能睡。仰望着青的天空和睜眼的星兒睡覺，雖然是一年裏面最快樂的事情，然而却耽心山狗底襲來。山狗不敢惹大人（冬天餓了的時候，也向大人跳的。）在圍牆外面，有時巧妙地學貓叫，有時學小孩子叫。據說是，當大人睡熟了的時候，悄悄地啣着小孩子底喉嚨，巧妙地駝在背上運去。

睡的時候，爸爸睡在頂外邊，把小孩子放在媽媽和吉仙的當中。已經是這麼大的孩子了，以為山狗是不能啣去的。然而，如果是大的山狗，這也靠不住。

每年一到夏天，一定有兩三個人被害。吉仙們遭到了這一年底第二次不幸。一天夜裏，吉仙們和往常一樣，把棍子橫在枕頭邊，點起火來。天空晴朗得深藍，銀河橫過南北地浮着。因為白天底疲勞，他們不久就睡熟了。

剛黑時的爽快的夜氣，到銀河傾斜了，星光現得更加蒼白的時候，肩頭和腳冷起來了。

吉仙縮着肩，彎起腳來。這時候朦朧地意識到了周圍的蓆子底粗糙的感覺和身邊的弟弟媽媽爸爸底存在。在她和媽媽中間有點空虛，張開眼一看，火息了，兩三隻蚊子在耳朵邊悲哀地叫着。

旁邊沒有了小孩子。吉仙吃了一驚，抬起頭來望一望媽媽底那一邊，沒有。心一跳，向房子外空有其名的松木籬垣外面望去，看到了在延長了五六町寬的耕田和黑黑地聳立着的森林中間有一個跑得很快的消失下去的東西。這是一瞬間的事情。在看到那的一瞬間以前還是朦朧的意識，馬上清晰起來，被恐怖打着了。

「山狗！」

吉仙跳了起來，喊。

「山狗？」

媽媽跳起來了，媽媽也感到小孩子底不在和吉仙底不平常的態度，撕破了喉

嚙喊：

「山狗呀！」

一抓着身邊的棍子就本能地向樹林那方面衝去。差不多和這同時，爸爸也一面叫着「山狗呀！」一面用打顫的腳跟在媽媽後面跑去了。吉仙繼續地用了隣舍聽得見的聲音叫着「山狗呀！」粉玉底哥哥第一個抓着棍子，喊着「山狗呀！」跑到吉仙這裏來了。吉仙指着樹林那邊，告訴他了。他也跟在吉仙底媽媽爸爸後面跑去了。同時有幾個同村的人高聲喊着向樹林那面跑去了。稍稍落後一點，拿着長的燒得通亮的火把的兩三個同村的人跟去了。人們底喊聲在樹林裏面各處響着。吉仙抖抖地打顫。粉玉和末順跑來了。

「吉仙，不要慌啊！」

從背後輕輕地把吉仙抱着，說。女孩子們也打顫了。

人們底喊聲漸漸地遠去了。

這時候，吉仙完全明白了。

「哎呀，怎麼得了！」

吉仙哭了起來。身子倒在地上，亂抓亂滾了。女孩子們喊着「不要慌啊！」安慰她，抱起吉仙底身體。

這是這一年最初受到山狗的犧牲。

然而，這個嘆息繼續得不久就漸漸消失了。失掉了小孩子的悲哀也不能蓋過沒有食糧的苦痛。」

幾天以後，粉玉底哥哥來偷偷地告訴吉仙。

「你弟弟底尸體挾在樹林裏的岩石中間。只剩有頭，手，腳。我毛骨悚然，就那樣埋掉了。」

爸爸傷心他沒有了兒子。馬上就是六十歲。過一兩年媽媽也有五十了。可是，不曉得是怎的，媽媽覺得她還會生一個。

這年底冬天，被閉在雪裏。又苦於很利害的饑餓，媽媽生了一個女孩子。媽

媽和爸爸都發惱。孩子生下來就和蛙一樣地瘦。

吉仙覺得這個妹妹可憐。媽媽底發惱更使她這樣地感到了。天還有亮光的時  
候，把收得的一點棉花用手紡成線，縫補破爛的衣服。線是節頭很多的，粗的不  
好用的東西。爲了使妹妹不冷，用破爛的衣服把她包着。

爸爸嘆息地說：「地已經不能再用了。」火田頂多只能用四年。爸爸說非重  
新開拓火田不可，第二年春天就得到什麼地方去找了。

然而，第二年底春天——

從烏川來了××和×××狗吠着，人們感到了恐怖。

他們調查了村子底人口，六十五戶。較之吉仙們來的時候，增加了三十戶。

因爲，每年被逼着離開了平原的人們激增了。

金丙守殺豬，燒鷄，煮了米和粟的飯。正房底炕床上墊起莞草做的蓆子。比  
起村子底破爛小房子，那是和王殿一樣的堂皇。

過了正午。村子底人們集到金丙守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各個村子底人們從小岡上下來，從谷裏上來，集齊了。姑娘和女人們站在男人們底後面瞻仰穿着西裝的他們。

××威嚴地，×××來勢兇兇地說話了。

那對於火田底人們是一個青天霹靂。

說是到現在為止所開墾的火田，不用說都是國有的森林。不能夠把國家底所有地隨便當作己有。火田底人們原來都是貧血的，聽了這就幾乎要昏了過去。××又說：但是，這以前的事情，沒有辦法，照舊地耕種下去也可以，但絕對禁止重新開拓火田，如果有誰違犯了，就得被處分三百圓以下的罰款和十年以下的監禁。說是因為這些山上樹木減少了，從前的溪水是四時常流的，現在是，夏天發洪水，冬天乾涸了，因此烏川一帶受害的就不少。

火田底人們惶惶然地散去了。只有有四年交換耕種的火田的金丙守是好的。

他把穀物借給村子裏的人們，或者要他們雙倍地歸還，或者用十錢一天使他們替他做活。只有他一點也不覺得窘。而且從前還耽心村子底人們也許會對他反抗，但因為這次×××和×××來過，他們要變得溫順了。這樣一想，就覺得比山狗搶去了更可惜的豬和鷄也沒有什麼，盡力地獻上了宴席。

火田瘦弱，勞動力不夠，火田底人們每年增加了饑餓的程度。雖然想另外去開拓火田，但被法律禁止了。

吉仙一家，今年春季依然到谷裏的傾斜地上用鋤頭之類耕種那乾癟癟的瘦田。

吉仙十六歲。

妹妹小仙好像一點也沒有長大。吉仙盡力用最大的愛情撫育她。耕種的時候也負在背上。

爸爸在頂下面的谷裏面勞動着。在小岡上的吉仙時時朝下面望一望。爸爸一

年一年地瘦弱了，影子漸漸淡了下去。媽媽也決不能說是健康的。雖然說是骨格大的身體，但因為吃了粗的食物，時常發生貧血症，在勞動底當中也常常倒了下來。

吉仙感到了身體內的變化。不知道是怎的，好像一切東西都可愛，有趣。樹葉子被風吹得搖動，青年人咳一聲嗽，都覺得好笑。有過這樣的事情：一天和粉玉站在院子裏面講話，聽見粉玉底哥哥響聲很大地吐了痰。雖然只是這麼一回事，但粉玉和吉仙扭着笑了。

「什麼？什麼呀？」

粉玉底哥哥驚訝地問了。

「什麼也沒有哩。」

粉玉笑得停止不住，末順跑來生氣地問：

「怎麼啦，未必發了瘋麼？」

但依然不能說明。

「又笑那麼？」

末順說的是那一天三個人去摘菜的時候，吉仙和粉玉開玩笑的事情。

「不是呀。」

粉玉否認了。

「奇怪的傢伙。有什麼可笑的，小鬼！」

粉玉底哥哥咕嚕着走出去了。

「到底什麼一回事呀！」

末順把臉轉向了旁邊。

好容易兩個止住笑，說明了原因，末順却說那並沒有什麼好笑的。

吉仙現在在山岡上面用鋤子翻着土。山風時時吹過臉頰，風底愛撫使她快活。妹妹小仙發惱了，她伸直腰來哄了她一會。爸爸俯着身子用打顫的關節走

着，在陡急的傾斜地上勞動。可憐。媽媽在他底旁邊，害了黃腫症的臉，被太陽光照着，現得又髒又黃，自己底臉也是那樣的罷，這樣一想就覺得難過。

吉仙望着滿是石塊的耕地和村子，天空。這時候，從反對的方向被風送來了青年底歌聲。

「是粉玉底哥哥。」

這樣地低聲說了。就是饑着肚子，村子底人常常唱歌。這是在平原上的習慣。也唱父親和祖父時代底舊歌，也唱在平原上愛唱的新的民歌。粉玉底哥哥唱種種的歌。好嗓子。

這時候，吉仙一個人格格地笑了。因為剛才粉玉底哥哥唱的歌可笑。

x

x

x

x

蓖麻，山茶花啊

不要結子罷

蓖麻，山茶花啊

你不要結子罷

從碎爛的稻草中間

賣淫的多起來了

×

×

×

×

這個歌是諷刺村裏的姑娘和婦人們或者賣身成了侍酒的女子，或者到娼寮去做妓女，或者在村子裏當私娼的。吉仙聽到「從碎爛的稻草中間賣淫的多起來了，」覺得害羞好笑。

在這奔流溪裏面也有一個賣淫的，她現在是金丙守底小老婆了。那女人是兩年前帶着一個男孩子流到這個火田來的，造私酒買給村裏的人。在平原，不用說造私酒是不能夠的。但在這裏却不會有被發覺的危險。雖然是貧困的村子，但還有人拿芋頭和粟去換酒喝。那中間，金丙守是她底好客人。

「那傢伙呀，和金丙守這樣呢。」

村裏的婦人們疊起兩個指頭嘻嘻地笑了。在當時的單調而又陰氣沉沉的人們中間，傳遍了這個謠言，大家感着了興味。

吉仙記起了這樣的事，低低地笑了。這時候，聽到了在風聲中間有誰拖長地喊着她底名字：

「吉仙！」

是誰呢？聽着，又喊了兩三遍。吉仙走上山岡，向送來了歌聲的那方面的山谷走近了五六步。那兒底窪地裏面，粉玉和她底哥哥在做活。

粉玉用手招着。

吉仙一走近他們。

「吃芋頭嗎？」

粉玉從腳邊的破布裏面拿出兩三個芋頭給她。

「你吃呀！」

吉仙不去接。

「拿去呀，多餘了幾個呢。」

粉玉底哥哥說。他用力地動着鋤頭。吉仙望一望他底臉就想起了剛才的歌，笑了出來。

「笑什麼？」

粉玉問，但吉仙說沒有什麼，接過芋頭吃了。吃完了也和沒有吃的時候完全一樣。嘴裏流着唾液，反而更餓了。

×

+

×

×

「已經要不得了。」

爸爸說火田瘦了，沒有用。

「非到什麼地方去重新開拓火田不可。」

「什麼地方也不能去的罷。」

媽媽記起了開拓新的火田被禁止了，說。

「聽說再往山上走半里，有好的地方。」

爸爸說，村子裏有兩三個人上去了，那裏也許不要緊，說。現在這樣子，連金丙守底債都不能夠還的。

「那麼，爸，上去看一看也好。」

這樣那樣反對了的媽媽，終於同意地說了。

爸爸到山上去了兩次，決定了大概的方位，先點起火來把雜草燒去了。想着奔流溪底收穫，秋天送給金丙守就可以，三個人終於決定了上山去。然而，住慣了四年的地方，像故鄉似地可戀，捨不得離開。覺得似乎比離開烏川到這裏來的時候更要傷心。

這是吉仙們在奔流溪的生活。

### 三 被埋在雪裏

到了秋天，就下山到奔流溪去看看罷，吉仙把這當作唯一的期望。山上的生活，寂寞得難過，肚子餓和工作苦，似乎還不算什麼。爸爸和媽媽，差不多成天都不開口。夏天，媽媽因為貧血症在耕地上倒下了兩次。吉仙一想到如果媽媽死了爸爸死了，就覺得山底雄大的姿態和不知底奧的森林像魔鬼一樣地可怕。小仙是，雖然她盡力地撫育了，但媽媽奶少，榮養不好，好像比較住在奔流溪的時候一點也沒有長大。

到了秋天。雖然在山脊上和谷裏一帶都撒了種子，但收穫並沒有多少。然而，只要奔流溪火田底收穫能夠還掉金丙守底債，粟和芋頭供冬天吃總算是夠的。但是，奔流溪底田那以來沒有除過一次草，會不會被雜草壓完了呢？雖然粉玉底哥哥說過時常要去看看，會不會被人偷掉了呢？

一天，爸爸下山到奔流溪去了。

吉仙說：

「我也想去呢！」

但爸爸叫她不要來，一個人下去了。

第三天，爸爸從谷裏上來了。從山脊望着他底影子，好像是亡魂在動着一樣，頭髮亂蓬蓬的，面孔瘦得很小，看不清楚。衣服髒成了灰色，簡直看不得。

爸爸一走到房子前面就嘆了一口氣：

「一半都沒有還掉……金丙守說要來取餘欠。」

媽媽兇猛地喊起來了：

「無論怎麼樣，一個芋頭都不給，砍了頭都不給。哼！如果要看着四個人在這個冬天餓死，就拿去好了。餓死打死都一樣地是死呀！」

吉仙底眼前浮出了金丙守底兇猛的面孔。如果芋頭和粟被拿去了，這個冬天

一定會在雪裏面餓死，這樣一想，好像胸口裏面的血馬上乾了一樣。

第二天底正午過後，果然來了。帶着一個用人上來的。

「頂括括的房子呀。」

金丙守看見房子底構造比預想的要堅實得多，這樣說了。房子是用厚的土牆  
做成的。

「怎麼樣，吉仙底媽媽？精神很好啊。」

金丙守這樣說了，笑了一笑。

爸爸坐在房子入口底門檻上。媽媽站在灶前，等着金丙守開口。

吉仙躲在房子後面偷看。年輕的用人担子也沒有放下地站着。

「朴令監，昨天也說過，今年一起還清楚罷。再也不能叫你們在我底田裏做活的。我也困難，還了彼此都好。」

「你也不要做得太過火呀！」

媽媽和男人一樣地叫起來了。金丙守吃了一驚，望着媽媽底臉。

「到現在爲止，從村子裏的人們搶去的糧食還少麼？兩倍三倍都搶去了。就這樣滾你底罷！死也不肯給的呀！」

金丙守暫時地呆住了，想不到會這樣。

「什麼，借的時候是怎麼說？快餓死了，因爲是借去救命的，無論多少，照你所說的奉還。這是那個狗仔子說的？」

金丙守逼到了老婆子前面。

「那好，殺死我，殺死我！把我殺死了再拿去！」

媽媽在金丙守底前面朝天倒地倒了。吉仙以爲是媽媽氣絕了，吃驚地站了起來。媽媽是不是貧血症發作了呢？

爸爸跑到媽媽旁邊，想叫她起來：

「好了，起來。弄壞了身子呢。」

媽媽在地面上拚命地滾着，喊：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我在這個混蛋底面前碰死給他看！」

在奔流溪的時候，媽媽沒有這樣過。想到冬天會要餓死，所以放狂了的。

對於老婆子底決死的反抗，似乎金丙守也完全沒有辦法，他溫和說了。

「吉仙底媽媽，起來罷。不要這樣也可以商量的。」

然而媽媽不肯就起來。爸爸抱起她來，安慰地說：

「好好地講。金丙守也鬆了口呢。」

吉仙覺得媽媽底臉色變黑了。媽媽一發了貧血症，臉色就要變黑的。羞怯怯

地走過金丙守等底前面，拿水來給媽媽喝了。

金丙守呆望着吉仙底處女的活潑的姿態。他想，僅僅只有半年，那樣地變

了。在奔流溪的時候，雖然是村子裏最美的女兒，但還不過是小女孩子。他想：

漂亮呀。他又想：而且，真能做呀。

「呃，吉仙底媽媽，既是那樣，把借賬勾消了罷。」

金丙守溫和地說。

「真的麼？」

吉仙底媽媽坐正了。

「怎麼樣，吉仙底媽媽。朴令監，你也來呀。」

金丙守放低了語調開始說：

「現在我已四十歲了，還沒有後呢。把姑娘給我，怎麼樣？令監和媽媽底吃的，我總要想法子。……」

「什，什麼？」

爸爸生氣了。

「那不能夠！你也應該曉得害羞。和孫女兒一樣的人……。那絕對不行的！」

「什麼！既是這樣，好的，我要現點狠處把餘欠拿去的！」

「好的。拿得去就拿去罷。先把我殺死再拿去罷！」  
媽媽又在地面上滾起來了。

對於老婆子底認真的態度，金丙守終於毫無辦法。

「來年一定要還的！」

說着下山去了。

吉仙想到那豬一樣的傢伙說是要她，打了寒顫。也想到了那個惡毒的小老婆。如果是粉玉底哥哥……。粉玉底哥哥，在田裏做活的時候，夜裏睡的時候，都常常想起他來的。有一天給芋頭她吃，弟弟被山狗搶去了的那夜的勇敢的姿態，都浮上了心頭。

「金丙守，死也……」

強硬地向自己發了誓。

那以後，媽媽底身體一天一天地壞下去。

雪飄飄地下起來了。

對面山上的人們做着冬季蟄居的準備。把柴草和食糧搬進屋裏，用粗樹幹撐住房子，不讓雪壓倒。那勞動着的人們，平靜的日子現得近，吹着風的那一類日子就現得遠了。山谷懷着風兇兇地呻吟着，強的風從北邊的連嶺亂雜地吼了下來。

刻刻襲來的冬天，使吉仙感到了害怕和不吉的預感，好像她底魂漸漸消失下去了一樣。奔流溪底冬天也可怕，但在這裏却非一個鄰人也沒有地在雪裏面渡過長長的冬天不可。

雪在下着。雖然谷裏的紅葉還留在樹枝上面，但山上每天都下着雪，積到了廚房底入口和房子前面的門檻上。不能到谷裏去取溪水，把雪拿到鍋裏溶化了用。

吉仙覺得媽媽底黃腫症似乎一天一天地利害了。積雪以後，臉色變得更黑

了。她耽心會在這落雪的日子裏面忽然倒下的。這個可怕的預感終於中了。是在房子裏剝着芋頭皮的時候。

「眼睛發昏了！」

媽媽閉起大的眈眈的眼睛，向後面倒了，吉仙叫着媽媽，媽媽，搖動媽媽底頭，拍她底臉頰。旁邊的爸爸恨恨地低聲說：

「見鬼，又發作了。」

吉仙從鍋裏取出雪水來，勉強地把媽媽底嘴弄開，灌了進去。水停留在嘴裏，一點點地向裏面流。

「吉仙呀！」

媽媽微弱地低語，用手找吉仙。

吉仙捏住她底手，連喊媽媽，繼續地叫着：

「打起勁來呀……」

然而，媽媽再也不會說話了。

爸爸注意到了妻子底不平常的樣子。

「這，這……怎麼了？」

搖她底頭，拍她底臉頰。

「哎呀，這是，這是……」

媽媽永遠沒有醒來。

吉仙一面哭一面撫慰着在背上哭吵着的小仙。倒在媽媽底胸口上面，瘋子一樣地哭喊。看看爸爸底樣子，軟弱得不能夠作靠。這樣一想就害怕起來了。在媽媽底屍首旁邊，覺得可怕。天色暗了下來，不曉得怎樣辦才好。吉仙點起松節，跑出廚房門，分開陷到膝蓋的雪向對面山上的人們搖着松火，拚命地繼續叫着。對面山上絲毫沒有注意到。就是注意到了，也不能穿過深谷和樹林到這裏來罷。

爸爸用雜草編的蓆子捲起了媽媽底屍首。吉仙幫爸爸用舊藤把媽媽底屍首細

了六道。

抓開雪，在招太陽光的地方把屍首埋了。

吉仙底悲哀被落下積起來的雪埋在房子裏面。雪積齊了屋簷，似乎透風的空隙都沒有。父女兩個在廚房上面的屋頂上開了一個洞，時時從那裏仰望天空。

吉仙勞苦地想撫育大沒有奶吃的小仙，但生來軟弱，一點也沒有長大的小仙，似乎是不能夠久活的。媽媽死後一個月左右，和樹木底果子墜落一樣地，脆弱地斷氣了。

和大人底不同，小孩子底死屍有一種壞的氣味。決定把小仙底屍首塞在雪裏面，等到來年春天再埋。

因為寂寞和恐怖，吉仙白晝夜裏都覺得不會活到春天似的。

那以後，不曉得是怎的，爸爸底癖氣變得怪了。

「你吃的是飯罷？」

兩個人都吃的是芋頭。

「我也是芋頭呀。」

「不是的。你底是粟飯。你總是躲着我在廚房裏吃飯罷？」

對於爸爸底多疑，吉仙驚呆了。

爸爸又吃芋頭吃到必要的程度以上。她想，照這樣，不曉得食糧會不會繼續到來年底春天。

隨着冬天底加深，爸爸一天一天地粗暴了。或者說房子冷，或者說吉仙吃多了，罵她。

「爸爸老昏了。」

吉仙終於這樣想了。

在下着雪的外面，和風底咆哮一起，還常常有老虎底叫聲和山狗底襲來，但因為積雪和屋頂，不能跑進房子裏面。

到了春天化雪的時候，吉仙和爸爸都像從死裏活了轉來一樣。害怕和悲哀，以及其他的恐怖，都像消失了一樣。

看到太陽，接觸到綠草和土地，爸爸的老昏症也醫好了。拖着打顫的腳動手耕種了。

吉仙浴着春天底陽光做活。白天勞動夜裏睡。這樣地過了許多日子。有時也到媽媽和小仙坟上去看一看。

花開在雜草繁茂的時候，吉仙懷念着奔流溪，想會見粉玉和末順。也想會見粉玉底哥哥。

在田裏除着草，難堪地懷戀着和女孩子們一起摘菜的事情。不知不覺地嘴裏滑出了摘菜的歌。

x

x

x

x

左右隣舍的朋友們

不一道出去摘菜麼

把裝滿了一籃子的菜

放進和星一樣可愛的鍋裏

煮得和竹葉一樣地清

×

×

×

×

爲什麼唱這樣的歌呢？吉仙想着覺得無聊，然而却難堪地懷念和悲哀了。

在前面的小河裏面去掉澀味

在後面的河裏洗一洗

用非常快的

銀刀子切細

從前面的隣家討來胡麻

用過了三年的辣醬

加過了五年的醬油

加上味……………

×

×

×

×

吉仙底臉頰上流滿了淚。她想回到奔流溪去，她想回到奔流溪去呀。然而，回到奔流溪去，吃什麼活命呢？

「秋天金丙守來討債，就不得了。」

爸爸耽心地說。

「爸，怎麼辦？」

吉仙着急了。

「那時候再說。」

爸爸無可奈何地說了。

隨着秋天底到來，吉仙一天一天地憂悶起來了。冬天吃的總算從田裏收到

了。這時候，金丙守打發人來窺探爸爸底意思：

「朴令監，怎麼樣？把吉仙給金丙守？」

「不行，無論怎樣不行！我怎麼辦呀？」

爸爸向他吼了。

「令監，那用不着耽心呀。他說把令監也接去過日子呢。」

吉仙想，如果我不去，食糧會被拿走的罷，去年敵不過媽媽底強硬，回去了。今年爸爸一個人，一定要被拿去的。想着就耽心得不得了。

「爸，我想還是我去的好。」

吉仙對爸爸說。

「爲什麼？」

吉仙說明了原因，還說出了希望：

「一定要爸爸也到奔流溪去住。」

「不錯，那好的。」

來人煽動似地說了。

吉仙和來人一道下去了。爸爸說明天也許就下山來同住。吉仙想到能到溪流去住，快活了。可怕的冬天就快來了。她想，再也不要再在山上過活。

然而，金丙家裏的生活，是要吃苦地做激烈的勞動。作為出嫁了的記號，把長長地拖在背後的頭髮捲到腦袋後面，插着簪子，就是這樣，此外並沒有什麼儀式。金丙守底正妻是老婆子，人還好，但那個小老婆是惡毒的，夜裏，不准金丙守到吉仙底房裏來，常常吵架。

吉仙討厭金丙守底老年人的臭的口味。頭髮和鬚鬚也討厭……無論什麼都受不了，所以害怕天黑。

而且，請求了幾次要爸爸下山來，他只是說：

「這個冬天，吃的東西不是很夠麼？」

放下不理。

有一天，到上面村子底粉玉那裏去，拜託粉玉底哥哥去看一看爸爸怎麼樣了。粉玉底哥哥上山去看了。回來說爸爸一個人在煮着吃的東西。

一到夜裏就非常地就心爸爸。和粉玉和末順玩，食物，都討厭。冬天可怕也好，老虎和山狗來了也好，只想回到爸爸那裏去。然而，金丙守家裏的人們注意到了這個情形，開始監視了。

下了決心。雪開始落的時候就找機會逃去。

一個夜裏。從白天下起的雪積起了兩三寸。今夜無論怎樣要逃到山上去。在正房裏，正妻和小老婆都沒有睡。不知不覺之間吉仙底意識朦朧了起來，換了新的白衣服的爸爸來了。「哎呀，爸！」高興地迎了上去。

「我現在到烏川去。」

爸爸這樣說，吉仙陡然清醒了。她感到了不安。剛才做的夢是爸爸底魂。

是爸爸底魂到那個世界去。輕輕開了炕房底門，穿上草鞋，悄悄地走出了院子。走過了她從前住過的村子。山和谷都被雪映白了，看得清楚。狗吠了兩三聲，但一曉得是吉仙，就搖着尾巴走攏來了。

「啊啊，看得到爸爸。」

吉仙昏昏地走。時時撞着岩石，被樹樁子絆倒了。

走進了谷裏面。焦急地想早點看到爸爸。周圍靜悄悄的。

吉仙好像聽見了人聲，站住望了一望下面。那裏現出了兩三個火把。喊着的人聲漸漸近了。

「啊啊，趕來了。」

吉仙跑了起來。曉得捉住了就不得了，昏昏地逃着。脚上流出了血。然而，不一會就被追着了。

「小婊子！這樣的雪天往那裏逃！」

金丙守抓住吉仙底衣服拖着，罵。

「放手呀，放手呀！」

吉仙反抗了。

「到爸爸那兒去呀！」

「發了瘋的小婊子！」

吉仙被他們拖回了奔流溪。

第二年春天，隣人來告訴，爸爸被埋在雪裏面死掉了。吉仙跑上去一看，爸爸底破爛衣服和吃剩的芋頭都被偷去了。好像爸爸是發了瘋餓死的。在和爸爸底坟並排着的三個土饅頭前面，吉仙直到被金丙守拖回去的時候爲止，不斷地哎喲哎喲地哭着。那聲音在山谷中間起着反響，連林子裏的樹木也被震動了的罷。

過着這種火田生活的火田民一天一天地激增，據最近的報紙所載，全朝鮮的火田民已有十四萬戶。

張赫宙是在日本文壇上最活躍的朝鮮作家，在改造社出有創作集。本篇就是從那裏譯出的。一個家庭底破滅的經過。一個少女底哀史，這裏面映着朝鮮農民底悲劇的命運。作者是一個自由主義的作家，他寫的是一首低音的哀歌，但這悲哀是從那裏來的，他也明白地指出了。從這種悲慘的生活裏面湧出的熱流，在作者底其他作品如餓鬼道和新人李北鳴等底作品裏也可以看到的。

在去年七號文學上，黃源先生介紹有同一作者底權那個傢伙。

——譯者——

## 一撮鹽

波蘭·薛孟斯基作  
許天虹譯

在我被放逐於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大都市中的第四年，在聖誕節前不多幾天，有一個從烏克蘭來，曾在基輔大學肄業過的伙伴和同遭難者，前來報告了我們一些有趣味的消息。他的一個知己朋友——也是一個同遭難的大學生——在由一個遼遠的耶庫茨克小村（他已在那邊住了三年）回來的途上，將要經過我們的市鎮；他將於聖誕節前夜到達我們這裏。

我們遇見過許多熟悉較近的耶庫茨克居留地的生活的人們；我們時常可以遇見那些所謂耶庫茨克「市鎮」的暫時的或永久的居民。但如跟那些遼遠的，荒涼而杳無人烟的地方相較，這些村落和市鎮却要算是人烟稠密的人類生活中心；牠們並不能使你對於前者的真相獲得什麼概念。被送往那些地方去的罪狀重大的犯人，都寧願回來做苦工，而不願自由自在地住在那邊；這事實當然把那邊的生活

的可愛之處顯示了我們一點，可是我們並沒有由此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

很壞——人們告訴我們——那邊的生活非常壞，可是究竟怎樣壞法呢，那即使根據我們所有的關於較近的地方情形的知識，也無法斷定。誰能根據我們所知道的一點，把那灰色的，單調的生活的一切詳細情形推想出來呢？誰能明晰地想像這些情形呢？只有親身的經歷，才能赤裸裸地啓示這些可怖的情形。有一點我們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跟人口的密度成反比例，如以我們所在的地方爲中心，我愈向各方面走開去，人的生活就愈艱苦，悲慘。南面，在那荒涼的阿爾桐高原上，東面，在那斯丹諾伐·仙勃蘭的山坡上，在一條三百里長的大江兩岸，所有的全體人口只有一家通古斯人；西面，在那柔里塞大湖附近的杳無人烟的維羅伊高山上；北面，在那夸勃雷拉的神祕的河口。在奧倫斯克、印地齊歷加、柯雷馬等不毛之地——人生簡直好像但丁詩歌中的地獄，除了冰雪和狂風以外，什麼都沒有，日夜被那慘淡的，血紅的北極光綫照着。

但是不！這些面積等於半個歐洲的不毛之地，還只能算是「淨土」，還不是西伯利亞的真正的地獄。在這兒，你還可以找到樹木；固然，牠們是很矮小，稀疏，可憐相的，但在有樹木的地方，同時就有火和活力。人類受難的真正的地獄，開始於樹木絕跡的地方；在這兒，什麼也沒有，只有冰和雪。那些冰，即使在夏季中也永不融解的——而在這冰天雪地之中，却有許多被惡運拋擲進去的可憐的人類。

我永遠不會忘却偶然得到的關於此種生活的可怖情形和特殊形相的消息所給我的印象。在談到此種異乎尋常的環境時，即使十分明確的事實和精密的術語，也往往帶着一種完全不同的意義。

我很明晰地記憶着一個前任押解官告訴我的一個故事：他講給我聽，當他被派駐在V地的時候，有一天，上司派人送了「一位先生」來，命他送他到柴希佛斯克的居留地去。

「你知道，小弟弟啊！」那位前任押解官說：「柴希佛斯克鎮的確是有的。即使是一幅很小的西伯利亞地圖上，你也很易於在一大地空白的地方左邊找到這個市鎮。如果你還記得你所讀的地理教科書，你還可以知道牠是被稱爲「不在省政府治下的市鎮」的。派遣到這樣的一個地方去的命令，對於一個官吏，等於是叫他辭職。至於那些市鎮，那是因爲不再是什麼地方政府的所在地，所以已經退化了。在我所敘述的事件中，還包含着更深的一層意義，因爲如我所說，柴希佛斯克鎮的確是有的，但牠僅僅有在繪地圖者的想像中和地理教科書上，而並非在實際上。在地圖上指明是這市鎮的地方，實際上並沒有一所屋子，一間草屋，或一個茅舍；牠不存在的程度是如此之甚。當我閱讀那道命令的時候，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我那時很清醒，但竟搖搖欲倒了。我把一個同事叫來，給他看那件古怪的公文。

他是一個對於公事很有經驗的老手，但他看到這道令文時，那張紙竟從他的

手裏落了下來。『到那裏去？』我問道。『柴希佛斯克！』我們彼此呆看着。那年青人一定幹了什麼極妙的事吧！他站在旁邊，看着，聽着，但什麼也沒有明白。

「他是一個漂亮的小夥子，但很憂鬱而高傲。我問他一件一件事，例如你需要什麼東西嗎？……但是他只回答一個『是』或『不』。唔，小弟弟啊，我當時暗想道，不久你就要換一個調門了！我命人叫了三輛馬車來。我叫他和護送他的哥薩克人坐在第一輛裏；我自己和一個還記得那柴希佛斯克鎮從前所在地方的老哥薩克人，坐在第二輛裏；第三輛中裝着糧食。於是我們就動身了。最初我們一直走了二十四小時。在這期間，我們依舊得在驛站上換馬，所以我們一共走了二百里路。在第二天和第三天，我們走了一百五十里，但是一個活人也沒有遇見。晚上，我們宿在那些既無窗戶，又無煙囪，只有一個火坑的，穀倉似的房子裏。這些房子都在道旁，人們叫做『廚房』。

「我們的犯人顯然逐漸不安起來了，他時時跟我攀談着；最後，他企圖從我得到一些關於柴希佛斯克的生活狀況的消息。『那邊有多少居民？那個市鎮是怎樣的？在那邊能否找到什麼工作——例如家庭教師等。』可是現在却輪着我用『是』或『不』來回答他了。在第四天將近天明時，我們走到了一道冰河上。我們已走入了即使在盛夏中，冰也永不融解的區域。我們又在冰上進行了十里左右，那老哥薩克人指着一塊地方告訴我道，那就是六十年前的幾個耶庫茨克人茅舍的所在地，這在地理書上就是被稱爲『不在省政府治下的柴希佛斯克鎮』的。」

「停止，」我喊道，「讓那位年青的先生下車；我們已到了目的地！這就是柴希佛斯克鎮……」

「那青年最初弄得莫明其妙，他張大着眼睛；以爲我在跟他開玩笑，或者是我已喪失了理性。我只好把情形解釋給他聽。……最後他才明白了。」

那位前任押解官乾笑了幾聲，然後繼續說道：「你相信我的說話嗎？你看我

憑着十字架起誓」——他畫了一個很大的十字，又向那些神像鞠了一躬——「那傢伙的眼睛竟黯然無光了……他的上下牙床好像發寒熱的人似地戰鬥起來了。這不是當耍的呢！

「而我，雖然是一個頑固的老官吏，也把我的兩手放到了額上去。可惜你沒有看到，那位先生的高傲怎樣在一瞬間完全消失了；他變成蜜蠟一樣的柔軟而十分謙卑……他竟柔順得像一縷絲。

「『我憑着基督的創傷懇求你，』他對我伸着兩手，大聲說道，『讓上帝的愛進入你的心中！我並沒有被判處死刑，我並沒有什麼非常重大的罪名，我不過過於傲慢一點吧了。』

「『哦，』我說道，『唔，你知道，驕傲也是一種很大的罪惡呢。』

「信不信由你」——他又畫了一個十字——「當我告訴他，我可以把他送到離那柴希佛斯克鎮三十里的最近的耶庫茨克茅舍中去時，那青年竟像一個孩子似

地哭起來了；而且我第三次對你起誓，他是喜極而哭的……雖然他在那個茅舍中也不見得能好多少。……」

\*

\*

\*

\*

現在，我們却得到了一個消息，說有一個真正在那跟外界完全隔絕的世界盡頭住了三足年的人，將要回到我們這裏來了，而且據說身心都很健全：你想這時候我們是多麼高興啊！我們——住在我們這個特別的市鎮上的人們的處境，當然也算不得怎樣可以羨慕，可是我們都知道，如果跟他們比較起來，我們却是幸福無數倍了。

我們熱心地渴想看一看毫無掩飾的那邊的生活的真相，牠的可怖的慘酷。這好奇心並非完全出於狹隘的自私自利；其中還有一個特別的原由。

如果一個人類能夠在那篤遠的世界中住了多年而生回，這就可以證明人類的精神的力量及其抵抗力；一個人的毅力和鐵的意志，可以增加，激勵其餘的人的

力量。

從前，我們所聽到的關於在世界盡頭跟他們的命運奮鬥的人們的消息，都是不大能使人安慰的。所以，究竟一個人能否在那邊生活，或怎樣在那邊生活，受難，乃是我們很想知道的一個重大問題。

而現在我們所得到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竟說有一個我們同類的人——其知識程度和許多生活習慣都跟我們十分相似的人，居然在一個處境跟那虛幻的柴希佛斯克鎮附近的茅舍差不多的地方生活了三年。這位不相識的青年，跟我們並不同校的大學生，立即變成了我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為共同的命運團結在一起的俄羅斯人，波蘭人，和猶太人，全體一致決定要慶祝他的光臨，而因為預定的到達時間適在聖誕節前夜，我們就決定着手籌備一個莊嚴的宴會來歡迎他。

因為我在烹飪方面最有經驗，所以他們都把備辦酒食的事委托我辦理，並請一個青年學生協助我，同時又由全體同遭難者的熱誠支持着。我深信無論我或我

的親愛的副手，生平都絕對沒有在廚房裏工作得像那兩天中那樣起勁的。

這青年學生不但是一個收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用得着的一切事物的能手，而且又非常熟悉一般的耶庫茨克人的生活。我們一邊烹煮，一邊談着極有興味的故事，這樣彼此互相激勵着，結果竟使那本來預備弄得很簡單的宴會，逐漸取了一種大規模的盛宴的形式。

那些較近的耶庫茨克人的生活是多麼悲慘，我們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沒有歐洲人不可或缺的食品，這些食品在歐洲各國，即使最窮苦的農家也具備着的。還有更重要的，在比較窮苦的耶庫茨克人中間，缺乏麵包——簡單的，日常食用的麵包——的現象非常顯著。被這些淒慘的印象和回憶占據着的我們，自然而然就發生了一種「烹調熱」。正像一個母親知道她的久不見面的愛子將在某一天回來而預先備辦他所心愛的食物一樣，我們繼續不斷地竭力苦思，想使我們的客人獲得一種意外的驚喜。我們倆——不是他，就是我——時常在問。

「朋友，你想他喜歡不喜歡這個或那個小菜？」

「唔，當然，他一定萬分喜歡的。你想想看，連來往的日子計算在內，他一定已有足足五年沒有吃到適於給人類吃的食物了。」

「我們要不要把這小菜加進去？」

「很好！」

於是，一人就跑到市上去購買所需要的原料，另一人則去告借廚房中的用具，不久菜單上就又添了一道菜。最後，所有的器皿完全用盡了，時間也已經差不多，而我們也弄得精疲力竭了，我們這才住了手。我們的熱情感染了全體的發起人，因為他們的性質都是很敏感的；他們都讚美我們的發明才能和精力。我和我的副手也覺得我們的成績很可自傲。一尾二十磅重的大魚——那是我們費了不少手續才得把牠囫圇煮熟的——可算是我們的辛苦和技術的最美結晶。我們深信即使是鐵石心腸的人，也要被這尾用非常鹹而精鍊過的醬油調製而成的大魚感動

的。此外，我們又預備了一棵小小的聖誕樹，用我們的全力把牠裝飾得非常美麗，以歡迎我們的客人。

最後，我們所渴望的一天終於來到了。那從烏克蘭來的大學生，在黎明時就出發到最近的驛站上去迎接那位新來者。在二時以前，天快要黑的時候，我們已全體聚集了；在過了兩點鐘以後不久，雪橇的憂鬱的鈴聲報告那兩個學生來了。我們急急地披上了皮大掛，就走出去。那雪橇和那些旅客完全都被雪籠罩着，很長的冰條從馬鼻孔上挂下來，他們身上罩着一層薄冰。一瞬間，他們已站住在門前了。大家都脫了帽……有些人因為困苦和憂愁，頭髮已經灰白了。

\*

\*

\*

\*

我不想敘述我們初會面時的問候的話——其實我即使想加以敘述，也辦不到。我們並不相識，然而我們覺得彼此是多麼親近啊！我懷疑今生能否再遇見這樣的一天，如我參加歡迎我們的客人的那天那樣：我們的出身和地位是如此的

同，然而彼此却是如此的接近，親愛。

他很瘦小——非常瘦。他的臉色黃而帶黑，比我們的黃得多，黑得多。他的生命似乎被一種土色籠罩着；只有他的深深地下陷的眼睛，表示內部尚有生氣燃燒着：牠們放射着一種燐光。

當他換好了衣服，把自己弄暖和了，而我們坐下去就席的時候，天色已完全黑了。喧噪和生氣瀰漫着我們的小小的寓所；一種歡樂的情調好像潮水似地湧起來，洗去了一切的憂愁和悲苦的痕跡。

「我們快活一下吧！」

這呼聲愈來愈響，時時從各處發出來；最後，當我們的客人也響應的時候，即使最憂鬱的臉孔上都露出了喜色來。我們把那聖餅剖開來，我們喝乾了好幾杯酒。有人唱了一首富有詩意和單純的比喻而很能打動人心的烏克蘭民歌，我那勤懇的副手深深地被感動了。接着他就站起來致歡迎辭，他看見我們的客人眼內充

滿了歡樂之淚，他就欣然地走過去完全佔有了他。他告訴他，他和我爲要使他在飢寒交迫的許多時日以後吃到一餐豐盛的膳食，所以額上流着汗一刻不停地工作了兩晝夜。他把所預備的小菜，從他愛吃的 *Meat* 說起，完全預先告訴了他；他緊緊地挨着他，用手臂圍繞着他的頭頸，輕快地歡笑着，彷彿在激勵他，使他迸出歡樂之淚來。

我們的生氣蓬勃的情調愈湧愈高了。一陣狂暴的鼓掌聲歡迎那第一道菜。我們的副手裝滿了客人面前的碟子。最後，和諧的匙碟相擊聲才代替了談笑的聲音。全場一致的評語是「妙極」。

我的副手欣喜欲狂，也大聲地表示同意；最後他才安靜下來，跟我們一樣的俯下頭去吃喝。

但是上帝啊，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大家都在吃喝，可是我們的客人却一味用調羹攪着他的湯，並不吃喝，同時勉強地，極輕地笑着。

「上帝啊，這是什麼意思呢？你爲什麼不吃喝呢？朋友！」好幾個人異口同聲地喊道。「那個廚子使他興奮過度了！趕開他！我們的客人必須要嚴肅的人去陪他的。」

我的副手順從地跟別人換了一個位置，於是我們又吃喝起來了。可是我們的客人仍舊不吃。

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們停止了吃喝，大家疑惑不解地看着他。我們的沉默的不安，很能把我們的心意表達出來。他覺察了，感到了，於是就說道：

「我……原諒我吧……我……我的快樂……我很抱歉……我不願打擾你們；我怕我將破壞你們的興致了。我求你們……我懇求你們，親愛的兄弟們啊，不要來顧管我……那並沒有什麼，不久就會過去的。」說畢他就古怪地，哽咽地笑起來了。

「耶穌啊，瑪麗啊！」我們大家喊道，因爲以前我們並沒有注意到他的笑聲

是多麼的不自然；大家都不再想吃喝了；他看到了全體在座者的不安，就努力振作了一下，在全場的沉默中迅速地說道：

「本來我以爲你們一定知道我過過三年的那種生活的狀況的，可是到了這裏，我却發見你們並不知道；當我發見了這事以後，我就……我……唔，我就趁你們在吃喝的時候，嘗試吞食一小片麵包……僅僅很小的一片麵包……但是我能……我辦不到！你們知道嗎？已有三年之久……足足三年之久，我絕對沒有嘗到鹽味……我的食物都是淡吃的，而這些麵包却很鹹——實在極鹹，牠到此刻還在燒灼我；我相信其餘的東西大概也很鹹的。」

「當然，有些小菜在我們的匆忙和起勁中實在弄得太鹹了。」我和我的副手同聲回答。

「唔，那末，你們吃吧，親愛的兄弟們，你們吃吧，但我什麼也不能吃；我將十分高興地看你們吃——吃吧，我熱烈地懇求你們！」說畢，他歇斯里的地笑

着，流着眼淚，就頹然地坐下了。

現在我們才了解這好像癱瘓發作的笑。……

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把嘴裏所含的食物吞下肚去。

我們渴想知道一些的那種悲慘的生活，已把牠的祕密顯露了小小的一角。

我們大家都放下了湯匙，垂下了頭。

現在看起來，我們在小菜上所化的心思勞力，是多麼的無聊渺小啊！我們的稚氣的高興，是多麼的笨拙啊！

當我們看着我們的朋友的被癱瘓的笑和淚抽搐着，飽經憂患的臉孔時，我們不禁發生了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

我們彷彿覺得，死神已從那消失了的柴希佛斯克鎮附近的一個孤寂的茅舍中幽然出現，用黯然無光的冷眼注視着我們。……

一種死樣的沉寂籠罩着驚恐的全場人士。

薛孟斯基 (Adam Szymanski) 是在歐戰期間逝世的一位波蘭作家。他年青時，曾肄業於華沙大學；畢業後不久，即因傳佈自由思想而被放逐於西伯利亞的耶庫茨克 (Yakutsk)，前後歷六年之久。他的小說，都是以親身的經歷為根據的，故格外深刻動人。這短篇，係由牛津大學出版的波蘭小說選 (Selected Polish Tales) 譯出。

——譯者——

# 水牛

羅馬尼亞·果爾吉斯作  
徐懋庸 譯

霍茄·慕斯泰發差不多連走路的氣力都沒有了。他的腿發抖，疲倦拖在他的肩頭和腰間。他那白的頭巾，鋼箍似的緊緊縛住鬢骨。他用外套的大袖子，拭着珠串似的額上的汗，長歎了一聲，就交叉着腳，頹然坐在他那小屋門口的一隻長椅上。他這樣坐着，瞪着眼，但什麼也不會入目。老是同一個思想，同一種糾纏的煩惱，在他的心頭爬着，好像烏雲在暴風雨的天空中爬行的那樣……

痛苦的老年人是多麼的異樣呵……：黃昏的暗影已經籠罩下來。放在黑色的衣上的瘦細的手指，變成灰白的了。那嵌在鬍子和頭巾的兩種白色之間的鉛色的臉上，只有一雙眼睛，好像罩着一層灰的炭火，證明着在這個人體中間，那「生命」還有顫動。霍茄，時常緩慢地搖着頭，歎着氣。

『不能再拖延了，你明天就把錢給我，交到我這隻手裏。否則……』

收稅吏的話不斷地刺着他的心絃，好像鉛的溶液，一滴滴地落在他心上。一想到「否則」這個字，他就憂苦得發抖了。他知道前途有什麼事情在等他，但是他不敢想到他的想頭。他已經窮到這地步……

忽然，像是被彈簧所彈那樣，他站了起來。天已經黑了，他却忘記了晚禱。這樣的事情在他還是第一次呢！他的虔心使他發生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比往日更甚的，他感到天恩的垂照。他跨着快步，走到教堂去，兩級一步地登上梯道，到了祈禱塔的露台上。

於是，他張着兩臂，舉目朝天，向四方致着同樣的虔誠的禱辭。這一天中，這個西勒西的老霍茄的祈禱，當然是漠罕默特的信徒之中最後一個的祈禱了。然而他的禱辭是多麼深長呵！他的話句，籠着懷鄉病者如怨如慕的情緒，以曼長的調子，好像臨終者的呻吟，傳到那些在祈禱塔脚下閃着燈光的人家去……

所以這天晚上的教堂，比往日更加來得充實。

一片的祈禱聲漸漸靜了下去。回教徒們一個個的走出教堂，默默地，俯着首，好像一羣身體已經過去了的人們所留下的影子。同樣的希望留在他們的心上，那看不見的，說不出的，從未實現的，永久如新的希望。

霍茄重新走上祈禱塔，他望着夜的深淵。這時他的心靜定了，他的思想睡去了；他觀察那在朦朧的光圈中的月亮的彎角。天空的各處，許多的星兒突然明亮起來了，好像睡着的人們忽然睜開了眼睛。那些星兒的眼睛似乎是溫和地在安慰他。

但是，在瀰漫了空地的黑影中，有什麼東西，發着聲響，好像是從一個深淵的底裏發出似的：這聲音很沉重，愈拖愈響，似乎是滾動着的破片的噪音；終於，這變成一種恐怖的叫聲，又突然被悶住似的停止了。

在慕斯泰發·麥美的心裏，麻痺了的知覺忽又醒了轉來，一陣預感的旋風，又捲起了苦痛，跟那黑影中的叫聲起來一樣的。收稅吏的話句，重新像鉛的溶液

似的，滴落到他的心上：

『不能再拖延。明天，你就得把錢交給我。否則……』

霍茄匆匆跑下梯道，踉踉蹌蹌地，不防和牆壁碰了一頭，他摸摸索索的，好像一個尋路的瞎子。他向着那發出呼聲的地方走去。一摸到他那水牛的稀少而柔軟的毛片時，他戰慄了；他興奮地撫摩牠的濕的面部，牠的額角，牠的屁股，而且輕輕地對牠說話。他把對於他的親友所懷的情愛，完全輸給這頭把牠的奶喂他的水牛。

當這頭水牛還是很小的時候，他把牠買來，而且他對自己說，從此之後，他有了該活下去的理由了。他不再想到要結婚；他對於現世的種種快樂，早都毫不動心，現在，他就只對着水牛曲盡其親愛。牠若生了一點小病，他就要發慌。假如到了黃昏，牠還在牧場上或池塘邊逗留着不回來，他就要不安起來。他慈祥地叱牠，撫愛牠，洗刷牠，後來，他纔非常小心地開始擠取牛乳，看着白色的乳珠

從乳房中射出來。這種動作，在他乃是一種儀式，他把他那水牛當作上天的賜與。在全村的貧苦悲慘的景象中，他看得他的水牛是唯一的財富和唯一的美麗東西。

每天早晨，他把牠帶到牧場去，每逢過路的人問起這頭畜生的消息，他就十分高興地說個不休。看到孩子們撫摩牠的垂下的肚皮或者面對面的去抱牠的時候，他更覺快樂。他對着牠總是溫和地低聲說話。當牠發見什麼地方有更茂盛的草，要到那裏去時，他就依着它的意思讓牠去。當他要回到自己家裏去的時候，他總要幾次回頭，看牠是不是安安分分地在那裏吃草，而且總要虔敬地感謝萬能的主的恩惠。

可是今天晚上，受了收稅吏的威脅，霍茄就不知道怎樣排解他的痛苦了。甚至對於那頭上身上發着臭氣的黑色的大動物也不知道應該如何撫愛了。他用兩臂抱住了畜生的頭顱，把自己的面頰貼住牠的額角，這樣的好久；他歎着氣，喃喃

地說着不連接的話，他的眼淚在痙攣着的面頰上流。

『阿拉（註：回教上帝名）會明白你，原諒你的，霍茄！』一個比他有錢的農人走過他的門口，被他的悲泣聲所感動，這樣的對他喊道：「你這個人使我覺得好笑，同時又使我憐憫得要哭。爲了那個該死的租稅，你竟痛苦到這步田地！……你看，單是那張皮已經值三十個『雷』（註：貨幣名）了，還有一身的肉，夠全村的人吃一禮拜呢。」

慕斯泰發·麥美慢慢地擡起頭來，忽而站起身，把發怒的眼光釘住外面的那人，而且握着拳頭；當他完全明白那人的提議之後，他就忽然喝道：「怎麼？」這吼聲一直傳到那已經入睡村子的昏暗的路上方纔消失。

這晚上，忘記了擠乳，霍茄就睡在空地裏，他的頭靠着那畜生的溫暖的腹部。

到了第二天，霍茄的鬍子和衣服都很紊亂，眼睛紅腫，嘴唇緊閉，蜷縮地躺

在他的房子門口的路上。他看着一個大屁股的黑色的發光的後形，笨重地，搖搖擺擺地，離他而去。在那肚皮下面，拖着的一種膨脹的東西，從那裏面，好像噴出着白色的細流，對着太陽發亮。

在老人的慘痛的心中，激動着一團胡思亂想；許多不講情面的強橫的話，種種的請求，種種的訴苦，以及不敢發作的大胆。他已經不大明白記得自己怎樣從水牛身邊醒覺，收稅吏怎樣走來，也不大記得自己怎樣對那官吏懇求，那人又怎樣凌逼；也不記得交涉怎樣完畢，他自己又怎樣退讓。他的頭俯在胸前，一動也不動，眼看着四週的人羣散去；他的雙手緊緊捺住他的急跳着的心。

等到那頭畜生轉了彎，使他看不見的時候，霍茄發起抖來了。他的眼睛很快地閉攏，他的鬍子抖動起來，他的心裏感到一陣可怕的空虛。於是他從新不動了，他憂苦地等候着，過了好一會殘酷的而且無盡的時間。終於和昨夜一樣，他聽見那同一的吼聲了，還接着一聲帶着瀕死的喘息的尖銳的叫喊。而且那聲

音比昨夜更強，一秒鐘內就傳遍空間，和鬆開的彈簧一樣。霍茄忽地跳起，跨着和他的身體不相稱的大步奔跑起來，好像一團紙頭被風所捲的那樣。最後，他跪倒在圍住一個園子的人羣中間。

他看見那頭畜生四脚朝天地被吊着，還在那裏痙攣地掙扎。扭轉的頭頸上，露着一個大傷口，粘粘的血液在那裏湧出，而且從那不斷地被滾着的泥塘中，冒着一股蒸氣。人們說，那水牛的靈魂，就是在那堆污泥的臭氣中離開軀殼的。霍茄滾在血地裏，抱着水牛的大的頭，吻着牠的闊的額。牛的兩角插進大地裏面，仰躺着，但是牠還想立起。牠的眼珠突出在眼眶外面，失了神，掛着淚珠，望着牠的主人。這垂斃的畜生的眼光，竟這樣的有人性，這樣的悲痛……

霍茄對着牠夾着歎氣低聲說話。水牛的掙扎愈來愈軟弱，牠似乎想發出最後的一聲吼叫；牠的發紫的舌頭拖出一邊，跟那吻着牠的帶血的額角的老人的面頰貼近。牠最後又掙扎了一下，終於難堪地倒下了。牠的身體在那冒着熱氣的泥

塘中顯得很大。於是慕斯泰發·麥美傷心地大哭起來了。

『大家把他拖開，』那收稅吏對着那些善良的農夫們說。『來，把牠開割起來。』

兩個人擡起了霍茄，扶着他的腋下，他好像是一具殭屍，從新要倒下似的。一個粗漢，拿着一把尖刀，向着水牛的屍體俯下身去；他擡起眼睛朝着天空喃喃地說了幾句話，就把刀刃刺進牛的咽喉。他殘忍地剖開胸膛肚子和乳房……四個人，兩個一邊，把手指伸入開口處，盡力地挖。「拍」的一聲，胸腹都挖開了，從那破口裏肺臟跳了出來；接着胃和大小腸也拖出來了，還有乳汁，在那臥在污穢的血泊裏的肉上流着。

忽然之間，所有在屠場裏的人都吃驚地呆住了。在那水牛所臥的血泊裏出現了一團蜷縮的東西。是一個小怪物，頭部很大，有兩個露着小脚的瘤。原來這是一頭小牛的胎，形成還只有兩個月，它是在那頭黑水牛的腹中胚胎着的宇宙的精

力的一部分。這一堆從另一失了知覺的生命的屍體中滾了出來的肢體，使那些好奇的和貪婪的，善心的和有罪的人們，都爲之一震。……他們都覺得自己犯了罪，連那收稅吏，也感到一種冥冥之中的裁判，而低下頭去……

然而，那慕斯泰發·麥美的喊聲是多麼慘厲呵！他的矮小的身體不住地在從抱牢他的人們的手臂中掙扎。在他的忠於可蘭經的靈魂中感到，這是怎樣的一種罪孽呵。他覺得眼前發黑，一個魔鬼殘忍地咬着他的心。他把染滿血污的手捧住了臉，要躲開那知道一切的上帝的目光，他連祈禱都不敢了……

他扭曲着身體，悲歎着，叫號着，哭泣着。突然之間，他却安靜下來了。他勉強起立，他的臉發着光，身體稍稍向前俯着，這霍茄，伸着手，指點遠處的某一點。一個微笑，似乎要在他的眼中出現，一種祕密的所見使他徹悟過來。他聽見一種悲憫動人的聲音，一種柔和的曼長的鳴聲在叫喚他……

他移着很小的脚步走動了，搖搖欲倒地，那手指老是伸着，眼中依舊充滿了

幻覺。他的周圍的人並不想去阻止他，他們都被一種夾雜着憐憫和尊敬的驚異所感動了。那霍茄走出了村莊，跨着整齊的步子經過田野，手指做着和剛纔一樣的動作，心中也感覺着一樣的安慰的幻覺。

白日將盡了。黑暗漫蓋了荒涼的田野。一個巨大的精靈把它的翼子展覆在大地上。霍茄不停地走，臉朝着西方。雲幕在天空中分裂着，又合併着，夕陽反射着紅的、碧的、蒼白的、紫的種種光彩。光明和生命在使人傷心地的平線上消滅了。地球上所包含的一切命運似乎都要跟着落日消失了，好像是臨終的樣子。

這種日暮的景象反映在田野盡頭的湖面上，好像是另一個世界的景象的一角，不動也不響。天空映在深得誘人的水裏面，只有幾根蘆葦在湖中顫動。在這時候，那霍茄，伸着手臂，像是從另一世界來的幽靈似的，儘管走着。

他走到湖邊了。他停住了一回兒，隨即一步跨下水裏。他的脚陷入水底的泥裏面了。他走一步，再走一步，又是第三步，於是那綠色的靜止的水漸漸地把他

拖進廣大的懷抱裏去。水浸到他的腰，——肚——肩頭——項頸……終於只賸一個頭和兩隻手臂還伸出水面。

霍茄感到一種受了上帝的撫慰的戰慄。一股抵抗不住的力量，把他拖下水底去；一陣饒恕的微語傳到他那爲水牛的災難所苦的靈魂中。

『阿拉，亞克巴，阿拉……』這樣喊着，而湖水繼續浸上他的嘴唇——眼睛——額部……待到手指也淹沒了的時候，湖面上起了一層輕柔的漣漪。在身體陷入的處所，如同一輪暈光似的波浪漾了開來。那波浪展開，加大，更展開，更加大，終於碰着了湖岸而碎散了。在水面上，却飄浮着慕斯泰發·麥美的頭巾，好像一隻只露出頂部的土耳其式的紀念碑，它告訴經過的人們，在這地方安息着怎樣的一個人。

Eugen Belgis是羅馬尼亞的名作家，一八九五年生於雅西(Jassy) 著有小說瘋人、靜默的旋律

及詩集。大戰後，他編輯Tumantarea雜誌，并致力於人類和平運動。一九二四年，他發表一部偉大的

作品，題目是 *Petra Arbore*。他是個人類的內心的熱情的發掘者，是愛與自由的自然法則的遵守者和隱行者。

——譯者——

## 大赦

保加利·亞伊里夫作  
孫用譯

指揮官走進監牢裏，叫來了那個判決死刑的犯人——棕色的青年——問他道：

「你還是願意死呢，還是願意無期徒刑？」

那犯人靜靜地不知所措地回答道：

「無期徒刑。」

「那麼同我到書記室去簽一個字。」

那犯人很相信地去了。並不要他簽字，這正是指揮官想出來的狡計，不必惹起別的犯人們的注意，就靜靜地將這犯人拉了出來，剩了他一個人。他們走進監視室。門開着，門邊有兩個兵，拿着鎗，向着犯人。指揮官走出了，他獨自躺在牀上，失神地望着天花板。一會兒之後，有人給他拿了食物來，酒和梨子。他發

抖了，疑惑着，焦躁地問道：

「你們要絞死我，還是鎗斃我？」

「你說什麼！你得到大赦了！」有一位監視員安慰他。

就在那時候，離開這房間二十步的地方，近着外面的石牆邊，已經放好了絞樁，牠的側影畫在高牆的陰暗裏，正如不祥的骨骼。在絞樁旁，有三個吉卜西人，像是可怕的幽靈，靜靜地吸着烟管。一個用肥皂磨擦着一根新的繩子，再把牠的兩頭結攏來，他的同伴似乎不放心這結子的堅固與否。他却很自信地回答道：

「這一次，我並不是第一次哩。用這繩子，我能夠絞死全蘇菲亞城！」

「你們來執行絞刑，他們給你們多少錢？」聚集在這些吉卜西人周圍的許多衛兵之中的一個問他。

「我們倒並不是爲了錢來的。」他們之中一個比他的同伴穿得更體面的說。

照他的話看來，大約是一位吉卜西人的鄉長。「人的性命，」他接下去說道，「不能用錢來買賣。政府來喊我們，所以我們來了，我們不能拒絕……那人敢殺死大官，是應該絞死的。」這吉卜西鄉長像一位哲學家似地說着。

這些吉卜西人很快樂地同那些衛兵談着天。

「我在土耳其的時候，也曾絞死過許多保加利亞人，現在又要絞死保加利亞人了……到此刻為止，我已經絞死過不止五十個人了。」在這些預備這一次絞刑的吉卜西人中，一個最老的安靜地說。

春天的晚上是清澈而且寒冷。暗藍色的天空中閃爍着星星。城市沈沈地靜睡着。

在那要受絞刑的人的房間裏，進來了一位不認識的怪人，他很快樂。他不讓那犯人安靜。

那怪人見到了這犯人深思默想的樣子，立即對他說着話，努力想打散他的思

想。

犯人的眼睛可怕地陷進了。牠們憂鬱地，焦躁地，驚慌地注視着。在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一種恐怖的痛苦。他的黑頭髮是蓬鬆的。他仰天躺着，兩隻手鉤住了在他的頭下，想着，思索着。他只有四小時的生命了，這黑暗的房間裏，同了那怪人，在兩枝向着他的可怕的上着刺刀的鎗之前。刺刀的冷冷的光使他不息地記起了恐怖的，難逃的命運。牠幽幽地，偷偷地走近了，謀殺似地，毫不容情地站着。

時光是快得難堪地過去，然而這犯人還有一點兒短短的生命。

「請吸一枝烟罷。」那位怪人說。

「謝謝你。」犯人很厭倦地，幽幽地說。

「你要酒不要？」

「不。」

「那麼你要什麼？」

「我要你不和我談話。」犯人發怒了說。

「你真奇怪，人家是爲了好意，你却發怒了！」那怪人說。

這犯人用了手興奮地揩一下他的前額，似乎他想揩掉那些在腦中燃燒着的可怕的  
怕的思想。

「我要問你一件事，請你老實告訴我。」那怪人又說了。

「在你一生中，同女人有過關係沒有？」

「沒有。」這犯人很決定地回答。

「你說謊！」

「那一件事，你有什麼興味？你爲什麼問……你要知道我的什麼？什麼？……」

「我要，我們像朋友一樣地談談。」

「我並不認識你！」

「也許……我是這監獄裏的工役！」

「你說謊。在這兒，我才第一次看到你！」犯人很受刺激地說着，又用手揩一揩他的前額。

「你在想着什麼？」那怪人問。

「我想也不能想嗎？……他們要絞死我了……」這犯人的這幾個字，用了一種冰冷的調子說着，聲音是那麼奇怪，那麼痛苦，就使是最粗糙的心罷，假如聽見了，也會因了痛苦而死去。

「不要說默話了，他們並不絞死你。」怪人安慰他說。

「那麼他們爲什麼喊我到這房間裏來呢？」

「這因爲應該經過一種形式。你已經得到大赦了，就在今天夜裏的一個時候，他們要將電報響響地讀給你聽，說國王已經赦免了你的生命。」

這時候，外面，離開二十步的地方，絞樁已經裝好了。繩子像一條蛇似地掛着。旁邊有一輛車子，放着棺材。這棺材用了粗糙的，不會刨過的木板，做得很草率，也並不照例蓋着黑布。車夫不知從那裏採來了一條綠的樹枝，放在棺材上。只有這小小的枝條，算是那窮車夫對於這犯人很切心的標幟，作為這棺材的裝飾。這事實，絞樁和棺材都是為了這犯人預備的，而他還活着，動着，談着話，受着騙，說對於他一點兒關係也沒有，——正有着想不到的，痛苦的恐怖。

只有兩小時了！

犯人受着很厲害的刺激。這一夜，在他是可怕極了，他覺得並不像以前的夜。這夜，多麼黑暗，像是永不會完了的，黑暗的，冰冷的恐怖充滿了他的打碎了的靈魂。他又覺得在他的周圍套着一個鐵箍，每分鐘每分鐘地縮攏來，緊束着，制止了他的行動，思想，一會兒之後，就壓住了他。使他永遠不能行動和說話，也不能思想和呼吸。

那兩個兵，永遠是不動，不過，向他拿了鎗坐着。

他冷淡地望着這些青年，同他一樣地可憐的人，然而在這一刻兒，他們和他之間，却橫着嚇人的深淵。他每分鐘都等待着死亡，而那怪人繼續地安慰他，但是在他的動作和言語中，却有一種無比的驕傲和不測的惡意。

他說，像幾年前，就在這同一的房間裏，也喊來了一個判決死刑的囚犯。一切都預備停當了。他們已經拿了他到絞樁邊，繩子放在他的頭頸上了，就在他將要吊上去的一刻兒，電報來了，他得到大赦。

「至於你，他們斷然知道，你是得到了大赦的！」

這時候，牧師來了。他進來，走到了犯人身邊，伸着手給他，他又請那位怪人離開這房間。

星星漸漸地隱沒了。東方閃着紅光。犯人恐怖地望着牧師，好像他正是一種可怕的幽靈，但是牧師的清楚的聲音又使他復了知覺，在他的黑教衣裏和在他那

時候拿着的十字架裏，這犯人望見了那嚴厲的，無情的死。他的心蒙着血，他的思想模糊了，他的眼睛放大了，急促地轉動着，像是想從眼窩裏拉出，遠遠地飛了開去，以免看到在牠們前面的東西。

牧師對犯人說，世間的生命是虛空的；真實而永久的生命是在那裏，高高地，在天上……

這犯人一點兒也不明白牧師的長篇說詞，他只感覺到，那牧師在他的嘴裏塞進了一塊硬的東西，他覺得舌頭上流着冷冷的酸酸的汁水，他知道了這就是聖餐

——上帝的血，關於這，牧師已經對他講了許多了。在這一分鐘裏，那些吉卜西人進來了，捉住他，把他的手反縛着，他們領了他到外面。他走着，不過走了幾步，最後的幾步，他看到了絞樁。那位怪人又坐在他旁邊，說道：「這不過是一種形式。不要怕！他們只把繩子放一放在你的頭頸上，對你讀完了判決書，然後再向你說，你已經得到大赦了：但是那時候，你就得用力喊着：國王陛下，萬

歲，呼啦——！」

這會兒，這犯人也許會相信罷，因為在那一整夜，他的耳朵只聽到了這。

在絞樁的四周，滿是人，大都是官。他們幽幽地談着話，好奇地望着這犯人，判決書已經對他讀過了。他毫無抗辨地聽着，毫不關心地看着周圍的人。

東方放着光了。太陽射出了浴着血的色彩，牠顫抖着，好像是因為看見了絞樁的恐怖和痛苦。大自然帶了美麗得可驚的春天覺醒了，迷人的，偉大的覺醒。正在這時候，那些吉卜西人在這年青的，充滿了活氣的犯人的身體上穿上長的白襯衫，領了他到檯上去。他依着做。那個老吉卜西人用梯子爬上去，拉住繩子，做一個扣子，套在犯人的頭頸上，這之後，他就很快地走了下來。這犯人用了滯鈍的，窒息的，像是從墳墓中叫出來的聲音喊道：

「這是可怕的，先生們，可怕的！」

這時候，那個吉卜西人就從他的腳下拖開了檯子，繩子伸直了，身體就懸掛

着，擺動着。那懸空的脚抖着，掙着，像是要找那堅實的支柱——牠們行走了許多年的大地。他的臉，雖然遮着，也可以從那布片裏，看出了牠變相了，伸着拖出了的，咬嚙過的舌頭。那個吉卜西人又用手捉着他的還活着的身體，拉着牠的懸掛着的全重量，使那繩扣束得更緊。這，他做了第二次，又第三次。頭上的那布片挺直了，很清晰地畫出了他的臉的特點。這同着挺直的白布的頭部，使人感到了這是半身石膏像的幻覺。醫生靜靜地向這懸掛着的身體走了過來，證明了已經死了。

老吉卜西人重新由那把梯子爬上去，用小刀割斷了繩子，那死了的身體倒落在地上，發出了一種滯重的聲音。

伊里耶夫 (N. Iliev) 于一八八二年生于塞夫里耶夫。保加利亞的作家，他的大家所知道的筆名

是西利烏思 (Sirius)。他的作品有喻言「天堂似的沙漠」，「故事集」，「雜感集」，以譏刺的語

句爲其特徵。還有戰爭的故事「隨着未死者的脚步」，短篇小說「伊里拿」，在此他記述了他旅行意

大利的印象。最近的短篇是「變成沙漠了的天堂」，在很短的時間就再版。

本篇是從 I. B. Kostanov 的「保加利亞文選」的世界語譯本重譯的

——譯者記——

## 期待之島

捷克·加柏克作  
黎烈文譯

唐·路易·德·法利亞是一個很受人尊重且很有才幹的人。他像一切有着和他同等身分的人一樣生活着：他衣食不必求人，並在社會上佔有能使他的自尊心感到滿足的地位。然而這種生活却逐漸使他厭倦起來，終於有一天，他賣去了在里斯本的產業，租了一隻船航海去了。

他已經在路上好幾個月了。他見過加狄斯，巴勒摩，君士坦丁堡，貝魯特，游過巴力斯坦，埃及和錫蘭。隨後，繞過安南，從大洋上直向東南方面駛去。有一天早上，突然發生了怕人的暴風雨。一連三天都是狂飈巨浪，到第三天早上，小船便觸在一隻珊瑚暗礁上。

在一聲可怖的暴響中，唐·路易覺到自己被拋在天空，隨着又被擲在水裏。再以後怎樣經過的便完全茫然了。當他恢復了知覺時，太陽正高高的在天空輝耀

着。唐·路易獨自在一排船板上划着。海已寧靜了。這時唐·路易才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生存的快樂。他在船板上過了一整晚和翌日的一整天，但一眼望去，還是看不見任何陸地構成的島嶼。完全精疲力盡了的他，正要和生命告別的當兒，忽然在最初到來的曙光中，瞧到一隻籠罩着幽美的灌木和蔥鬱的樹林的小島聳出在水面。波浪把他推送到岸邊。他在那兒盡了最後的力，停了一停才把腳踏上了陸地。衰憊了的他，便倒在沙灘上睡着了。

當他醒來時，太陽已經西下了。他看見不遠的地方有一羣棕色皮膚的，完全赤裸着的人種。他們坐成一個圓圈，在吃着晚餐。唐·路易瞧得出其中有男子，女人和小孩。他覺到一些善意的眼光落在自己的身上。可是他不敢和他們接近，正像一個異鄉的乞丐一樣立得遠遠的。末後一個女人，一個年輕的女人，立起身走到陌生人面前，送給他滿滿的一籃食物。唐·路易連忙接過來，很有味的吃着籃裏的東西：香蕉，無花果，沒有煮過的介類，給太陽晒乾了的肉類，和味道特

別可口的麵包等等。年輕的姑娘又給他拿來了滿滿的一甕泉水。唐·路易食飽力足時，便以一種快樂的顫聲道謝着他的恩人，他感激到竟能說出一些以前從來不會想到的話語。土著的女郎立在他面前笑着。

這時間，那部落裏的其他人員都到森林中去了。唐·路易生怕自己要抱着那樣大的快樂一個人留在海邊。因此他開始向那對於自己的言語一點也不了解的少女敘述着他的身世，來源，以及遇難的經過，和在海上所受的種種困苦。當他說完了時，他發見那土著的女郎已經把臉貼在地上睡着了。他立起身，走了幾步，凝視着繁星閃爍的蒼穹，傾聽着海的微響，最後自己也被睡眠征服了。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少女已經不見了。祇沙上還留有她睡過的，那仄而長，像一條綠色樹枝的影子似的痕跡。唐·路易把手擱在那兒，覺得那兒的沙子已被太陽晒熱了。他開始沿着海岸走去，想把那小島參觀一下。島上沒有路，他祇得從樹林中披荊前進，繞過一些沼澤，跨過一些岩石。間或遇到一羣土人，但他已

不再害怕他們了。他看見一片比旁的地方更加澄碧的海水，一些開着花的樹木，和許多非常可愛的奇怪的植物。他一面走着，一面欣賞着這特別美麗的小島的風景，竟走了一整天。他並以爲那兒的土人是一種比他以前所見的一切野蠻人種都美的人種。

晚邊，他走回到了他上岸的地方。那年輕的土著的姑娘正坐在那兒結着她的髮辮。她脚下臥着他漂來島上的船板。唐·路易坐在少女旁邊，目送着那像是帶去了他的思想的潮水。當無數一層層的波浪這樣遠去了之後，他覺得自己的心被無窮的憂患浸沒了，他開始悲傷起來：他所有的伴侶都死在海裏，而他，他却漂到了這沒有一點歸還之望的小島，他却置身在這些言語不通的野蠻人裏面。他這樣慟哭着，那年輕的姑娘便睡在他身旁的沙上，聽着這番不能了解的言語。這種言語的音節使得她昏然欲睡。

早晨他們兩人一齊坐在一顆俯瞰着海的岩石上面，眺望着水平線。唐·路易

記起了過去的生活，閉上眼睛，好使從前的種種景象在自己的腦中復活起來。當他睜開眼睛時，他瞧見那些野蠻人都蹲在他的周圍，用着銳敏的眼光看住他。並且他還瞧出那年輕的姑娘生得漂亮。

以後他常常跑來這同一的岩石上坐着，在那裏窺看有沒有什麼船舶經過。他常常看到太陽浮出水面，隨後又再沉在那裏面。漸漸的他對這事和旁的許多事都習慣起來了。當雨的季節到來時，那青銅色皮膚的少女便邀他避住在她的茅棚裏。唐·路易在土人裏面生活着，和他們一樣赤身露體，不過他從來沒有學過他們的語言，而他們也從來沒有學過他的語言。這樣年復一年的過去了，他的思想變得和他的語言一樣沉默了。

可是夏季的某天，一種那樣厲害的不安驅着他向海岸跑去。遠遠的他便瞧見一隻在那兒拋錨了的大船。他走近了海岸，他的心猛烈的跳着。當他跑到岩石旁邊時，他看見了一羣海軍將士。他像一個野蠻人一樣躲在岩石後面傾耳聽着。這

班人的語言撼動了他的記憶。他向前走去想要和他們說話，可是他嘴裏祇溜出了一聲響朗的叫喊。那些白種人感着恐懼，連忙抓起他們的短銃，這麼一來他才再知道使用言語，他叫道：「諸位，救苦救難啊！」白種人放下了他們的兵器，連忙向唐·路易跑來，圍住他，向他發出無數的問題。他赤裸裸的立在他們中間，渾身戰慄着。

「什麼都不要害怕，」一個老年的軍官說，「你得記起你是一個人。同我們一塊走罷，你會再學會人的語言呢。」

唐·路易服從了他的話，吃着並飲着他們給他的一切。

於是一個年輕的水兵開頭唱出了一隻被大家和着一齊唱起來的歌曲。他們唱着一個航海者的故事。唱着他的愛人的悲戚遙遠的國度的美麗和永遠變動着的海洋。唐·路易聽他們唱着。蒼白的兩頰上在流着眼淚。

「不要哭罷，」老軍官說。「我們今晚便會啟旋，我們會在上帝庇佑之下走

上歸途。和我們一同去罷。如果你這邊有着什麼不願意丟掉的東西時，去把它拿來罷，我們可以等候你到日落時候。」

唐·路易快樂的點頭答應着，向他的茅棚走去。他一路走，一路想着那使他的女人懂得他必須動身的辦法。他覺得他不能簡簡單單的走去，而把這曾經爲他犧牲了十年生命的女人留在那兒。他憶起了她爲他所做的一切，他憶起了她會養活他，她會以自己的身子和工作服事過他。

他和平常一樣在茅棚裏尋着她。他滔滔不絕的，並且非常興奮的，用着他自己的言語和她說着。他告訴她有些人來找他回去，他告訴她他不能不走。他給她舉出種種理由，隨後他把她抱在自己懷裏告訴她他是怎樣的感謝她。他允許她再轉來，他給了她種種盟誓。末後，她那莫明其妙的眼光激惱了他，他想船也許不會等他便會啟碇的。於是他丟了她向海岸跑去。

海岸上一個人都沒有。祇有那仍舊停泊着的輪船在水上搖蕩着。水兵大概都

在島上的什麼地方去了。他坐下來等着他們。可是一個念頭磨難着他：他的女人沒有了解他的意思。於是，突然，一種那極厲害的哀愁侵襲着他，使得他立起身向茅棚奔去，想盡力再對她解釋一下。但他沒有一逕走到茅棚裏面：他起初從一條縫隙窺視着，看她在作什麼。她正在給他製作一個晚上睡覺的新鮮的草榻。這事做好之後，她便給他預備水果，並且他第一次看出她自己吃着壞的，而把最大，最漂亮，沒有一點痕漬的留着給他。隨後她便像一座彫像一樣動也不動的坐着等待他。於是唐·路易感到一種模糊的需要，想吃着這爲他預備的最後的一餐飲食，並在這等着他去睡的草榻上睡上最後一次，好使得她的期待不致落空。

這時間，太陽已經落下了，水兵都在海岸上集合起來。他們叫喊着唐·路易，因爲沒有看見他去，他們便跑到森林邊上來尋他。兩個跑來尋他的人幾乎從他的身邊擦過，可是唐·路易藏在樹林裏，他的心因爲害怕被人發見，在他的胸中礮礮的跳着。隨後一點聲音沒有了。唐·路易從樹林中出來向他的茅棚走去。棕色

皮膚的女人依舊一動也不動的，很有耐心的坐在那兒。唐·路易吃着水果，倒在新鮮的榻上，並把那在期待着自己的女人向身邊拖去。

天剛發亮時，他冒險地把頭伸到那穿過樹林可以看得見海的茅棚外面窺望了一下。他瞧見船在遠處航行着。他的女人睡在他的身邊。她沒有以前那樣漂亮了。她已經老了。於是唐·路易的眼淚落在這憔悴了的身體上，同時輕輕的，不願將她弄醒，對她唱着那航海者的歌。

船從水平線上消失了，於是唐·路易也沉默了，在他以後生活着的許多年裏，他口裏再沒有說出過任何言語。

## 一個希臘兵士的日記

希臘·理佐布羅斯作  
徐懋庸 譯

今夜好不淒涼呵！寒氣直刺入我的骨頭！我在床上轉輾反側……無論如何合不攏眼，好像我並沒有眼皮，我的周圍的人們都睡着了！他們的鼾聲好比從煮着豆子的鍋子裏發出的沸聲。單單我一個人醒着。夜是煩悶的，不安的，銷沈的夜。許多奇奇怪怪的，虛幻的，雜亂的想頭蝟集在我的腦子裏面，構成一種狂亂的劇烈的合奏。我的頭已經疼痛了。

請你們想想看，當你們生着病想要嘔吐的時候所感到的那種感覺是怎樣的，嘴巴抽搐着，頭重得像是變成鉛球，喉嚨不住的牽縮透不出氣，全身被一陣惡冷的顫抖激動着！用盡了全身的氣力你纔吐得一口。這是最難受的一種苦痛，困乏不堪地，你在牀上倒下。你呻吟着，全身浸在冷汗裏。……

今天夜裏，我就陷在這樣的苦況中，然而又不同：我所感到的是我的新生活

開頭時心理上的衝突的苦悶。

在我的周圍睡熟着的人們，各各從他們的故鄉——這個村莊，或那個城市——來到此地，都已有多日了，他們早就爲了每日的生活而奮鬥着。和這和那本來都是蔦生的，但在今天，我們都認識了，我們成了朋友。我們這一批的第一次的編配使我們都集合在八十八團，爲「祖國」服務。當我還幼小的時候，人們已經替我預定了這樣一個日子，就是報紙上所說的參加「國民」軍的日子。

一個像是塗着青白二色的雕像的肥大的婦人，向着我走來，對我說道：「前進，我的孩子，我需要你。」

「你要我做什麼？」

「我是你的母親。我要你保護我。我有許多的敵人！」

「你，我的母親？你從前在那裏的？走開！我的母親已經長眠在地下了。當她死的時候，你在那裏？你可曾來看過我們，我們，我們幾個不幸的孤兒？」

今天，我們許多人睡在同樣的床上，我們穿着同樣的衣服和同樣的釘着鐵釘的皮靴。我們用同樣的飯盒吃着同樣的飯。我們舉着同樣的步子走路。

「向前開步走！一，二；一，二。半面左轉彎，左轉彎，一，二！」

\*

\*

\*

\*

徵兵檢查已經完畢了。我的肺是被認為健全的。小學教科書上曾說：我有兩個肺，是為呼吸的；一張口，是為吃的；一個腦子，是為想的；一個舌頭，是為說話的。……

我們的肺，呼吸過印刷所的鉛氣，金屬的含毒的氣味，紡織機上的污穢的油液，黴菌，灰塵，以及工場，製造所，辦公室裏面的垃圾，我們呼吸過沒有太陽的小街堂裏的肺病菌。用我們的口，我們吃過硬而黑的麵包，瘦小乾癟的橄欖。用我們的腦子，我們想到過這種物質的環境，而且還有夢想那充滿着麵包的，麵包燒烤室和堆積如山的米飯的權利！用我們的眼睛，我們有瞻望那些滿積着的小麥

倉和那些餓得骨瘦如柴血色全無的人們的權利。……

然而，當了兵之後器官的用途更其少了！說兵士們在思想，那是不對的。他沒有家庭。他的家屋，是軍隊；他的家屬，是軍隊；他的父親，是團長；他的母親，是少尉；他的堂兄弟，是輜重兵，他的舅父，是大佐；他的愛人，是驛馬。兵士是無權思索，也無權說話的，兵士只准吃「祖國」的糧。

\*

\*

\*

\*

「向前開步走！一，二；一，二。半面右轉彎，右轉彎。」

今天早晨，我們醒來之後，一個武官來到營房裏。他一到，班長就叫我們行敬禮；立正，兩手跟褲縫平行地垂着。他又叫我們復習種種動作。

武官叫我們坐下。講授「理論」了。

他先提出種種的問題：

「你們爲什麼來從軍的。」

於是他逐一指正，直到每個人都照他的意思答道：「我們是來抵抗保加利亞，保護希臘的。」這纔完結。

於是演說了：

「其次，軍隊的目的是對付一切內部和外部的敵人，保護祖國。所謂外部的敵人，就是我們的鄰國的人民：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等等，他們處心積慮，想找機會奪取我們的祖國的神聖的土地。所謂內部的敵人，就是偷兒，流氓，亂黨，唯物主義者和共產黨，懂麼？你們應該服從長官，做個祖國的忠勇的子民。」

他給我們看一塊大的木牌，上面完全用大寫的字母寫着：

「逃亡者，盜竊者，謊語者均處死刑。」

武官去了。班長對我們說：「唱歌。」

他口授了一首歌，我們許多不調和的喉音跟着唱。

「我有一個慈祥的母親。

我有一種甜美的生活。

我要去打仗，

特利拉拉——特利拉來爾。

我要去打仗，

我到安那多理去打仗。

特利拉拉——特利拉來爾。」

一個小伙子不願意唱。他的腦子

裏起着怎樣的想頭呢？班長把眼光釘

着他：

「喂，你爲什麼不唱？今天晚邊

你不准到城中去玩……。」



過了好幾天了。報紙上登出評論外交政策的煌煌大文，主張各大強國，聯合起來，不要自相衝突發生戰爭。

這對於我們的團長是個很好的機會，趁此他又可以對我們講授理論了。檢閱了各人的鈕扣和靴子，又察看了營房的清潔和秩序之後，他開始說道：

「你們讀過報紙上的關於戰爭的論文了。你們已經知道那上面所說的屁話了。你們相信他們的話麼？不！戰爭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我要解釋其中的道理給你們聽，你們馬上就會明白了。當保加利亞人前來侵略我們的土地，焚燬我們的房屋，奪取我們的田園，壓迫我們的同胞，廢除我們的言語，剝削我們所有一切，蹂躪我們的妻子，糟蹋我們的姊妹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那麼我們應該拿起槍炮，把他們攆走。」

「那時我們不是就在戰爭呢？」

「是的。」

「這就可以知道戰爭是必要的了。而且軍隊也是必要的，因為它能夠作戰，能夠使我們成爲勝利者。你說說看，庫多爾尼底斯，當我們佔領了外國的土地時，我們應該怎樣待遇外國的人民。」

「我們是另一種人，團長，我們不去騷擾他們。……」

「對啦。因爲我們乃是希臘人，我們是文明民族，我們是向來不欺侮別人的。只在我們有了無道的鄰國的時候，我們纔發動戰爭。但是我們的戰爭，上帝會得證明，那是神聖的戰爭。」

「在古時候，我們就發動許多戰爭，我們遠征過波斯。你們聽人說起過亞歷山大王麼？……是波斯人，先來侵犯我們的。於是我們遠征到小亞細亞，到脫落亞。爲什麼他們要來奪取我們的美麗的希臘呢？你們試想，你們有着一個美麗而年青的女兒……後來，土耳其人來了，他們壓迫我們。然而我們是另一種

人，在上帝的幫助之下，我們起來反抗他們，終於我們得了解放。然而土耳其仍然佔據着我們的許多土地。我們又對它宣戰，然而一八九七年之役，我們失敗了。直到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我們打了勝仗，纔雪了這國恥。一九一九年，我們又去征伐小亞細亞。起初，我們是勝利的。然而不料因為我們自行分裂起來，在長久的內亂之後，我們終於失敗了。

「我們，我們這一班老輩，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的戰爭中雪了一八九七年的恥辱，現在，是要你們年青的一輩來洗刷一九二二年的恥辱了。你們看！」也在牆上掛起一張圖畫，上面畫着希臘軍的退却，斯密爾那的焚燬，美忒羅

波利特的絞刑。

在下面，用大寫字母寫着：「毋忘一九二二年之國恥！」

一個兵士發問道：

「但是，如今政府要人是否認戰爭的，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蠢材，你相信他們所發表的文字麼？他們寫那些文字，只是把紙張塗塗黑的。一旦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們首先要簽發動員令呢。錯是也不錯的，我們何嘗不要和平，然而最好還是預備戰爭，如羅馬時代的諺語所說。」

我們學得了這許多新的智識。

譬如昨天，團長對我們講到了希臘人的「民族」主義的食物。

「希臘人的民族主義的食物，那是扁豆，因為它含着鐵質，還有蠶豆，因為它含着澱粉。」

這確實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我們本來只知道，我們之所以吃扁豆和蠶豆，乃是因其價錢便宜罷了。食物的問題時常使有些兵士不高興。有一回，他們分到一些爛了的橄欖。有幾個人便埋怨起來。那少尉對於這種不守紀律的態度大加責罵，然而終於饒恕了他們，因為他們還沒有學過理論。後來副官接着解釋道：

「你們倘有所請求，應該各自先向中隊提出，然後由中隊轉達團部，倘若一

齊的喊起來，那是要當反叛論的。」

「換句話說，」一個年青的兵士說：「應該先吃了爛橄欖，然後再提出告訴。這事情倒很好。」

然而兵士們對於食物的問題，到底無法解決。有人告訴我們說，別的人們甚而至於連爛橄欖都沒有呢。

這是真的。

每天，在飯前或飯後，總有許多衣服襤褸，面無人色的民間婦人，和赤脚的，面黃肌瘦的孩子們，手裏拿着鍋子，奔到營房裏來，他們是想拾些我們吃剩的麵包屑和殘餘的羹湯。

後來我們也常常分一部分自己的不會吃過的食物給他們。

有一天，我們在報紙上看到，我們的殘餘的食物是要出賣了，拍賣的手續已經舉行，最後的承購者是一個養豬的牧畜家。後來，當講授理論的時候，官長對

我們說，目下國家的財政很窮，所以要設法籌款。我們不應該貪嘴把食物喫完，也不應該把殘羹賸飯送給婦人和孩子們，應該把它倒在一隻特製的桶裏，否則便要處罰。

從此以後，在設法籌款以救國家的名義之下，我們把食盒裏所剩餘的東西完全倒在牧畜家先生所設的預備喂豬的桶子裏了。

沒有東西吃餓得要死的老婦人和孩子們又來到營房，然而依然拿着空鍋子，掇着空肚子回去了，有幾次，他們的眼中還湧着淚珠。

三月的一天的午後，中隊長來叫我，還叫另一個人。他稍微躊躇，對我們說：

「大佐的命令，叫你們到懲戒委員會去。」  
我們被監禁起來，並不知道是什麼緣故。

第二天晚上，在美麗的夜色中，人們吩咐我們預備。我們打好鋪蓋，整好行

李，帶着可以維持五天的費用。一個武裝的哨兵帶着我們在黑暗的路上走，到了調查委員會的辦公室。我們被判定要到卡爾巴基去。

卡爾巴基在阿爾巴尼亞國境附近，距甲奧尼尼·亞理羅卡斯特羅鐵道口只有三百二十里路。這好像是個專門用作流放犯人的地方。看不到一間房子。村莊是埋在一個山谷之中的。也看不到一個人。非常冷靜，非常孤獨。

這地方使我們的心中充滿不安。在沙漠之中，人是完全失去了鎮靜的。因為你知道，你即使叫喊也不中用，沒有人來聽你。這種感覺是最初感到的同時也是最可怕的。卡爾巴基這地方所沒有的東西，只有西伯利亞的草原和積雪。

這裏的駐軍司令部，設在靠近路邊的兩間房子中。我們走到的時候，太陽還不會下山。我向四周觀察了一下；除了幾個營兵之外，一個人也沒有。

過了一會兒，有一羣兵士，負着柴束，從對面的森林裏出來。氣喘汗流地，彎着腰，他們一個一個的到來，把肩上的柴木卸在廚房裏，一面歎着氣。

最後曹長阿達那修也來了。他戴着夏季式的，過時的，齷齪的，沒有徽章的軍帽，穿着一件又破又髒的短衣。他留着多日不剃的鬍子，顎鬚上染滿着湯汁。眼光狡滑，頭向前俯着，好像在窺視什麼。

他一見我們，就把我們從頭至尾的察看，問我們是誰，問我們爲什麼到這裏來的。那個押解我們的哨兵遞給他一張條子。

「是從步兵一百二十團來的麼？」

「是的。」

「你們爲什麼到這裏來的呢？」

「我們並不要來，是別人帶我們來的。」

「這是，只因你們是革命黨員，所以叫你們到這裏來的……不要對我講什麼事實，無論你們是不是。我明白的。你們還是安安靜靜地顧着你們自己罷。」

每個新來的人都要聽取這樣的一番話。他們把我和我的同伴遣開，叫我們到

廚房裏吃飯……過了一會兒，他們叫我的同伴去，檢查身體，而叫我留在廚房裏。我在廚房裏烤火取暖，一面跟那個看守我的曹長起了一番爭論。

他起初愉快地談說報紙上所描寫的關於他的工作。他以為人家把他的種種虐待囚軍的殘酷行爲印刷出來，是一種很大的光榮。最後，他問我在卡爾巴基軍營中，有沒有一個認識的人。

「有的；我認識特拉努達基司。」

這人已經埋骨在此地了。但是我知道人們還在設法想隱匿他的死耗。

曹長一聽到這名字的時候，我看出他的身體抖了一下。

「哦，你認識特拉努達基司麼？他不在這裏了，他逃走了。」

我不能自制了，我讓我的怒氣自由發洩出來：

「怎麼說他逃走了呢！他是死了。我全知道。他做不慣苦工，有一天，他背了一大袋的炭，忽然暈倒了。然而人們逼他繼續工作。人們用鞭子打他。過了幾

天，人們又叫他做工。

「人們不停地打他，因為他砍不到五百斤柴。五百斤，即使是個職業的樵夫，也砍不到這麼多。他又暈倒了，人們就把他棄在蒸汽鋸木壕裏，他在病着躺在那裏整整的一天。次日人們又要他去做工。他勉強掙扎着，去是願去了，然而要求讓他休息一會兒。但是人們連忙把他放在鋸板的鋸子底下，在他的頭頸鋸了一條很深的痕。幸虧耶納那的一個醫生施了手，術他纔從死裏逃生。但是人們還要強迫這個只賸一口氣的屍首去做工。終於，他支持不住了，一天晚上，就倒在他的床上不能再起來。此後的半個月中，他躺在一頂破壞的篷帳下面，發着高熱，沒有人去照顧他。痛苦異常。最後的十天中，他連一口茶都沒有喝。司令官禁止無論何人去幫助他，甚至不許走近他。終於，他吐着血死了。是的，他是死了。曹長先生，他並沒有逃走。」

\*

\*

\*

\*

半夜裏，我躺在硬板上，正想睡熟。

時候還只到兩點鐘，忽然有人來把我攔住，叫道：「喂！起來！去！喂！起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哪？」我問道。

「不許開口，快點起來。司令官叫你。快點，趕緊點，他在發怒哩，像做下什麼事了，獸子！快點。」

套好了制服，我就跟着那叫醒我的人走。那時是上午三點鐘。夜還是黑的，冷得徹骨。

巴巴克里斯多斯的辦公室中，十分的靜，是暴風雨之前的沈靜。一種險惡的沈靜。

「你坐下！」他對我說：「你覺得冷麼？」

「不，不。」

「你睡着——麼？我倒睡不着。你坐下。」

接着，開始他發作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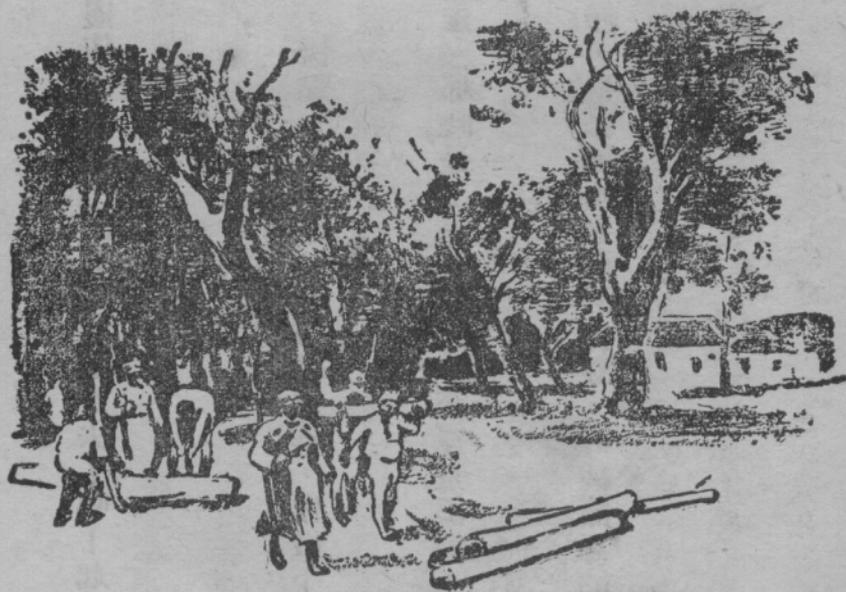
「獸子。請你看看××黨說的謊話。把理佐巴斯帝斯報拿來！」

他用心地讀着報紙。

「你看這上面寫着：有五百人被流放到卡爾巴基，你看真有這許多麼？」

他問我許多問題，都是關於團部裏的弟兄的，例如他們的意見如何，談話如何。

他時常玩這樣的把戲。晚上，出其



不意地，叫起我們之中的一個去做「工作」。

\*

\*

\*

\*

我第一次到森林裏去斫樹。因為我毫無經驗，他們不把斧頭之類的傢伙給我。這也因為我是個比別人案情較重的犯人。我們分做三組：一組用斧頭斫樹，另一組專管砍除枝葉。第三個，就是我的這一組，則搬運砍倒的樹幹和樹枝。只一會兒，樹就斫倒了許多，我們就得開始搬運到營房裏去了。我陸續把五六株四十多斤重的樹木搬到路上之後，覺得很疲倦。我就在路上等待別的搬運者，等了好一會，並不見一個人來。他們比我走得早，爲什麼還不回來呢。難道他們已經逃走了麼？

於是我抄着森林裏的一條近路去找他們。但這路是向着那一方的呢？在我的面前，展開着卡爾巴基的平原。前面只有一條路，我不知道它通到那裏啊，也許我可以逃走罷！但是我一定要被追獲的，因為我認不得路。不過我還是依着路

走……這路終於把我引到了軍營。

一個哨兵看見了我，就說：

「你快回森林去。那邊你還有工作呢。」別的囚軍們繼續在那裏搬運樹木，他們每天要做到黑夜方休。

當然回轉森林的時候，我聽見幾聲唿哨：三個守兵，手裏捏着鎗，正在跑着；他們在找我。一看見我，他們就開始痛罵而且動手打我。

\*

\*

\*

\*

在卡爾巴基，除少數的幾個人之外，誰都看得一支香煙是最可羨慕的寶貝。我們之中大部分的人，時常要犧牲了自己的麵包方能得到一支烟。誰若得到了一支的時候，並不全部吸掉，往往把它折做三段或四段。

司令官，曹長和別的守兵每天吸着上等的阿爾巴尼亞的雪茄。他們用一支雪茄可以收買許多偵探。巴巴克里斯多斯又常用雪茄作一種遊戲，他名之曰「兩頭

的鷺」。他常把兩個反叛的囚軍背對背的綁在一起，用繩子緊緊縛他們的肚子，臂節和膝頭。

巴巴克里斯多斯把一支雪茄擲在地上。酷刑就開始了。

「你們俯下身去把它拾起來。」巴巴克里斯多斯命令道。

這是不可能的。一個要俯下身去的時候，必須把另一個背在肩膀上，但因為連膝頭都縛住了，即使他們無論怎樣努力，也不能成功。而繩子却漸漸地陷進他們的裏面去了，他們痛苦地憤怒得叫喊起來。他們一同盲目地掙扎着，彼此責罵着。有時候，居然也有一個人成功，從地下拾起雪茄來。但這份贈品是不完全的，有了雪茄，又怎樣燒得着吸？於是一個守兵給他一個人。但玩意兒還要繼續下去。當一個吸着煙的時候，另一個又跟他開始鬥爭了。終於那運氣較好的一個答應把煙遞給他。

「但是我怎麼好遞給你呢。我的手臂是不能往後伸的。」

「你重新把雪茄丟在地上！」

「我已經丟下了。」

於是另一個爲了要拿到它，新的痛苦的掙扎又開始了。手臂上，腳上，流着一縷縷的血。

不過這種遊戲並不是對付全體的囚軍的。只有那些真正不服從的犯規的人們纔要吃這生活。

有一天，巴巴克利斯多斯又選了兩個革命者做這「兩頭的鷺」的遊戲。然而他剛把雪茄一擲下，那兩個受難者就用腳把它踏壞了。他擲下第二支，他們仍然把它踏壞。於是，他失望地，只好停止了這種遊戲。

\*

\*

\*

\*

對於囚軍，最可怕的是孤獨和對於自己的命運不能捉摸。每個人算着日子，算了又算，看看有沒有算錯。他們夢想着未來的生活，想藉此忘却目前的現實，

每過一天，似乎鎖在他們的身上的鐵索就斷了一環。然而那命運不可捉摸之感，畢竟壓抑了他們的希望，他們的孤獨，無計可慰。

這孤獨是絕無方法可以排遣的。外面的人，不能到這裏來看望，囚軍們只可以寫家信，而且只可以寫滿一張紙，而且還得經過司令官的檢查，認爲無礙，方准寄出。囚軍們自己不得藏着紙張和鉛筆。而且，那些開着封寄出去的信，往往被獄官扣住不發。獄官之所以准他們寫信，不過爲了暫時使他們安安心而已。

在做工的時候，囚軍們不得談話。這種被強迫的沈默是和吃了麻醉藥一樣的。囚軍們變成無感覺的人，什麼感覺都不能有。他的頭腦非變成空蕩蕩不可。每逢休息的時候，囚軍們彼此望着，試用眼睛談話，這種情景是十分動人的。晚上，我們之中大部分的人都要冒險說幾句話。我們躲在被窩裏面對着旁邊的人談天。但一被發覺，就要大倒其霉，重重的挨一頓打。

也許從前阿基米特發現他的這法律時，也沒有這般大的歡喜罷！那是有一

晚，我的同伴巴巴珂思泰思差不多也要「着了！」地叫起來了。原來在被底下摸索到他的鄰人的一隻手，在那隻手上面，有着用指甲劃成的幾個文字：

「我們的日子快要到了！」

這一篇可以說是「一篇報告文學」，原作者的姓名是 *Christos Rizogoulos* 我是從法文重譯出來的。插畫兩幅，係 *Max Lingner* 所作。

譯者記

## 成年

愛爾蘭·奧法拉蒂作  
胡仲持譯

小兔子坐在他的洞口曝着太陽。他差不多睡過去了。他的兩隻大耳朵倒掛在背上，他的兩脅微微翕霍着在透氣。不時有微風從溪流上吹來，使他肚皮上黃蒼蒼的毛往上聳，在這中間造就了銀色的條紋。每逢微風吹到了身上，他就嗅一嗅空氣，想他母親來喂他。

他現在大得會到肥沃的溪岸邊自己尋草吃了。然而他的兄弟姊妹已經全給黃鼠狼弄死了，因這緣故，他母親的乾癟的奶袋裏却還有奶夠他吃。他還不一定得用牙齒摘了短短的草葉來嚼呢。他的行動就只是鑽出洞來，在太陽下奔竄一陣，嗅一嗅地面，或者蹲着靜聽有什麼聲音沒有，每逢什麼威脅着的聲響傳到耳朵邊來，就霍地鑽進洞裏去避去。

這時候溪岸邊十分平靜。雖然早過了中午，太陽却還高得很。這盡量地照到

瀑布上，那瀑布挾着凶野的淒清的水聲，瀉下繁生着開花的石南的窄狹的山峽來。水像馬背上散開的鬣毛一般，從山峽余下到底邊，給泥土和石南染了顏色，變得厚沈沈黃蒼蒼的，這纔鋪開了銀白的被單，在那裏傾瀉着。瀑布下面有着又長又深的溪灘。飛蟲打那水面掠過，斑鱗一見他們美麗的翅翼就打着火跳。在溪灘的一端，小兔子打盹的地方下去些，有一連串余下來的石頭。一隻野鴨獨腳站在兩塊石頭的中縫，把尖嘴插在一隻翼膀下，他睡過去了。

除了瀑布的軟洋洋的音樂，一切沈默着。前一會兒，當野鴨唧唧叫了幾聲飛到石頭上來的時候，小兔子就吃了一嚇，鑽進了洞裏。然而他再伸出頭來，剛在野鴨用尖嘴一啄一啄地在水裏尋東西喫的時候，向野鴨呆看了好久，他却對那鳥兒熟起來，不再怕牠了。現在牠是睡着，牠成了環境的一部分了。牠是在兩塊石頭的中間，除了牠那亮閃閃的翼膀的毛羽和牠那一點兒黃黃的尖嘴之外，什麼也看不出來。

忽然間，野鴨醒了，從翼膀底下拔出牠的尖嘴來。牠抬起了項頸，向兩邊轉轉頭，靜靜兒聽着。過後牠把頭搖一陣，兩腳放到地上。牠振着頭和尾梢略略移動到一邊。於是牠叫了。這是不大聽得清楚的低低的叫聲，然而這叫聲却把小兔子嚇了一跳。他驚醒過來，便移動身子了。起初，他把兩隻耳朵貼在背上，肚皮着了地，低低俯伏下來。過後他漸漸兒抬起了身子，聳着耳朵來靜聽。他呆看着那野鴨。

現在野鴨很興奮了，不住地呷呷的叫。牠擺着長頸，在石頭上一小步一小步的踱着。小兔子想不到那鳥兒的不安的原因，覺得很奇怪。那邊也沒有聲響，也沒有氣味。他昂起身子來，儘量豎起了耳朵，讓兩隻前腳掛在胸口。他靜聽着仔細看着。開始害怕了。

那時野鴨呷呷地叫了一陣，拍拍翼膀掠過那些石頭了。牠兜了半圈，趁勢兒飛射上天，在遠遠過去的溪岸的一簇樹林上頭消隱了。兔子把前腳落了地，縮緊

了身子要向洞裏鑽，可是他沒有移動。野鴨的飛繞和那響亮的拍翼膀的聲響嚇得他移動不來了。因此他只是在原地方蹲伏着。

過後，蹲伏着的他開始覺得害怕了。前不多天，他那最後剩着的兄弟竄進了刺柴叢裏，忽然驚叫起來，他現在的感覺就跟聽見了那聲驚叫的時候一樣。空氣中間有着一種異樣的感覺一種阻止什麼活動的凶惡勢力。然而在前面呢，他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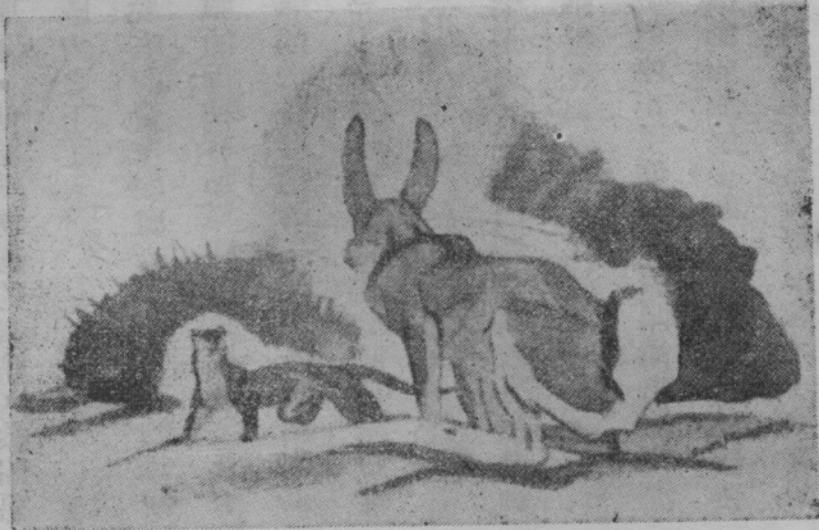
會兒就動得來，他是奔進洞裏的。現在可就兩樣了。

凶惡的感覺增加起來。在那裏，沈靜是絕對的沈靜，異樣的氣味一點也沒有，可是他却感到了一種怪可怕的未知的凶惡勢力的臨近。雖然這是他極想避掉的，他可沒有怎樣顧到自己，偏對自己感得敵人的臨近的那個方向呆看



着。他一看看到橫過泉流的那些石頭，他的頭猛震了一陣。於是他開始驚叫了。原來一隻黃鼠狼走過那一連串的石頭來。

小兔子從來不曾見過黃鼠狼呢。然而那動得怪快，沒有一點兒聲響的黃蒼蒼的長身子却嚇得他沒有靈魂了。黃鼠狼停在溪灘的中央，抬起他那強有力的頭來，瞪住了那雙凶眼看兔子。過後，頭還是抬着，兩眼還是釘着他的獵物，他閃電一般滑到了岸上。他在路上一塊石頭後面消隱了一霎時，便又現出來，站在那塊小小的石頭邊，眼睛忒楞楞的看着。現在他那抬到黃蒼蒼的長身筒上的強有力的頭好像是要



敲下去的一把槌上的鐵塊。兔子的驚叫愈加淒厲了。他給忒楞楞的眼睛，給凶惡的光景惹得昏了過去，現在壓根兒在這凶獸的威力之下了。

那使兔子昏了過去的黃鼠狼剛要滑到他那要吃的帶血的肉去，小兔子的母親衝出左邊的刺柴叢來，一面跑，一面驚叫着。她的行動有點異樣，她打橫跳着，好像稻田裏尋野兔的一隻狗的樣兒。這是跟淒厲的驚叫合拍的一種古怪的跳舞。她當即經過黃鼠狼的前面，在他周圍兜了兩轉，每轉都用她伸起的腳爪來威嚇他。她使他的眼光從她小兒子身上移到她自己的身上來。待到眼光釘到她身上，她落到地上，發起抖來。她慢慢兒爬向刺柴叢去，一面繼續驚叫着。於是她躺下了。黃鼠狼從石頭邊一溜，便飛快地撲向她來。

黃鼠狼的眼光從小兔子身上一離開，小兔子就停止了驚叫。他開始沿着溪灘慢慢兒走上去。他移動時候，彷彿背上受了傷似的。他幾乎麻木了，要向前跳，就得伸起肚皮底下的後腳來，這是怪吃力的。然而他離得黃鼠狼愈遠，他骨節

上的疼痛却就愈覺得輕減，直至他身上似乎移開了一塊石頭似的，能夠踉踉跄跄的跑進了金雀樹林周圍的草叢裏。他用嘴巴打又長又粗的草裏鑽了洞，便氣喘喘的靜躺在那中央。他在那裏睡過去了。

他一醒來，時候很遲，太陽已經落下去了。他覺得肚子很餓。這會子，他的恐怖心理和黃鼠狼的忒楞楞的眼睛只有一點兒隱約的影子了。他要吃些他母親的奶，來填肚子裏的饑餓。他從他的草窠退出來。他打算到她常在夜間喂他奶的那洞裏去尋她。

他盡力跑回到洞裏去，他在昏黃中跑着，那截白白的小尾巴一跳一跳的，好像風飄過來的一個棉花球。他急急地鑽進洞裏找尋她。洞裏空空的。他再走出來屁股坐在地上，豎起了耳朵，嗅着，靜聽着，遠遠的蛙在沼地上闊闊的叫。一隻麻鷓啼着飛來。無數的別的鳥，到夜要棲止了，吱吱喳喳的叫。他前脚落了地，四下裏跳；他嗅嗅地面，一會兒這隻耳朵聳起來，一會兒那隻聳起來，那麼靜聽

着。在洞口周圍，舖着圓圓的糞粒的掘起的泥土中間，他嗅得她的氣息來，然而那氣息却經久而且淡薄了。他從洞邊走了開去，一路嗅嗅地面，要尋出一種較新鮮的氣味來。

終於他尋到了，這就是她常着黃鼠狼的面跳舞過的那蹤跡。他跟着蹤跡仔細尋去，轉了幾個圈兒，便在刺柴叢的近旁碰到了她。她橫躺在那裏，已經死得硬僵僵了。她的奶袋朝着他的臉，他剛用嘴巴伸向最近的奶頭去咬時，他聞到她身上發出來的怪氣味，不由得一驚，便有些退後了。他把頭抵住了項頸，蹲伏在那裏，過後他怯生生地重復伸出頭來，沿着她全身輕輕兒嗅了一陣。恰在她的耳朵底下，那氣味很異樣，很可怕。那邊有着一個小創口，創口邊凝結着乾燥的血哩。他一嗅到血，恐怖又復襲來了。他向後一跳，用後腳坐起來，呆看着屍體，悲叫了幾聲，便逃到他的洞裏去了。他躺在洞裏最進深的角落，氣喘喘的。

他在那裏躺了好久，他的頭緊靠着冷冷的土地。於是饑餓又復在他肚裏作怪

起來。他的飢餓漸漸兒變得比恐怖還厲害，終於把他母親的耳朵下面創口的可怕的淤血這一種影子趕掉了。他忘記他的母親了。他的饑餓猛烈到把什麼記憶都湮沒了。他從洞裏爬了出來。

現在夜是已經降臨了，月亮出來，給滿是蔓草的斜坡踱上了神祕的光。幾隻從鄰近的洞裏出來的兔子在月亮下吃着草。跟他差不多年紀的小兔子們互相追逐着。他向他們跳了過去，便也啃起草來。

現在，露落到草上來，使得牠又滋潤又甜蜜，恰跟他母親的奶汁一樣。他吃飽了肚子，便參加別的小兔子們的跳舞了。現在他不再害怕什麼，他完全忘記了他的母親。他是兔羣中間的一個了。

奧法拉蒂 (Liam O'Flaherty) 生於一八九六年，是當代愛爾蘭的名小說家。他在杜柏林大學讀過書，又旅行過歐美各地，有着廣博的見識。從他初期的作品裏，看得出他的受過宗教的陶冶來，可是近年的作品却轉向於現

實主義了。他所作的小說有鄰人的老婆（一九二四），凶手（一九二八），金屋（一九二九），和仙鵝及其他短篇集等。這篇寓言是他的近作。篇中關於母性愛和超恐怖的饑餓的描寫有着深長的意味。那一種淒清的諧和的情調，讀來簡直跟抒情詩沒有什麼兩樣。——譯者附記。

# 盜塔拉的死

阿拉伯·失名  
馬宗融譯

## 「盜塔拉傳奇」之一章

查白爾的兒子，武埃雜爾暗中想報他的仇恨。雖然他的眼睛已經失明，他依然沒有減却一點他射箭的準確。他的耳朵，經了長時的學習，訓練到依着野獸的動作，從牠們的脚步的聲響，就可使他據以瞄準了，並且他所放出的箭絕沒有不中的。他的恨總使他留心着，熱心地聽那傳達給他的他的仇人的新聞以至威名。他聽說盜塔拉在一種危險與遠道的征伐後，滿載着光榮回來，隨帶了很多的戰利品，寶庫和戈斯洛的一樣地豐富。對於這番敘說，武埃雜爾嫉恨和狂怒到極點。他把他的忠實的奴隸賴謹叫來，對他說道：『幸運保護得那人太久了，他的成功使我失望。自從一個烙鐵把我的眼睛的光明奪去的那日起，十年業已過去，我還不會報得仇恨！但是我要洗却我的恥辱，我要撲滅那碎裂我的心的他的血中的火』

的時候畢竟到了。盎塔拉是在幼發拉底河邊紮下了野營。這是在那裏我要去找他。我將要藏在樹叢中，蘆竹中去生活，直到上天使他的生命落在我手裏。」他命令他的奴隸給他把他的牝駝牽來，這駱駝的走道之快與輕捷的駝鳥是一樣的。他帶着他的弓和他的盛滿了藥箭的箭袋。賴謹使駱駝跪下，扶着他的主人騎上，於是拉着馴良的獸的韁繩，他於是駕御着牠進行。

當他們既走進沙漠的廣大的空間，武埃維爾以這些話發洩出激動着他的怨恨：『對於甜密的瞌睡我的強抗的眼皮已不能閉得下了；環於我的是一個悠悠的長夜。三次敗陣，我跌翻在塵土上，我的部族在它的內部中把我看得和敵人樣地不肯相容。你應遭不幸啊，舍達德的兒子（盎塔拉），這是你造成了我的苦境和我的羞愧！恨念消磨着我的心和減瘦了我的身軀。幸運畢竟能夠順了我的心願使你在我的箭下倒頭罷！』

在幾天的艱難的行路之後，他們出了荒涼的沙漠，進到幼發拉底河灌溉着的地

方，這些地方都是肥饒的，點綴了些樹木和青春的草色。他們來到了河岸上，賴謹放眼向對岸看望；他望見一些富麗地裝飾着的營幕，有很多的羊羣，許多的駱駝游散在草原上面，許多的槍插在地上，許多已備好的馬匹拴在牠們的主人的住所前面。他聽見少女的歌聲和樂器的音響。一個比別的更漂亮更高的營幕紮在離岸不多遠的地方，在這營幕的門前樹着一枝鐵的長槍，在這附近是一匹比漆還要黑的黑馬。賴謹認出這是盎塔拉的名貴的坐騎和他可怕的槍，他使負着他的主人的駱駝站住，和他一齊隱藏到樹叢裏面，這使得他們避過了一切人的視線。

當夜晚把它的的不祥的黑暗遍佈在地上的時候，武埃雜爾對他的奴隸說道：

『我們離開這地方罷；我耳朵裏傳來的聲音似乎很遠。引我到河邊去罷。我的心覺到得意的一箭將永遠顯著了我的聲名。』賴謹用手把他扶了，使他坐在河岸上，面對着盎塔拉的營幕，然後把他的弓和他的箭袋交給他。武埃雜爾選一枝極銳利的箭，把它搭在弦上，於是，尖着耳朵，專等他復仇的機會。

盎塔拉，在一種深穩安全中，享受那和他最愛的阿布拉久離再見的快樂。那怕與白魯·阿布斯的部族遙隔，離却他的家族而來在一所他族的地上，他並不想到有任何仇敵可畏，因為他的名字的可怕已深印在阿拉伯人的心上，就是一個足以保衛他的營幕的要塞，使所有沙漠中的居民都不敢來攻襲。阿布拉高興有着這樣一個全阿拉伯的英雄的丈夫，更加倍了她的柔情，至於盎塔拉對於她的愛情，絕沒有因了時間而衰退，反似只有再加着新的力量。在他這個親愛的伴侶的懷中他忘記了他的工作和他的危險，當那些忠實的營幕的看守者，衆犬的哀慘的吠聲隨着牠們的長久的狂吠起來後，給他的精神上引起了一種不可知的擾亂。不放心，他立了起來，出了營幕，天是多雲而暗黑的。盎塔拉在黑暗中瞎摸了些時候；他又聽見犬聲好像是從河岸上來的。

爲定命所推動。他向水邊前進，於是，疑到有外來人在那裏，他就叫他的兄弟吉里爾，以便使他到對岸巡視。他剛一叫出他那使山谷皆應的強大的聲音，一

枝箭已經射在他的右脅上，並穿入了他的內臟。沒有一聲叫苦，沒有和他的勇氣不相應的呻吟把他的痛苦洩露出來。他拔去了他的傷口上的箭頭並吼道：『哦，你，你這不忠實者的手，在夜晚的黑暗中隨着我的聲音來射我，我總不要知道你，我要在追你到沙漠的窮境，把你用來做野獸的食糧！逆賊，不敢在白晝的光明之下來攻打我的逆賊，你逃不脫我的手中，你享不到你的不忠實的結果的快樂。』

武埃雜爾聽了這話，恐怖立刻使他冷了心，他以為他的箭沒有給他雪到恨，盎塔拉的忿怒的觀念，他給他預備下的慘刑的影像，立即使他精神上為恐怖所占據，他的力量沒有了，他倒地氣絕。奴隸賴謹，看着他的主人已經是一個冰冷，沒有生命的屍體，就跨上駱駝趕緊離開了這些地方。這時，吉里爾已向他哥哥的聲音處跑去。盎塔拉通知了他的兄弟，他是被一個不知名的人從河的對岸放來一箭射傷了；他命令他去追尋那射他的逆賊，於是跟踉蹌蹌回到他的帳中。吉里

爾把他的衣服脫下，跳入了水中。不久他就到了對岸，他在黑暗中找尋了一回，發見一個業已氣絕的屍體橫臥在沙上，在屍體的旁邊他的手觸住一張弓和一個箭袋。定不了這個不動的身軀是否還可以復活；但是希望從看見他的面容上得到一點線索，他就把屍體負在肩上，運到了他哥哥的帳內。盎塔拉，長躺在痛苦的床上，圍繞着他的耽着憂的朋友們，正受着最殘暴疼痛。溫柔的阿布拉在他的傷口上加了一個包裹，並傾撒着熱淚。在這個時候，吉里爾進來，並把武埃雜爾的屍首，同着他的弓與箭，安放在他哥哥的脚下。盎塔拉剛不過把眼溜到那強橫臉下，上面的兇暴氣還甚顯然，他立即認出這誓不兩立的敵人，曾經多次發誓要弄死他的。他對於這無辜的箭是從他的手裏發出，而這射傷了他的箭不是沒有毒的已不疑惑了。於是甜蜜的希望已離開了他的心，只有死的影像呈現在他的眼前。他帶怒地把他的面孔瞧住，於是，墮入了冥想，他靜默了一下。他打勝武埃雜爾的戰爭，未能馴服了這個鐵樣的靈魂，這逆賊堅謀報復的耐性，上天的公道不

容他殘存在他的罪行之後等，都來在他的精神上通過一回。不一會兒，停止了他的呆想，他吼道：『我的仇敵的不幸使我快心；他的死使我於他所不能眼見我的最近的末日得到安慰。不錯，我們應該感謝命運，當我們能夠死在我們的敵人之後一天或甚至一時。』然後，向着武埃雜爾的屍首說道：『賤東西，你沒有嘗到復仇的快樂，我還殘存在你的死後。但是你們對於我的悲愁的運命將要稱快，你們，戰士們，嫉妬我的光榮的，被我打倒了敵手，你們的心裏豔羨得難過，不能忘却你們是戰敗，羞死。現在來勝利罷，因為這就是永存者的不可動的意願。他的命令是人類所不能預知與避免的。』

『我的舅父的兒子。』阿布拉對他說，『爲什麼放棄了希望呢？爲什麼使你的勇氣消沉？一個輕輕的箭傷那裏就可以使你耽憂呢，你是把槍與劍的刺擊都不在眼下的，你會受忍過多少又寬又深的傷口而不絲毫叫苦。這些傷口的疤痕蓋滿了你的全身。』

『阿布拉，』盎塔拉回答道，『我的生命已經到了盡頭；那射着我的箭是有毒的。在這屍首上去認認武侯維爾的像貌罷，不要再作着你的無益的希望了。』

這些話一說完，阿布拉的哭聲震得四野都起了回響；她碎裂她的衣服，撕拔她的長髮，並蓋了滿頭的灰塵。環繞着她的婦人們都仿照她的痛苦，不多時全營內部回應着她們的哀號，在夜的寂靜中繼續着喧囂與失望語聲。

於是盎塔拉對他的成了淚人的朋友們說道：『請你們停止了無用的哭泣罷。

『至高者』把我們全體都納入了同一的定律中，沒有一個能夠避免運命的決定。』繼後，轉向着阿布拉，他說：『愛妻，誰來保障你的光榮和你在盎塔拉死後的生  
活呢？……我知道白魯·阿布斯部族失了我的臂助，會要被它的衆多的敵人蹂躪  
的，會被因復仇而聯合起來反對它的全阿拉伯的各部族壓潰的！……只有一個第  
二丈夫，一個別的我，才能使你避免奴隸的悲慘。在沙漠裏全體的戰士中，阿麥  
爾和熱德愛爾卡依才是具有較優的保護你的生命與自由的勇力的。選擇他們兩人

中的一個，並去許以你的終身罷。……爲回向阿布斯的後人所住的地面，爲使你在沙漠中經過的安全，你乘坐着我的坐騎阿布察爾，披掛起我的武裝：在這樣喬裝之下，你可不要怕被攻襲了；你安心地走着，並可不必向路上遇見的各部落的戰士敬禮。只是舍達德的兒子的馬和武裝的出現，已夠把最大膽的也威嚇住了。」

隨後盎塔拉又拉着阿姆路如列克列的手並把他摟向胸前，向他說道：『朋友，我把阿怒的年少的兒子託付給你。這個可愛的孩子，由你養大並依你的榜樣教成，有一天會成爲一個英雄的，你的照應就算代我還了我向他的父親訂約下的友誼的債。』

其時黑暗的幕業已揭開了，曙光微笑地現出，並開始烘染各山的山頂。盎塔拉叫人把他抬出帳外，在那裏他把衆多的羊羣，他所有的駱駝，馬匹，以及從他的最後的征伐帶回的一切戰利品分給他的親族與朋友，一面給阿布拉留着最大

的一分。分完之後，他就向阿姆路告別，並勸他在他的死耗傳佈到全阿拉伯，給他們的公共敵人仗了膽來攻襲他之前回到他的部族中去。阿姆路堅持着不肯離開他，並要護送阿布拉直到白魯·阿布斯部族，但都歸無用。盎塔拉對他說：『不，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阿布拉除了我的臂膊來維護她外，要不着別人的去罷，你若是要把你的餘生捨給友情，就去攻打白魯·來洛族，去向武埃雜爾家族替我復仇罷。』

阿姆路歉然地聽從了；他對他舉誓去執行他的意願，於是兩朋友在一個最後擁抱中交流着他們的痛淚。盎塔拉命令作啓程的準備。不久大家就拆下帳篷，大家把它疊起，都載在一些駱駝上面；含愁的阿布拉讓人給她把她的丈夫的沉重的武裝穿上；圍起他的寬闊的帶，手中拿着他的駭人的槍，她騎上了阿布拉察爾。同時奴隸們却使盎塔拉坐進了，在最幸福的時代，當渡過沙漠時，阿布拉所慣坐的軟床之中。

大家啓程了：阿姆路走的是向加達部族去的路；盎塔拉和他的家族却向着暑爾白的地面上走。奴隸們趕着羊羣和載着行李的駱駝；繼後就是騎兵；大隊斷後的是阿布拉和盎塔拉，伴以不倦怠的吉里爾，他走在阿布察爾和駕御着載負軟床的牝駝的他的姪子，卡德路夫的前面。剛到他們才看不見了幼發拉底的豐盛的兩岸，已開始沒入了沙漠的廣大，他們遠遠望見一些帳篷，顯得好似天際的黑點，或是像一種天的蔚藍色的氈毯的黑色緣邊。這是一個富足而強盛的部族。構成這部族的戰士和伊拉克的沙的粒數相等，並且有森林中的獅子的勇氣。他們的機警的眼剛一看清了微弱的旅行隊在前進，三百個最勇敢的立即跳上他們的馬，拿起他們的槍就如飛地迎來。和輕捷的羚羊一樣地快，他們的坐騎飛越了曠野，不久，他們已在一箭之遙了。於是他們就認出了軟床和陪伴着的戰士：『這是盎塔拉啊，』他們彼此互相談說；『不錯，這是他和他的妻子在旅行。那不是他的武裝，他的馬和阿布拉的華麗的軟床。我們回到我們的帳篷裏去罷，不要闖了這個

無敵的戰士的怒。』

他們已經把轡頭掉轉，將要取原路回到他們的部族裏去了，這時他們當中的一個把他們攔住。

這是一個老「舍克」（旅長）具有精細而狡猾的才氣，明察種種最秘密的事件和看透種種神祕的厚幕。「我的哥弟們，」他對他們說，「這的確是盎塔拉的槍；這的確是他的盔，他甲冑，和他的像夜一般黑的顏色的坐騎；但是這既不是他的身材，也不是他的高傲的神氣；這是一個怯懦的女人的身材和樣子。相信我罷，盎塔拉是死了，或是得了一個危險的症病使他上不得馬，而這個阿布察爾所馱着的戰士，這個假盎塔拉，就是阿布拉，她披掛着她丈夫的武裝爲的是來威嚇我們，至於真正的盎塔拉或許是躺在這個軟床裏快要死了呢。」

他的伙伴被他的推測的話說動了，都回步轉來。然而沒有一個有勇氣去加以攻擊；可是他決定遠遠地跟隨着旅行隊，希望看出一些情景足以除去他們的懷

疑。

這時阿布拉的柔弱的手已不能支持鐵槍的重量了；她不得不把來交給吉里爾。不久，當太陽走到正中的時候以它的極烈的火把沙灼得滾燙，阿布拉勞頓已極，又被武裝的重量壓得不堪，便想停了休息一會。吉里爾走向她面前；把她扶着，幫助她下了馬匹。

從這種情景，騎兵們把他們的所有的舉動都看清楚了，他們原不敢信的實情就不再懷疑了。他們端好了他們的槍，催動他們的馬，向這個他們認為過於微弱而難於抵抗他們的隊伍面前殺來。蓋塔拉長躺在軟床裏差不多要絕氣了。敵人的吶喊，馬的嘶叫，阿布拉叫他的聲音都送到他的耳中。把他從昏沉中喚醒。危險激出他的力量；他起來，把頭露出，吼出了一個使得人人裏都會畏怯的可怖的叫聲。聽見這個像雷樣的吼聲，許多馬的毛都倒豎起來了；他們退却，牠們逃跑。把牠們被同一恐怖駭壞了的騎兵遠遠地載到了平原上，他們互相說道：『我

們該倒楣！盎塔拉還活着呢。他要試試沙漠中的居民並知道那個夠膽大的部族敢懷野心來搶掠他的妻子和財產。」老「舍克」，業已得到過他們的信心，還想要安他們的心，却毫沒用處；大部分都不肯聽他的話，繼續向他們的部族趕他們的路去了。只有三十個人願意同他留下，並繼續偵察那旅行隊。

雖說他的痛苦每一時都增加到更爲厲害，盎塔拉要起來再披掛他的武裝，乘他的坐騎。他把阿布拉安置到軟床上去，並在她的旁邊走着：『你安心罷，』他對她說：『盎塔拉還在看守着你；但是這是他所用在你的防衛上的最後的時刻。』阿布拉用一種滿含着憂愁的目光把他看着。他的隨從的人們看着他的難受的樣子，就對他說：『盎塔拉，不要把你餘下的力量都用盡了；依然躺在軟床上去罷。你用你的勇力保護了我們很久。現在該我們來替你打仗了。』他回答他們道：『我多謝你們，我的衆位弟兄，你們是勇敢的，但是你們不是盎塔拉。走罷，我希望還能僥倖地把你們直送到我們的部族中。』

到太陽低落的時候，他們到一所離白魯·阿布斯族駐紮處不多遠的山谷。這山谷名叫加塞列谷，形成這個谷道的山，在往暑爾白地面去的這方，只留下一條狹仄的峽道，差不多只有三個騎兵可以並行。盎塔拉使羊羣和載着阿布拉的牝駝先行過去。當他看着全旅行隊都陸續走到他前面去了，他自己才向峽道的進口處走來。正在這時，他的痛苦增加了，他的臟腑碎裂了，他的馬的每步都使他感到一些和地獄的刑罰相同的疼痛，他勒住了阿布察爾，把槍插在地上，並扶在上面，他停住不動。

追隨他的蹤跡的三十個戰士，看見他作出這樣的姿勢，就到谷口的另一方面去停息住。他們彼此互相說道：『盎塔拉看見我們在偵察他的舉動；無疑地他還在峽道裏等着我們去好撲滅我們。趁夜晚的黑暗把我們遮蔽住快回我們的營盤並會合我們的弟兄們去罷。』舍克對他們說道：『我的哥弟們，不要因恐怖就輸了心，盎塔拉的不動就是死的長眠。咳，怎麼！你們不知他的不撓勇氣嗎，盎塔

拉會等待他的敵人嗎？倘使他是活的，他不會殺向我們像一隻禿鷹獵食樣的嗎？上前罷，或者你們再不肯繼續你們的前進，至少也得留在這個地方，直等到曙光來替我們消除了我們的狐疑。」

又被他這番話說服了，他的伙伴們就住下，但總是憂慮和警戒着，他們在他們的馬上過夜，並不敢貪一點甜蜜的瞌睡。天光畢竟現出了，並將包住山谷的黑暗也驅散了，盎塔拉總是以同樣的姿態立在峽道的進口地方，而他的馴服的坐馬也和他一樣地不動。看見這樣情形，戰士都很驚訝，他們互相商量了很久，所有看見的情狀都告訴他們盎塔拉是死了，然而他們沒有一個敢走近他的面前，足見他惹起他們的恐怖之大。老「舍克」不久就解決了他們的優柔不斷。他下了他的騾子，並且，用他的劍端向牠一刺，他使牠跑向了山谷的底下。剛剛牠才跑到山脚，猛烈的阿布察爾感到牠的接近，狂聲嘶叫着向牠撲來。盎塔拉像一座傾覆的塔樣倒了，他的武裝的聲音惹起了無數的回響。

衆戰士，看見了他的傾倒，才連忙地向他飛奔前來。看見這會令全阿拉伯震顫的人生命已絕，躺在塵土之上，他們都驚訝，不息地讚嘆他的巨大的身材。不再希望趕上夜來就應該走到了白魯·阿布斯部族的旅行隊了，他們只把盎塔拉的武裝卸下，以便帶了回去作一種戰利品。他們想擒住他的坐騎却不曾做到。在牠的主人死後，阿布察爾再不會遇見配得上騎牠的騎士了。比電還迅速，牠在他們的眼前消失而沒入沙漠的荒野之中。

相傳在這些人中的一個，哀悼一個因了許多戰功而著名的英雄的命運對他的屍首痛哭，用土把他掩蓋了，並向他說出了這些話：『光榮應歸於你，勇敢的戰士，你在生時，曾作你的部族的防衛者，你就是在死後，也由你的儀表所引起的恐怖庇護了你的族人！你的靈魂能永遠地生存得幸福哦！涼爽的清露定能滋潤你所憩息的地方哦！』

阿拉伯文學大約可分爲穆罕默德出世以前及出世以後的兩大時代。迨至十三世紀，阿拉伯文學便已衰落，至今仍無多大起色。其概略我曾在文學二卷五號中介紹過一下，古代詩人兼武士的盜塔拉（Antara）也特別提到過，並會節譯他的短詩數行。現在這篇盜塔拉的死是盜塔拉傳奇（Roma de Antara）裏的一章，從法文譯本譯出。這部傳奇是集各種關於盜塔拉的傳說寫成的，可惜作者的名字却沒有人知道，真要算得一部歌讚英雄的史詩。

盜塔拉是「磨阿拉加詩集」中七個詩人的最著的一個，威名又震動全阿拉伯，致使穆罕默德都深表不會一見這位英雄的歎意。他說：「唯一的白杜安人，聲名使得我想與他一見的，就是盜塔拉。有人把他說和古代希臘的英雄阿瑞列（Achille）相比，但是他却是有歷史可考，具有真實性的。」